

# 完美的罪行

Le Crime Parfait [法] 让·博德里亚尔 著

现代性研究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Le Crime Parfait

Le Crime Parfait

Le Crime Parfait



商务印书馆

## 内容简介: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透视了后现代社会虚拟取代现实的严峻境况。符号与现实的关系日益疏远，模拟物取代了真  
实物，拟像比真实的事物更加真实。  
在这样的境况中，人与现实的关系变得值得怀疑了，虚拟的社会现实变成一种“完美的罪行”，值得警醒。

# 完美的罪行

〔法〕让·博德里亚尔 著

王为民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年·北京

*Jean Baudrillard*

**LE CRIME PARFAIT**

Éditions Galilée

Paris, 1995

本书根据法国加利莱出版社 1995 年版本译出

## 现代性研究译丛

# 总 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曰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象，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诗人韩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

## 2 总序

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韩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 80 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期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



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到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波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

#### 4 总序

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和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宪 许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 目 录

## 完美的罪行

完美的罪行 .....	(6)
意愿的幽灵 .....	(12)
根本性的幻觉 .....	(19)
逼真的“创世记” .....	(23)
世界的自动输入 .....	(28)
消失的边缘域 .....	(38)
倒计时 .....	(47)
物质的幻觉 .....	(52)
完善的神秘遗迹 .....	(60)
实在的顶点 .....	(63)
技术的讽刺 .....	(70)
机械的时髦主义 .....	(74)
Objects in this mirror(镜中之物) .....	(84)
巴比尔综合症 .....	(88)
激进的思想 .....	(92)

## 罪行的另一面

无女人的世界 .....	(109)
--------------	-------

## 2 完美的罪行

相异性外科 .....	(112)
愿望的技术性停止 .....	(121)
牺牲的新秩序 .....	(128)
冷漠和仇恨 .....	(139)
镜中人的报复 .....	(145)
译后记 .....	(148)

# 完美的罪行



“那么，我的朋友，你是模仿腓尼基人的作法，根据星宿安排你的行程的？”

“不，”梅尼珀(Ménippe)说，“我正是在星宿里作了旅行。”

“收集的证据表明，除了实在，没有其它可以接受的假设。  
收集的相反证据表明，除了幻觉，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

10           本书写的是一桩罪行——谋杀实在罪的始末。也是消除一种幻觉——根本的幻觉、对世界的根本性的幻觉的经过，实在不会在幻觉中消失，而是幻觉消失在全部的实在中。

假如此罪是完美的，此书也就会是完美的，因为它想真实再现此罪。

可惜，罪行从来不是完美的。但是，在这本论及实在消失的悲观册子中，动机和罪犯都未能发现，并且实在本身的尸首也一直未找到。

至于本书的主导思维，也从未能确定。而它就是此罪的凶器。

11           罪行虽然从来不是完美的，完美的罪行，就如其名称所表示的那样，总是有罪的。在完美的罪行中，完美本身就是罪行，如同在透明的恶中，透明本身就是恶一样。不过，完美总是得到惩罚：对它的惩罚就是再现完美。

此罪有减轻罪刑的情状吗？肯定没有。因为这种情状总是要在动机或罪犯方面寻找。而此罪既无动机也无罪犯，所以完全是无法说明的。这就是其真正的完美之所在。当然，从概念上看，更恰当地说，这是一种加重罪刑的情状。

如果说此罪的后果是一直存在的，那是因为它既无罪犯

也无受害者。假如有两者之一，此罪的秘密总有一天会发现，犯罪的过程也会弄清楚。总之，其秘密，就在于两者被混淆了：“*In the last analysis, the victim and the prosecutor are one. We can only grasp the unity of human race if we can grasp, in all its horror, the truth of this ultime equivalence*”<sup>①</sup>（埃里克·冈斯[Éric Gans]）。“综上所述，罪犯与受害者是同一个人。令人恐怖的是，只有当我们能够理解这种最后对等的实情时，我们才能将人类设想为一个统一体。”

总而言之，客体和主体是统一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只有当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彻底对等的实情，我们才能看到世界的本质。

---

① 英文，译文与其后引号中的内容相同。——译者



## 完美的罪行

# 假

如没有表面现象,万物就会是一桩完美的罪行,既无罪犯、无受害者,也无动机的罪行。其实情会永远地隐退,且由于无痕迹,其秘密也永远不会被发现。

然而,恰恰此罪从来不是完美的。因为万物由其表象露出马脚,这些表象是其不存在的痕迹,也是虚无延续的痕迹。因为虚无本身、虚无的延续都留下痕迹。因此,万物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尽管它躲在表象之后,还是让人看出其真面目。

艺术家也同样,总是距这种无意义的完美的罪行很近。但是他在摆脱此罪,而且他的作品就是此罪破绽的痕迹。米肖(Michaux)认为,艺术家是尽全力抑制这种不留下痕迹的根本冲动的人。

此罪完美是基于它总是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事实——完美无缺<sup>①</sup>。从其出现之前起,这个世界就在改变,所以它永远不会被发现,没有“最后的审判”惩罚它或宽恕它。由于事情都是已经发生的,因此它也不再会有终结。既无撤销,也无宽恕,但其后果的影响却是不可避免的。原罪的发动或许具有各种诈术的蕴酿中人们看到的那可笑的形式。再则,世界的前途也在于此罪的完成、其无法改变的进程、恶的继续、虚无的延续。世界永远不会经历那原始的

① 拉丁文,“perfectum”。——译者

场景,它时刻都在经历对其进行的检举和赎罪。此事没有终结,其后果是难以估计的。

正如创世大爆炸(Big Bang)那最初的几秒钟不可思议那样,此原罪的那几秒钟也不可确定。这是陈年老罪,就像散布在人世间的陈年老话一样。而正是此罪的能量,像最初爆炸的能量那样,将在世界上扩散,直至最终衰竭。

这就是传说中此原罪的幻象,在诱惑和表象的作用下变了样的世界的幻象。

这就是其秘密的外部表象。

过去,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是:“为什么是有而非无?”而今天,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无而非有?”

事物本身并不真在。这些事物有其形而无其实,一切都在自己的表象后面退隐,因此,从来不与自身一致,这就是世界上具体的幻觉。而此幻觉实际上仍是一大谜,它使我们陷于恐惧之中,而我们则以对实情表象产生的幻觉来避免自己恐惧。 15

为避免恐惧,我们应该了解世界,消除原来的幻觉。我们不能容忍空白、秘密和表象。那么,为什么我们应了解它,而不让这样的幻觉任意闪耀发光?对了,这同样也是个谜,我们不能容忍其捉摸不透的特性,是这个谜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容忍对它的幻觉及其纯表象,这是世界的一部分。倘若这个谜应该存在,我们就不会更加容忍极端真实和透明。

真实本身希望不加掩饰地让人知道。它不顾一切地寻求裸露,就像麦当娜在其扬名的影片中一样。这种无望的脱衣舞,就是实在的脱衣舞,它躲避在字面意义之后,给轻信的观众展示裸露的表象。而正是这种裸露给它包上了另一层表皮,失去衣裙的色情

## 8 完美的罪行

魅力。她也不再需要单身汉们把她剥光,因为她已主动放弃使用脱衣舞的道具。

此外,对实在的主要异议在于这样一个特点:它会无条件地屈从人们对它所作的一切假设。因此,它以自己最可悲的从众媚俗挫伤了反应敏捷者的积极性。人们可以使实在及其本原(它们在一起除了庸俗地交媾并生出无数显而易见之外还会干什么?)受到最残酷的虐待、最海淫的挑逗及最荒谬的影射,而它则必然以奴颜婢膝的态度屈服于一切。实在是一条母狗。这有什么奇怪的?它就是愚蠢和善于算计的私生子,是献给科学骗子的神圣幻象的垃圾。

若要重新找到虚无的痕迹,罪行未完成的破绽,就必须使世界失去现实。要重新发现其秘密的排列式,就必须使累积的实在和话语失去痕迹。必须一个一个地从话语中去除那些词,一个一个地从实在中去除那些事物,使相同物脱离相同物的状态。在每个阶段实在的背后,为确保虚无的延续,某物必须先消失——当然要克制消灭它的欲望,因为这种消失还须经常重现,罪行的痕迹也应清晰如新。

在我们不断积累、增加、竞相许愿的现代性中,我们已忘掉的是:逃避给人以力量,能力产生于不在场(absence)。虽然我们不能再对抗不在场的象征性控制,我们今天还是陷入了相反的幻觉之中,屏幕与影像激增的、幻想破灭的幻觉之中。

但是,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就好像这些东西都已贪婪地照过镜子,自认为已变成了透明的,全部在自己体内就位,在充足的光线下,被实时地、毫不留情地复制。它们没

有在幻象中脱离自己,而是不得不出现在无数的屏幕上。在这些屏幕画面上,不仅没有实物,而且连其影像也不见了。实在被赶走了。也许只有专门术语还把这些散乱的实物碎片联系在一起。但此观念的排列式何处可寻?

剩下的唯一悬念是知道这个世界能够丧失现实到什么程度才会因其太少的实在而抵挡不住,或者反过来,它要超现实到什么程度才会被太多的实在压倒(即当它完全变成真的,比真的更真,倒在全部模拟威胁之下时)。

然而,尚不能肯定:世界秘密的排列式会被虚拟的透明世界消灭,幻觉的力量会被世界的技术操作消除。在所有的技术背后,都可以预感到有一种完全的装模作样和两面手法——更有甚者,在改造世界的幻觉背后玩起世界隐约显出的把戏。是否技术是消除对世界的幻觉的唯一抉择?或,是否它只是这种基本幻觉的一个巨大的灾难、难以捉摸的意外或最后的实体?

可能是世界利用技术愚弄我们,是客体用我们对它拥有权力的幻觉引诱我们。一个骇人听闻的假设:在技术虚拟方面达到顶点的合理性会是缺乏理智的计谋和希望幻觉的计谋中的最后一计。尼采认为,其中希望得到实情的愿望只是一种兜圈子和一个灾难。

在模拟的前景中,不仅世界消失了,连其存在与否这个问题也不能再提出。这也许是世界自己的一条计谋。崇拜圣像的拜占廷人都是狡猾的人,他们自称为了至高无上的荣光而代表上帝,可是他们却在影像中模拟上帝,以此掩盖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在每一幅影像的后面,上帝早已消失。它没有死,它是消失了。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提。它已通过模拟解决。这样,我

们做了一道有关这个世界的实情或实在的习题。我们通过技术模拟和大量毫不相关的影像得到了答案。

既然上帝已被不留痕迹的冲动所驱使,利用影像来消失,这难道不是上帝自己的计谋吗?

所以,预言实现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用符号来使实在消失并掩盖它的消失。艺术和传媒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它们也都不能逃脱同样的命运。

19 因为,更确切地说,没有什么希望被人注视,只希望视觉吸收,并不留痕迹地通行,勾画出某种不现实交流简化美学方式。所以,今天很难再看出表象。因而,阐述此情况的报告,可能是一个无话可说的报告——相当于一个没有什么可看的世界。相当于一个纯粹客体,一种不是物体的客体。相当于用虚无比喻虚无,用恶喻恶。但这种不是物体的客体不停地以其虚假的和非物质的方式出现来困扰你们。整个问题就是:在虚无的边缘使该虚无有形化——在空白的边缘划出空白的水印边线——在冷漠的边缘,按冷漠的神秘规则去游戏。

识别这个世界是徒劳的。必须在事物沉睡时,或在另一种时机:当它们暂时离开自己的时候抓住它们。就像在《睡美人》中那样,老汉们在这些美女身边过夜,尽管因性欲而发狂却没有触碰她们,而是在她们醒来之前悄悄离开了。他们同样,躺在一个不是物体的客体边,客体的冷漠刺激了色情感官。但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没有什么能够让人知道是否她们真正睡着了,或者是否她们在沉睡中调皮地享受着自己的魅力和自己那隐约朦胧的性欲。

对这种不现实的游戏、对恶意的讽刺性语言没有感觉,实际上是不能生活的。智慧仅仅是这种对普遍的幻觉的预感,甚至在爱

情方面也是这样,假如在自然发展中它没有改变的话。比情感更 20  
强的是幻觉,比性欲或幸福更强的是对幻觉的激情。

识别这个世界是徒劳的。就是自己的面容,我们也不能识别它。因为镜子会使匀称的五官变样。要看到它现在实际的样子,那真是发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会再有秘密,透明会使我们颓丧。人类是否已向这样一种形式演化?即面容对于自己依然是看不见的,不仅对面容的秘密,而且对其欲望的任何秘密都不可从其面容上得到明确的识别。其实,任何物体都是这样,都是在最终变了样后才到达我们面前,包括科学屏幕上的、信息反馈里的、我们大脑印象中的。任何事物都是这样出现,并不希望有异于对它们的幻觉。事实也正是如此。

幸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物体都是已经消失的。幸好,什么也没有在实时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夜间天上的星星那样。如果光速是无限快的,所有的星星都会同时出现,这时天穹就会变成恼人的白炽天。幸好,没有什么在实时发生,否则我们就会在所有事件的信息面前不知所措。现时就会成为一个难以忍受的白热化时段。幸好,我们是以一种必需的幻觉方式、一种不在场的方式、一种非现实的和一种与事物非直接的方式生活。幸好,没有什么 21  
瞬间的、同时的或当代的。幸好,什么也不在场,什么也不与其真这样同。幸好,实在没有出现。幸好,罪行从来不是完美的。

## 意愿的幽灵

# 激

进的幻觉是对原罪的幻觉,世界一开始就被它改了样,从来没与自己一致过,从来不是真实的。世界仅仅由于这个已固定的幻觉,即对各种表象的幻觉而存在。这些表象是各种意义及终极目的不断消失的场所。这不仅是玄奥的,在自然界的秩序中也是抽象的,从一开始,不管这个开始怎样,世界就在连续不断地出现与消失。

这就是变化,它有可能在不断增加的信息中消失,并最后在绝对信息中消解:世界——最终的幻觉,即对一个完美的、完成的、犯罪造成的、完善的、达到存在和实在顶点的、已尽其所有可能的世界的幻觉。坦率地说,是上帝经过了这个信息和复杂化不断增加的、检验实时世界的过程;是上帝在世界被其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搞得筋疲力尽以后,主宰幻觉世界的崩溃,拟象的、虚拟实在的世界的复兴。是上帝主宰世界的无条件实现和对其最终的幻觉。起初,上帝决不在,最后它总是在。可以说,开始必然是不幸的,结果会是幸运的。

世界是幻觉这一说法源于世界的不完善。如果一切都已是完善的,很简单,世界就不会存在。而假如不巧它又变成完善的,很简单,它也不再会存在。这就是此罪的实质:如果它是完美的,它就不再留下痕迹。使我们确信世界存在的,是世界偶然的、有罪的、不完善的特点。因此,它只能作为幻觉出现在我们面前。



所有在此幻觉以外,在世上这种偶然事件以外影射出的东西都只是一种用作辩解的幻影。此偶然事件使它永远地脱离其本身的意义和根源。这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幽灵的反射投影,一种仅仅认可偶然混乱并可能只是一种特殊秩序的反射投影。

我们在幻觉和真实一种希望幻觉的形式对世界的。但,或许真实还更加讨厌一些。即使我们拿起所有武器,真理的、科学的和玄学的武器对付幻觉,我们最终会选择对世界的幻觉吧?我们潜在的真实是虚无主义的真实,但尼采认为:“它不等于最高权力。希望有表象、幻觉、假象、变异、改变(客体的假象)的愿望相当于某个比希望有真实、本质、实在的愿望更深刻、更原始、更抽象的东西:后一个愿望本身只是一种希望幻觉的形式。”<sup>25</sup>

“Aber die Wahrheit gilt nicht als oberste Macht. Der Wille zum Schein, zur Illusion, zur Täuschung, zum Werden, zum Wechseln (zur objektiven Täuschung) gilt hier als tiefer, ursprünglicher, metaphysischer als der Wille zur Wahrheit, zur Wirklichkeit, zum Sein — letzterer ist selbst bloss eine Form des Willens zur Illusion.”<sup>①</sup>

人们怎样才能相信既无起源也无终结的事物的真实?所有我们能够补充的,就是这个小小的最终幻觉,同时还有一种非偶然效果的因果幻觉——补救的幻觉(与世界的毁灭性幻觉比较而言)。但这只是一个人为的额外部分。我们想要用自己的觉悟来胜过世界,而这种觉悟本身只是一种附带的过剩行为、一个世界的虚幻极端。为此,这种觉悟的模拟完全是多余的。我们的意愿行为永远不会等同于世界的意外侵入。

① 德文,译文与上文引号中的内容相同。——译者

我们设想出的世界上的秩序或无秩序不可能比现有的更多。我们对世界的改造不可能比其自身的变化更多,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基本性的弱点。所有变化的思想、所有变革的、虚无主义的、未来主义的空想、以及所有以特有的方式破坏和违背现代性的想法与世界的不稳定性、自然的可复归性相比将显得天真幼稚。它的  
26 违背和破坏都已超出我们能及的范围。我们的破坏行为永远不会等同于世界的意外破坏。

在人为破坏方面,我们所能添加的,已写入了世界不断的变革、微粒的出乎意料的运行轨道及自然系统的混沌之中。而且最终的意外事故并不比最初的意外事故更与我们有关。这里也一样,不应抱幻想。我们不会给世界的虚无增添什么,因为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反之,我们也不会给世界的涵义增添什么,因为它没有意义。

过分,是世界过分,不是我们过分。容易走极端的是这个世界,作统治者的是这个世界。

以上这些能防止我们产生对意愿的幻觉,它也是对信仰和欲望的幻觉。这是那种为了某物而存在和控制虚无持续的玄奥的幻觉。

我们的意愿就如精神性妊娠或一个由人工神经支配的假肢,或是像真肢体截去后对幻肢的“虚拟”的容忍(任何虚拟的实在都是对真实世界动外科手术的结果)。意愿是同一类的。在世界事务中对其的推论只是对想望的推论或对幻肢容忍的推论。梦也使我们产生对世界事务的幻觉或推迟其发生时间的幻觉。它们甚至使我们产生对属于其机理的梦意识的幻觉。是意愿的偏斜与梦的染色体在互相影响。

正如在梦中一样,意愿应顺应世界的这种偶然偏斜——弯曲 27  
而不是被反射。它本身只应是一种意外的连接,使世界的事件永  
存,并可能加快其过程。应完全与想望一致。

在纳博科夫(Nabokov)的作品里,在埃达(Ada)优美的天地  
中,就像在悲惨世界中一样,从来没有决定的事。一切都是偶然之  
事,幸运的,或不幸的。没有错误,没有悔恨,一切都是不道德的,  
并且对此而言,都是如此地淫荡。不仅是肉体,而且意愿本身也变  
得淫荡和偶然。角色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存在,也不对此负责任。  
他们满足于说出自己的意愿和想望,不干涉其谜一般的意外事件,  
他们遵守某些关于生存的游戏规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对生存不赞  
成。

生存是不应赞成的东西。它作为安慰奖送给我们,所以不应  
相信它。意愿是不应赞成的东西,它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幻觉进  
入了我们的头脑。但是,假如有什么比被其他人压服更坏的东西,  
那就是被自己压服。实在是不应赞成的东西。它作为模拟的事物  
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最坏的是,相信它是因为没有其它东西可信。  
应该赞成的只有规则。但这不再是主体的规则,而是世界游戏的  
规则。

实在,它只是幻灭的私生子。它本身,是一种附带的幻觉。信  
赖实在是所有想象形式中最低级、最粗俗的。

然而,决定在扩大其影响,我们所能决定的范围在日益扩大。 28  
我们不再有不愿意的自由。在那些甚至是我们不情愿的地方也必  
须愿意。

此外,我们不应在此停止。我们不仅应向父母,也应向那些胚  
胎探询他们对性别的选择。至少在这里,情境的荒诞就显露出来

了。然而我们常常就处于这样的情境之中：我们应该根据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什么也不想知道的想法使自己作决定。别人支配你们生活的权力是一种滥用的权力。但对于每个人来说，支配自己的权力和义务却是更加危险。就这样，自愿顺从已完全向反面转化了：想望的指令、自由和选择的指令，这是其完善的形式。意愿被赋予它的无限自由设了陷阱，而它则根据对一种特有的决定的幻觉赞成此事。

然而，同样的秩序控制着各种意愿，并存在于生物学中。在我们有效的世界中，各种意愿随机和自动的调整与新生儿性别分配的调整、与数百万市民自由发表见解的调整一样，得出的统计结果无异于向猴子咨询的结果。

那么，想用人的意愿代替事物的随机演变的根据何在？当然，其根据只有以破坏正常秩序和搞诡计为荣了。我们愿意想望——奥秘就在此——如同我们愿意相信、愿意成功一样，因为一个没有  
29 愿望、没有信仰、没有能力的世界的概念对我们是难以接受的。但大多数时间我们只能希望得到已经发生过的事物。所以，当布拉格的大学生到达决斗场地时，对手已经死了——他的复制品已来过这里了。这是复制人的、想望的、非自愿的操作者的领先行动。这是根据原因——愿望的转喻而推测结果的先期行动。

人们总是强调愿望在前，就像根据结果找原因。但往往，它与结局混淆起来。就像回顾它的往事和梦表明熟睡的人的身体感觉一样。不管怎样，无论愿望是什么样，以后的事件总是属于命中注定的，即不经意地发生在你周围的不管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事情——都有一条神秘的连接链。

那么，为什么我们应该希望和想望？我们不能不这样做。我

们应该通过想望或希望对一个他们没有什么期望的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这是我们对我们的命运作出的非所愿的贡献。尼采认为,人的这种冲动如此之强使得他由于害怕什么也不想望而选择想望虚无——这样,通过展示一种无目标的愿望,人就成了虚无继续的最可靠的代理。而这种虚无的继续就是原罪的继续。

“为什么是有而非无?”最终也没有回答。因为虚无来自于传说、原罪,而某物则来自于约定被称作实在的东西。但是,实物从  
30  
来不是靠得住的。于是问题不是变成“幻觉从何而来?”而成了“现实从何而来?”那么,怎么会有一种现实的效果呢?这是一个真正的谜。如果世界是现实的,那它怎么会这么长时间还不是合理的?如果它只是幻觉,那么一个关于实在和理性的论说怎么会产生?是否真正有与现实和理性的论说不同的观点?或许从未有过任何一种迈向更多的科学、更多的觉悟和客观性的进步?或许所有这些都只是知识分子和观念学者的论说?三个世纪以来,他们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同样的问题在物理学中提了出来。布鲁诺·雅罗松(Bruno Jarrosson)说:“量子物理的创始人在用他们的方程式得出像差(参照世界:时间、空间、同一律、排中律、不可分性、粒子的非定位的崩溃)的第一个反应是把微观世界看作是根本的、奇怪的和神秘的。可是,这样一种解释不是最合乎逻辑的。因为对微观世界应该泰然处之。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得到宏观世界的概念,那么奥秘就存在于宏观世界中。由此,我们应该想到,最奇怪的不是微观世界的奇特,而是宏观世界的不奇特。为什么同一律、排中律、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宏观世界中是可利用的?这是必须解释的。”(《从微观  
31  
到宏观——事实之奥秘》)

参照的世界已变得难以理解,理性,由于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就只能向自己提出它自己存在的问题:组成部分与主体分离怎么可能存在一段可测的时间?根据测不准原理,一个客体和一个科学的主体怎么可能存在?

同样,变得难以理解的现实,向作为它的一部分的理性提出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这些实在的、客观的、真实的、因果的、同一性的概念能够发生作用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与其说似乎存在虚无,不如说似乎存在某物?

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

为什么与其说没有愿望不如说有愿望?

但是,没有愿望。没有现实。没有某物。而有虚无。也就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客体和认为已理解客体的主体的永恒的幻觉。对某一件事物的幻觉,和对一种合理的因果关系的幻觉——当然对我们的理解力而言是令人安慰的,但在其它某个世界中,包括在微观世界中是不可思议的。正如厄普代克(Updike)所说:“上帝只负责我们能够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但在微观方面,不管对什么都不负责。”

所以,没有什么为意愿的哲学利益而希望调和意愿的秩序和世界的秩序。存在着如同我们所理解的那样的世界的继续,存在着如同暗地里它什么也不是、毫无意义那样的世界的继续。确切地说,这后一种继续是不存在的。它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露马脚,像恶一样显露出来,透过表象贪婪地窥视。在这两种秩序之间没有辩证法。它们彼此不相干。

## 根本性的幻觉

33

可

以说,世界是一个根本性的幻觉。这是一个普通的假设。但无论怎样,这个假设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为了消除它,就必须把这个世界视为实在的,给它以实在的力量,不惜任何代价使它存在并具有意义,剥去它所有神秘的、任意的、偶然的特性,驱走其表象,提取其意义,使它脱离宿命论,让它走至尽头,并发挥最大效力,使它脱离其形式让它回到自己的模式中。这种消除幻觉的巨大举动——文字上的含义是:为了一个绝对现实的世界的利益而使世界的幻觉死亡——就是确确实实的模拟。

反对模拟的,是幻觉而不是现实,因为现实只是其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并且也没有实在的危机,但是相反:有现实的危机,而且将来一直会有更多的危机,因为它被模拟制造和复制,而它本身只是模拟的样板。实在的激增,就如自然界中人们可能已经消灭的捕食动物的一个种类在迅速繁殖一样,构成了我们真正的灾难。<sup>34</sup> 这是一个客体世界不可避免的命运。

必须将其力量和根本的意义还给幻觉,尽管它往往被贬低为使我们脱离真实的空想:幻觉中的事物打扮得怪里怪气以遮掩真面目。而对世界的幻觉就是事物装出它们现在的样子的方式,可它们却根本不在那儿。在表面上,事物就是它们所装出的样子。它们出现又消失,不让任何东西显露。它们展现自己,却不忧虑自



己的生命,甚至自己的存在。它们向人们示意,但又不让人们了解自己。相反,在模拟方面,在包括我们所有技术把戏甚至虚拟的、现在的实在在内的这个感觉,在计算和有效的庞大机构中,为有利于它的运作而失去的是对符号的幻觉。这种对真与假、现实与非现实,皆大欢喜的不加区别的事物还不如拟象,这种拟象对真与假、现实与符号令人不快的不加区别的认可,这是对文化中观念的不幸命运的确认。

即使我们知道不存在意识,我们仍在不断产生意识。而且还要知道,对意识的幻觉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幻觉还是一种对世界和对主体本身的破坏性的幻觉? 无论它是什么,面对主体的这种计谋,世界施展出一个更狡猾更荒谬的计谋,该计谋是在失去主体的时候冒充其作用。面对不断产生意识的主体,存在一个源源不断地产生幻觉的世界——可能包括在主体无意的参与下产生意识的幻觉。

在默比尤斯(Moebius)环道上意识的表面连续不断地转入幻觉的外表,这样的狂乱运行将没有终止——除非对意识的幻觉最终占上风,这可能会结束这个世界。

我们整个故事都表明这种理性认识正在被破坏。我们的意识文化在过度的意识下崩溃,实在文化在过度的实在下崩溃,信息文化在过度的信息下崩溃。符号与实在被裹在同一块裹尸布中。

有人试图使我们相信技术的终极目的是正确的、是不可避免的,让我们开创作为另一个自然的人造环境,按照一种心理的基因代码的方式,挑选仅有的那些自发的反应。有人试图抹去思想的任何超自然反应,这些思想包括:对世界的幻觉有本能反应的思想、使表象反过来攻击实在的思想、搬弄对世界的幻觉来反对世界

本身的思想；恶的摩尼教的智慧，像阴谋一样的世界的智慧。有人说：自然状态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里不存在思想。然而，这正是我们所趋向的目标：一种纯实用的智慧状态，所以也是思想的根本性幻灭。

这种根除思想上任何巫术，消灭任何恶的本原的梦想与消除任何贪欲甚至梦中的贪欲的梦想一样都是荒谬的。

如果对表象的邪说是我们的原罪，那么，消除它的任何有理性的微弱愿望都是愿望的一个荒诞错误的征兆、想望的一种反常的征兆。 36

无论如何，幻觉是消除不掉的。现在这样的世界——一点不是“现实”的世界——经常躲避对意识的探究，引起产生“现实”世界的机构的灾祸。人们不以真实——这实际是重复的幻觉——而是以一种更强烈的幻觉去克服幻觉。

最新、最微妙的再生世界是人工合成的世界。对于再生世界的幻影问题，只有我们世界的高级幻觉才能答复。

每次急剧的变革都引起下降螺旋形的全面衰退。我们只能以一个相反的力去阻挡这种消极的螺旋形，同时竞相许诺——要以虚无胜过无价值，以表象胜过可见物，以幻觉胜过虚假，以最坏的事物胜过邪恶。

对世界的根本性幻觉不会减少。要减少这种幻觉的幻觉就是否认和改造世界的另一个幻觉。但是，也许这种意念已走到了尽头而不认输，最终消除自己的痕迹，把位子让给改变，让给缺陷，让给了原罪？也许，有一种世界的诡计，就像有历史的诡计一样，其总体上的合理和完善会总是执行其不合理的意旨吗？那时，科学和技术只会是在其消失的地平线上的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巨大的 37

## 22 完美的罪行

转弯。

在真实中仅仅是真实的东西,在幻觉的影响下消失。在真实中超越真实的东西属于一种高级幻觉。只有超越实在的东西才能超出对实在的幻觉。

## 逼真的“创世记”

39



们都知道罗素(Bertrand Russel)《心的分析》<sup>①</sup>一书中提出的悖论:世界可能在几分钟之前被创造,但却拥有记得虚幻往事的人类。

关于这点,大家可以重温 19 世纪英国自然主义者戈斯(P. H. Gosse)在(由斯蒂芬·J. 古尔德[Stephen J. Gould]在《玫瑰红鸛的微笑》中评论的)其书《翁法洛》<sup>②</sup>中的假说,按照其假说,各种类包括人类起源和进化的所有地质和化石痕迹都可能是五千年前上帝按照《圣经》创造世界的一种当代的模拟。

所有似乎追溯到彼世直至时间隧道深处的东西都可能是上帝为赐予我们这个世界一个开端和一个历史而宽厚地想象出的一场演出,此演出是为了让我们产生时间消逝的幻觉。为了减弱与出自于一种高级愿望的现在这样的世界进行的令人难以容忍的对比,上帝赠给人类一个过去。我们甚至不再想象野蛮的创造行动,<sup>40</sup>但上帝或许考虑过,作为补偿,它赐予人类一个模拟的历史以使人类觉得自己的生存变得可以接受。当然,人们可能会自问:上帝是真的在可怜人类,还是仅仅开一个非理性的玩笑,为了再次愚弄人类,用知道自己的来源这个禁果引诱他? 这个禁果只是一个幻影。

---

① 英文, *Analysis of Mind*. ——译者

② 英文 *Omphalos*, 意为“圆锥形神石”。此石位于古希腊特尔斐城阿波罗神殿中,古希腊人认为此石标志世界的中心。——译者

无论怎样,戈斯的建议是非常好的:为了确保圣经的启示,他使上帝成为一个模拟的恶神。这里是否有一种微妙的大逆不道?上帝可能只满足于创造世界而不是发明这种逼真的变形影像。所以,这只能是其恶意取乐的结果。即使这要靠献身于一种最终不确定的事物的未来考古学家,但它还是一下就引起人们好感。因为戈斯说得很明确,“无中生有<sup>①</sup>,这些由上帝以一个瞬间的动作在石头里具体化的地层和化石,和它们显示实时流逝一样,都是真实的。”如果非现实的过去还是与我们的客观实在一样真实的话,那么后者就不比这个非现实的过去更加真实。传道书讲得对:“拟象不是掩盖真实的东西,是真实掩盖乌有。拟象是真的。”

41 幸运的是,所有这些都是假的,都是由一种盲目的、不合逻辑的信仰支配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偏见从信仰中除去并保留模拟的假设,戈斯的思想就会把我们引向一些令人惊奇的境域和一种非常严重的意外情况,它甚至以一种预言的样子出现。因为它的假设确实正在实现:我们整个过去正在逐渐变为那过时的拟象,不过,是人类继承了上帝搞骗人把戏的聪明才华。虚拟地重现人类的起源是今天人类自己的使命,它即将成为我们过去和将来的虚拟实在。

不仅我们的化石是按照科学样态的各种周期和假设被编成目录、编成清册、被一次一次地说明,而且一切都似乎是在用客观实在变得不可触知的地质和考古学的材料制作电影(剪辑、图像位置调整、照明、片段、迭化)。因而它出自于这些像微观物理学中的粒子一样的遗迹,这些粒子除了它们留在我们屏幕上的痕迹之外,没

---

① 原文为拉丁文,ex nihilo。——译者

有其它存在的地方。

这些痕迹和矛盾的假设的堆积,给人留下变化不定的、相对可信的余味。这些遗迹的客观性是不相关连的。成问题的是它们实在的、证物的和客体地位。经过对它们尖锐细致的清点和分析,它们的客体地位突然变得难以置信。这是如同任何被追问至其细节的超现实“材料”——最终消灭其现实物体的所有“科学”探索——一样的这些超现实的痕迹。

当然,就像戈斯说的那样,支配这个的不再是上帝。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器官。我们正在通过它使我们生存的痕迹消失,使我们42这个敏感世界的证据变小。尽管在模拟的道路上有差距,我们还是替代了世界中心翁法洛(Omphalos)的上帝,发明了一个最终是虚拟的过去。因为,如果戈斯的魔术师般的上帝已彻头彻尾捏造了人类过去的痕迹,那么,它的这种创造,其本身就在开创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段历史。一旦安排好,事物就向它们最终目的地前进,不影响它们虚幻的过去。这种神奇想象的或造物主讽刺的特别作用对它们现状是没有影响的。相反,我们不再注意实在和模拟。对于我们来说,亚当的脐(它没有理由存在,因为他不是妇女所生,而是必须出现在绘画上,以使人忘却原始行动神授的专横),我们甚至不再提亚当的脐的问题:是整个人类必须装上一个逼真的脐,只要我们身上不再有会把我们与真实世界连结起来的脐带的任何痕迹。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还是妇女所生,但不久,我们就和试管婴儿<sup>①</sup>这一代人一起返回到亚当的“无脐”的状态:未来的人类将不再有脐。

---

① 拉丁文, *in vitro*. ——译者

用隐喻讲,我们已经在“未成形的脐”之中。不仅我们过去的痕迹已变成虚拟的,而且我们的现在本身也已被模拟。这就好像戈斯的上帝,比他想象的更危险、更狠毒,已在其难以理解的幽默  
43 图画中,把神奇的模拟扩展至将来的边缘。或者说,这种对过去的模拟毕竟不再会是一个成功的玩笑,而是全面模拟我们现时生活的无情的结果,是我们虚拟现实的必然延伸。

这整个有关神学的譬喻包含着一些很实际的问题。这种模拟是乐善好施的神的善行还是恶神的诡计已不再是无关紧要。知道是否我们参与的虚拟幻觉是一种有益的幻觉,或者再深入一步,人类被为自己创造一个人造命运的想法所迷惑,按照人类这次有意识的选择,我们是否总是陷入这个计谋之中也不再是无关紧要。那么,难道人类弄坏神的创造,以有步骤的模拟改变这种创造,以对“最后的审判”的嘲讽使世界成为一种完全的臆像,只是一心想进行报复吗?

上帝掩盖进化过程并以此使人类免除不可避免的末日。因为,自相矛盾的是,唯一的死亡保险是已经被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这就保留了也同样奇迹般复活的可能性,而如果你们是进化的结果,你们在进程结束时只能消失。《创世记》的那股力量是一种未来不灭的保证,而人类的系谱却迫使它随着时间而消失。在艰苦  
44 创造一个现实世界的努力中,我们遇到的整个问题实际上与上帝的问题是同样的:不要以证实人类真正存在和随时可能死亡的特点去使人类绝望。

对于戈斯而言,事情是简单的:实在靠上帝的威望而存在。但是,怎么办? 是否这同一位上帝能够同时创造真与假?(这甚至不是一种狠毒的欺骗手段,因为幻觉的根源来自于上帝自己。)在这

种情况下,什么东西可向我们保证我们的世界不是与先前世界的拟象一样是假的?同时,是实在——现在、过去和将来——的整个范围变得靠不住。如果上帝能使创世记之前年代的一种完美的虚幻突然出现,那么,我们目前的实在就是永远无法证实的。所以,它不是一种科学假设。



## 世界的自动输入

# 完

美的罪行是通过使所有数据现实化,通过改变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纯信息的事件,无条件实现这个世界的罪行——总之:最终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克隆实在和以现实的复制品消灭现实的事物使世界提前分解。

这正是阿蒂尔·克拉克(Arthur Clarke)关于上帝的九十亿个名字的短篇小说的主题。一个西藏喇嘛修院几个世纪以来专心于登记这九十亿个上帝的名字,此事结束之时,就是世界完成并结束之日。此任务是令人厌倦的,所以疲劳的喇嘛叫来 IBM 的技术员用电子计算机干了几个月。可以这么说,世界的历史在实时通过虚拟操作完成了。不幸的是,这也是世界在实时的消失。因为,完  
46 成的诺言突然就实现了,而那些惊愕的技术员,尽管不太相信此事,在回到尘世时,还是看到天上星星一颗一颗在熄灭。

也许在这种技术改变世界面貌结束时,实际等待我们的东西就在那儿:世界加速结束、立即分解——现代至福一千年说最终成功,但又没有得救、启示或默启的希望。这只是提前兑现的日子,是向一种单纯消失的加速运动。人类会不知不觉处于被包围的境地,像执行这个崇高任务的 IBM 技术员一样:在启动世界自动消失码时也耗尽了所有的可能性。

这就是虚拟这个概念。

在实时尽情放纵地生活吧——直接在屏幕上生活和受苦吧。

在实时思索吧——你们的思维直接被电子计算机译成电码。在实时干你们的革命吧——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在录音室里。在实时体验你们的爱情吧——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有录像。在实时深入了解你们的身体吧——体内视频检查、你们血液的流动、你们自己的内脏,就像你们在里面一样。

什么都不会遗漏。总是有一台摄像机藏在某处,人们可能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摄像。人们可能被叫到无论哪一个电视设备前重新表演这一切。人们以为自己是以原版的形式存在,而不知道原版只是配音复制的一种特殊情况,一种用于“幸福的少数”<sup>①</sup>的特殊版本。人们处于在不论哪个电视频道上即刻转播所有事情和动作的威胁之下。过去人们是作为治安监督而经历这些的,今天 47 经历这些却如同广告推销。

无论如何,虚拟的摄像机是在头脑中。不需要巫师来反映我们实时的问题;每个人对于自己来说都是远距离出现的。长久以来,电视和大众传媒都走出了它们大众传媒的空间,从内部包围“现实”的生活,正如病毒对于一个正常细胞所做的那样。不需要头盔或数字合成;是我们的愿望最终在世界上像在合成影像中一样活动。我们都相信自己的感受器,这就是因为生活和其复制品过于相近、时间和距离萎缩而产生了强烈的雾视效果。无论是远距离参与、电视直播的心理剧还是所有屏幕上的即时新闻,都是现实生活的同一个短路动作。

虚拟性不同于戏剧,戏剧过去还给批评意识和揭示真相以行动的自由。“戏剧”的抽象概念,包括境遇主义者作品中的,从来不

---

① 英语, happy few. ——译者

是无可挽回的。只有无条件的创造,才是无可挽回的。因为我们不再是被束缚者,也不再是被剥夺者——我们拥有全部信息,我们不再是观众,而是有成就的演员,并越来越融入演出的过程。当我们能够迎战像戏剧一样的不现实的世界时,我们却在这世界的最后实在和虚拟的完善面前无法招架。其实,我们已经摆脱束缚。

48 这是恐怖的新形式,与之相比,束缚的痛苦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曾批评空想的、宗教的、思想的所有幻觉——当时是令人高兴的幻觉破灭的黄金时代。现在只剩下一个:对批评本身的幻觉。进入批评射程的客体——性、梦、工作、历史、权力——以它们自身的消失进行报复,反过来,产生出对真实事物的令人快慰的幻觉。由于不再有受害者可折磨,对批评的幻觉就自己苦恼了。比工业机器更糟,思想的齿轮处于技术性的停转状态。在其行程的尽头,批评思想缠绕在自己身上。于是这种批评思想变成脐带。由于自己还活着,它实际上帮助它的客体继续存在。完全像宗教最终以反宗教、世俗、政治、文化等的其它形式得到发展,因此,在这里(包括在现时的、还戴着宗教面具的信仰复兴运动中)作为某一种形式,它是不可定位的,这样,对虚拟技术的批评就掩盖了一个事实:虚拟技术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到处都被人们以顺势疗法的剂量所精练。人们在揭露它们的幽灵及大众传媒的幽灵时,暗示在某个地方可能有过去生活的一种原始形式。那么,如果说实在的比率一天天下降,那就是巫师自己来到了透明的生活中。所有这些数字显示的、电子的数字化设备只是生命物体深入虚拟化的

49 的附加现象。而且,如果说共同的想象因而这样被理解,那是因为我们不是处在别的世界中,而是处在以社会综合光合作用、视频合成方式组成的生活之中。虚拟和大众传媒具有我们的叶绿素功

能。如果从今天起,人们能够制造出这样一个著名演员的克隆人,人们就将让这个克隆人代替其演出。这是因为长久以来,他已不知不觉地成为与自己长得酷像的人,在人们对其进行细胞系繁殖前成为自己的单细胞系。

整个这种虚拟技术的大众传媒动物群、这种永恒的“现实秀”<sup>①</sup>;其始祖就是“制成品”<sup>②</sup>。人们为了在电视上演出他们的爱滋病的心理剧或夫妻的心理剧而使其原样离开现实生活的人,以杜尚(Duchamp)的栅状瓶架作为始祖。而杜尚为了在别处、在一块还适合称作艺术的场地授予这个瓶架一个难以确定的超现实的美称,以同样的方式使瓶架脱离现实世界。这是荒谬的“表现”<sup>③</sup>,瞬间短路。被其背景、概念和功能傍切的这个瓶架变得比真的更真(超现实),比艺术更艺术(平凡、无价值和无意义的美学变化,在此,艺术的规范和冷漠的形式在今天得到证实)。

不论什么客体、个人或情境今天都是一种虚拟的“制成品”,如果不论哪一个都能被称作杜尚在瓶架底部所说的:它(他)存在,我遇到过。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被请来照样自我介绍和拿生命冒险,在电视上直播,完全像“制成品”一样表演其角色,像在博物馆的屏幕上直播一样。此外,两者在新博物馆创建中被混淆,这些博物馆关心的不再是把人们带到绘画面前——干得不错,但交互作用不 50  
够,而且太“耸人听闻”——而是带到绘画之中去,带到例如《野餐》这样的虚拟现实中去。这样,他们能够在实时享受,并可能与作品及其人物互相产生影响。

① 英文, reality show. ——译者

② 英文, ready-made. ——译者

③ 英文, acting-out. ——译者

与“现实秀”同样的问题是：不该把电视观众带到屏幕前（他过去曾一直在那里——那里甚至是他的不在场的证明，也是他的藏匿处），而应从信息的另一面带到屏幕中。要使他原样地转移到创造出一种艺术和现实之间最终含义不明的效果的艺术的另一面，使他发生与拥有瓶架的杜尚同样的转变。

今天的艺术只是两者之间的不合常情的混乱现象及由此产生的对美学的毒化。就这样，我们都变成“制成品”；并像瓶架一样，被视作神的实体；我们因变得枯燥无味而呆头呆脑；像按照美学或文化的规定在原地<sup>①</sup>改变面貌的所有这些人口一样，被活着收藏进博物馆；按照我们自己的影像被高清晰度地克隆；因为这种精确的相似，我们注定要使大众传媒惊愕，就像“制成品”注定要使美学惊愕一样。并且，完全像杜尚的“表现”导致已普及的零度审美观一样，在那里不论什么废物都充当艺术作品，结果是不论什么艺术作品都被当作废物，这样，这种大众传媒的“表现”就导致一种普遍的虚拟，这种虚拟以其不间断的升级使现实终止。

51 这种虚拟的基本概念，就是高清晰度。影像的虚拟，还有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淫画），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和染色体组）。到处，高清晰度都标志着越过所有正常决定通向一种实用的——确切地说是“决定性”的——公式，通向一个参照元素的实体越来越少的世界。巫师的最高清晰度与消息的最低清晰度对应——信息的最高清晰度与事件的最低清晰度对应——性（色情书画）的最高清晰度与性欲的最低清晰度对应——（在数字

① 原文为拉丁文，in situ.——译者

编码中)语言的最高清晰度与观念的最低清晰度对应——(在直接相互作用中)他事物的最高清晰度与这事物的最低清晰度对应,等等。

这就是高清晰度的形象化比喻。与表演毫不相关,与美感幻觉更无关。所有与影像同类的幻觉都被完善的技术消灭。全息摄影或虚拟的实在或三维画只是生成它的数字码的表现。它只是狂热地使一幅画不再是一幅画,也正是这个夺走了现实世界的一维。

从无声到有声,然后到彩色,到立体,到特殊效果的流行频道,电影幻觉手法已经消失在表演中。不再有空间,不再有省略,不再有宁静。人们越是接近这个理想的清晰度,这种无用的优点越是使幻觉能力失去。只要想一想京剧就会明白——老人和小姑娘是怎样在舞台上用身体的简单动作就使江面翻腾起来,在对打的场面中,两人是怎样被对方的武器贴身刺砍而不触及却使战斗进行时的黑暗变得实际上具体可见。在这里,完全是幻觉,有一种迷人之处,与其说是美感的或戏剧的,不如说是具体的和物质的,这是因为现实主义的夜晚和江河已被删除。若是在今天,摄影棚就会放上几吨水,黑暗中的对打就会用红外线拍摄。

实时:在信息中,事件及其复制品的瞬时接近。人和其远距离操纵的行动的接近:您可在世界的另一端通过中介的外质处理您所有的事务。如同全息摄影的每个细节,实时的每时每刻都以微小的刻度编了码。每小块时间都聚集着有关事件的完整信息,就好像我们把它同时从各个方面缩小。然而,一个事件、一个行为或一篇讲话的即时复制品,它们的直接抄件都有某种海淫的东西,因为滞后、时限、悬念对于理念和话语而言都是固有的。所有这些交换都直接入账、编目录、贮存,完全像处理文字时的输入,所有这些

都表现出一种不遵守交换的时间和节奏的强制交互作用(无快乐可言),并在同一操作中结合进了人工授精和早泄。

在实时和交换的象征性规则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大的不相容性。决定通讯领域的因素(接口、即时性、时间和距离的取消)在交换领域中没有任何意义,交换领域的规则希望给予的东西永远不要马上还回来。还回来是应该的,但决不是立刻。这是一种严重的极度的冒犯。绝没有即时的相互作用。时间正是分成这两种象征性的时刻并暂缓解决这一问题的因素。未延迟的时间,“直播”是不能抵偿的。这样,整个通讯领域都属于不可抵偿的范畴,因为在此一切都是交互作用的,被给予和无耽搁地还回,没有这种即使是极小的暂停,这就是交换的现世速度。

人工智能。这是最终实现的、由所有对分析、综合和计算的虚拟产生的连续相互作用来充分体现的思想。完全像实时是由所有的时刻和所有的角色的连续相互作用来确定的一样。高清晰度的作用:由此产生的信息比真实更真——在实时此信息是真的。所以,从根本上看,它是靠不住的。人工智能不经意落入了一个太高的清晰度、一个对数据和运算的狂热曲解之中,此现象仅仅证明这是已实现的对思维的空想。

现在出现了听命于思维的电子计算机。这种极端形式有可能产生离奇的结果。计算机将介入知觉或形式化的哪一个阈限?计算机有可能通过反射提前联接在潜意识或无意识的思想上,联接在最原始的幻影上。就像布拉格的那个学生的复制品,总是在学生之前到场,它把他的最难以察觉的微弱愿望变成行动。我们的思想甚至在出现之前就这样被现实化,正如信息中的事件那样。如果我们最终应该达到这种程度,其后果可能是整个思想系统会

马上向计算机系统看齐。人的思维最终只会思考计算机能够接收和处理的東西,或者根据计算机的请求思考。有了计算机和信息处理,事情就是这样了。在普及的接口中,思维自身将变成虚拟的实在,合成影像或文字处理自动输入的等同物。

人工智能?那里面没有诡计的影子,没有幻觉思维的影子、诱惑的影子,也没有更微妙、更反常、更随意的世界游戏的影子。然而,思维不是一种高级功能的机器,也不是一系列的操作反射。它是对形式不断变幻的幻觉和表象——世界变形的一种辨术,而不是一种分析。信息处理和思维的机器,它不是表象的支配者,它只控制计算及其任务,正如所有控制论的和虚拟的机器的任务是以实时世界的赝品使这种基本幻觉破灭一样。

如同对影像的幻觉在虚拟的实在中消失,对身体的幻觉在其遗传说明文字中消失,对世界的幻觉在其技术赝象中消失一样,在 55  
人工智能中这样消失的是世界(超)自然的智能,像游戏,像诡计,像阴谋,像罪行,而不是像合乎逻辑机理或反射控制论的机器,因为人脑会是它们的镜子和模型。

这是对思维、场景、爱情的原始幻觉的结束,对世界及其幻象(而不是其表现)的幻觉的结束,对他者、对善、对恶(尤其是对恶)、对真和对假的幻觉的结束,对死或是不惜任何代价生存的原始幻觉的结束:所有这些都在远距离实在中,在实时,在最新技术中消失了。最新技术让我们了解实物、虚拟、相反的幻觉——彻底的幻灭。

在影子国里,没有人再有这些,没有人会像彼得·施莱米(Peter Schlemihl)那样踏踩它、诋毁它。相反,有可能发生的不再是物体投下影子,而是影子投射出它们的物体,这样的物体也只会是一



个影子的影子。这正是我们虚拟的实在,这种实在只是“在美丽的躯体之下,在美丽的现实之下”<sup>①</sup>,重新传播抽象的生活和生活的数字资料,就像这样一个奇闻:有个学生把自己的影子卖给魔王,魔王则让影子扮成那个学生活生生的复制品到处行走,而那个学生却仅仅成为该复制品的替身。

56 世界的这种虚拟行动是一种荒谬的空想。——列举世界上所有的数据,与一一报出上帝的所有名字同样是幻觉——空想,在这个空想中,我们隐藏起来,就像躲在金属棺材中,在失重状态下,渴望借助数字体验所有可能的处境,这就是所有因素综合成的幻觉。从那里,我们试图强行打开真实世界之门。

带着虚拟的实在及其所有的后果,我们走到了技术的尽头,站在作为非常现象的技术一边。在尽头的那一边,不再有可逆性、痕迹、甚至对先前世界的怀念。这种假说比有关疏远技术或海德格尔的船舶检查的假说要认真得多。这是以人类最单纯的推理方式,对一个不可逆转的消失计划的假说。这是对一种绝对现实的世界的假说。在这种世界中,与米肖笔下的艺术家相反,我们可能已受到了不留痕迹的诱惑。

这就是虚拟的赌注。而人们不能怀疑其绝对的野心。如果它成功了,这种激进的行动就会是一种完美罪行的等同物。而“原”罪从来不是完美的,总是留下痕迹,——我们自己,作为生物和人,就是这个有破绽的罪行的痕迹——将来的毁灭,而由完全确定世界及其成分所引起的毁灭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们甚至不会有消失的时间。在星辰熄灭之前,我们就会在实时和虚拟的实在之中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sub specie corporis, sub specie realitatis.*。——译者

被分裂。

幸好,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有制造你们从未见过、也永远见不到的微影像的、立体观察的影像、声音、信息、物 57 体的野心,但极高清晰度是不可实现的。人工智能——大脑演变成世界(le devenir-monde du cerveau),世界演变成大脑(le devenir-cerveau du monde),就像它会在没有躯体的情况下坚持不懈、独立自主、不讲人情地工作一样,但是,对人工智能的幻觉是不可实现的。它太聪明,性能太好,不可能是真的。

事实上,没有自然智能和人工智能共用的位置,没有世界和其复制品共用的位置。

## 消失的边缘域

“当边缘域消失时，那么，消失的边缘域就出现了。”

D. 坎珀(D. Kamper)



类不间断地驱赶走自己目前的形象、自己感觉到的东西、自己所表示的含义。不管是通过具有驱魔咒功能的语言，还是通过人类发明的所有技术臆象在这些臆象的境域中，人类正通过一种不可逆的迁移和替代过程来消失。麦克鲁汉(MacLuhan)在现代技术中看到一些“人类的外延现象”，更确切地说，还须看到驱逐人类的现象。

“表现”(acting-out)词最好地概括了这种逐步摆脱某个东西，也许首先摆脱自己的能量。让自己的幻觉进入实在以摆脱这些幻  
60 觉——它们并不因此而变成现实的：幻觉转变为行动，对于幻觉来说，只表明它不可能仍然是幻觉。应把自己投射在一个虚构的、未定的和只有在精神上疯狂地对自己发泄的世界中。为自己构造一个完美的虚拟世界以使现实世界陷入绝境。或者，从历史角度来说，要摆脱角色在难以预料的事件中似乎不起作用的矛盾——东部事件就是这样，它们本身没有意义，只是了结一种十分困难的处境。目前的各种系统过多的实证性、操作上过多的功能使我们处处都突然陷入这种十分困难的境遇中，在那里，我们不再

能够行动,而只能单纯反应、反射动作及无意识地应答。

在一个有冲突的实在的核心中,我们不再疯狂,我们被最终确定的、非矛盾的实在驱逐。我们由于自己愿望的实现而被剥夺了自己的愿望。我们既被吞食,又被吸收和完全排出。列维—斯特劳斯划分了两种文化:吸收、吞食和掠夺的文化——吃人肉的文化,及呕吐、排出、驱逐的文化——吸人血(anthropoémique)的文化,现代文化。但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当代文化似乎在两种文化之间,在最深入的结合:功能的结合、空间的结合、人的结合和最激进的排出,几乎是生活必须的排斥之间实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综合。该排斥系统,在逐步把我们归并入无数个专门的假器官移植,甚至是最新最奇妙的移植:人工智能的思维移植,在这时候把我们驱逐。 61

这是整个社会的“表现”(acting-out),这个社会受困于这样的幻觉:在纯能量、纯流通方面消耗自己,除了这种成绩,除了在空间的释放——这种不顾一切的变幻不定,没有明显的目标。而我们,这些活的粒子、活的物体,只是进入其卫星轨道的废物。

这样,我们就离(我们的、世界的)重心越来越远。我们也就重返星系中。这些星系以同它们的质量成比例的速度彼此远离。因为只是在这些星系内部才盛行万有引力定律。而其它的所有地方盛行的是反万有引力、负引力。如果不是从我们自己失去斗志的身体、被清除的主体和被清除的世界物质实体,我们从哪里获得我们的能源,在网中流通的能源呢?

也许有一天,所有这些实体变成能源,然后,所有这些能源再变成规范的信息。可以说,这将是最后的“表现”、“总体竣工”、最终的解决方法。一切都将同时完成、实现和被排斥到空间,我们将

摆脱自己,进入幽灵的世界,而不发生问题。这,就是伟大的虚拟。

也许是为了逃避世界的这种可怕的客观性,我们正在使其不能实现?也许是为了逃避一个真实世界的最后通牒,我们正在使其成为虚拟?因为,如果说实在的概念赋予生存和幸福以力量,那么它更是必然给予恶和不幸以实在的力量。在现实世界中,死亡也变成现实的,并散布一种与其相称的恐惧。而在虚拟世界中,我们在合理安排一种如此扩散、沉重的、以致变得难以承担的责任的同时,合理安排出生与死。也许我们准备付出这个代价是为了不再需要承担无休止地区别真与假、善与恶等等繁重的任务。这就是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和纯粹精神的焦虑并最后积累直至患神经症,也许人类为消灭差别、等级和社会准则而准备集体行动,在抛弃批判意识的特权的同时抛弃这种焦虑?也许人类为控制换喻而准备抛弃超验性的隐喻?不再有极性、相异性和对抗:一种超导电性、一种通讯的静电——也许以此代价,我们将在定做的一种永生的透明裹尸布中回避死亡?

剩下的问题是知道有关虚拟的技术设想是人类的一种上升功能还是其令人眩晕的消失的片刻时间(这两者是不相容的)?是否我们在向人类提供一个完全消失的机会时没有发明一种使我们的生存激进化的极好的转弯抹角的方法?所有其它的文化都留下了痕迹。而我们这个罪行会是完美的,因为它不会留下痕迹,并且不可逆转。

最根本性的纯粹精神的愿望、最大的精神享受是什么?就是不在那里却能看见那里。就像上帝那样。因为正是上帝不在世上,这就使它能够在不在场而观看世界。我们也是,会特别喜欢删改人类世界以看到它原来的纯净。在那里,我们模糊地预感到可能

发生一件无情的事,它可能会在没有人的幻觉、甚至没有感官幻觉的情况下恢复世界完成之前的形态。这是一种完全的、无情的超现实。在那里,我们可能最终享有我们的不在场和脱离肉体的眩晕。如果在我消失之后我仍能看到世界,那是因为我不死的。诸神以次要人物身份亲自参与世界上意想不到的情况,享受着它们隐匿姓名身份的乐趣。

这可能发展至把某个共同的灾难搬上舞台,仅仅是为了观看。但这与死的本能毫不相关。这是上帝的诡计,它在自己的画像后面溜走,回避自己存在与否的问题。这是原物的诡计,它在其众多的复制品后面溜走。生存这件事,使我们从一开始就处于人类学的困境之中。没有地方我们能够检验我们的生存及其真实性。生存、生命、现实,确切地说,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在纯粹精神上依靠一种高级意愿(上帝的意愿,但现在已经不流行了),这种境况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罪行。这种罪行一开始就是所有文化的罪行,尤其像“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的事情本身就显得像罪恶的投影、祭品的“表现”和驱魔咒——这是回避生命的重要性的那些 64 古怪形式之一。

其它文化已会控制这种纯粹精神的幻觉,方法是使其流传。在各种规矩和一代代人的交替中,人人都对另一人的生命负责。而我们,被客观现实困扰,把我们生存的幻想托付给技术。也许我们在把死亡当儿戏,如同过去其它文化拿祭品当儿戏一般。但,那种祭品不再激起同样的魔力和同样的梦想。它有点儿像一桩试验性的谋杀案,凶手和受害者只可能是那些技术人员。

但是,也许消失的功能是一种极重要的功能?也许面对一个不灭的世界的威胁、一种最终的实在的威胁,我们会像有生命的物

体、会死的生命那样作出反应？这样，技术的发挥就意味着人类已不再信任其特有的生存，并给自己确定了一种虚拟的生存，一种间接的命运。于是，我们所有的臆象都变成了主体不存在的、希望不存在的场所。因为一个无特有的生存的主体是一种假说，这种假说至少与用这样一种纯粹精神的责任装扮的主体的假说同样是极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看，技术正在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冒险，这与它在另一种外形情况下像鬼怪那样突然出现同样不可思议。它在变成一种消失的艺术。不只是改变世界，其终极目的可能是一个自主的、完全实现的世界的终极目的。我们有可能最终从这样一个世界退出。然而，这里不会有自然世界的完善，尤其是人类就是一种危险的不完善。如果世界应该是完善的，就必须制造它。如果它想获得这种永生，人类自己也应该像臆象一样被制造，应该在他能够永远移动的人造轨道上把自己从自己身上驱逐出去。

就是这样，我们向往一个没有我们介入的奇迹般成熟的世界，向往一些自主的生命，它们会实现我们逃避自己意愿的要求，而不是像生手那样去做这件事。

就是这样，我们渴望看见电子计算机进入智能自动编程。但是，即使我们允许它们变得比我们更聪明，我们也不会授予它们合适的意愿。在任何其它种类中，我们想象不出有敌对的意愿，因此，要我们让位于高级人造生命，这些人造生命的智慧本身必须是我们愿望的体现。如果说上帝允许人类向自己提出自己的自由问题，那我们却没有考虑让我们孕育出的生命能向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没有自由、没有意愿、没有要求、没有性欲：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希望他们是完善的。特别是我们不给予他们上帝最终向

人类作出让步而给予的东西：恶的智慧。

然而，似乎这些“智能”机器觉察到的，即使不是罪行和错误，也起码是通往事故和灾难的黑暗道路，似乎它们已具有几种实用魔法、电子病毒和其它邪恶作用，这些都不让它们完善，避免它们发挥最大能力。完美的罪行就是创造一个无缺陷的世界并不留痕迹地离开这个世界的罪行。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没有成功。我们仍然到处留下痕迹——病毒、笔误、病菌和灾难——像在人造世界中心人的签名似的不完善的标记。<sup>66</sup>

不仅是人工智能，而且整个高技术性都表明这样的事实：在其复制品和假体、其生物克隆和虚拟影像的后面，人类趁机消失。这样，自动应答录话器就发出：“我们不在，请留言……”这样，联接在电视机上的磁带录像机就代替您看影片，假如没有这种可能性，人们就会认为自己是被迫看的。因为人们总是感到自己对没有看过的影片、对没有实现的愿望、对他没有回答的人、对没有犯下的罪行、对没有花费的钱负点责任。所有这些最终都使大量的能力被抑制，而希望有一台机器贮存、过滤这些将在这里慢慢减小的能力的想法，是一个完全让人放心的想法。所有这些机器都可以称作虚拟的，因为它们是虚拟享受、影像享受的滤器（春药），大多数时间满足我们幸福的需要。

所有这些想表现直接交互作用的机器，实际上都具有延迟责任性质。因为，当然我要等到适当的时候再看这部影片。但是往往我却没有看。再说，我肯定是想看这影片吗？反之，机器肯定是应该运转的。这样，机器的折旧与愿望的减弱一致。所有这些机器都是出色的。它们还给人类一种自由，给人类卸下自己的意愿的重负。它们给人类卸下了机器自身。因为往往，它们相互联接，<sup>67</sup>



重复工作。它们给人类卸去生产的负担：看到存贮的二十页文章一下子被计算机任意地删去(或由于一个错误的操作而删去,这是一回事),会感到何等的轻松!如果它们没有机会消失,它们就一直不会有这样一种价值。计算机已给予您的——也许太轻易——它会以同样轻松的方式从您手中收回。一切都按规则进行。这是得数为零的工艺技术方程。人们总是谈论那些消极的恶果,这里,技术承受着一种实际的(顺势疗法的)恶果。集成电路又对自己关闭,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世界的自动删除。

相对于对命运的悲剧性幻觉,我们更喜欢对主体与客体、真与假、善与恶、现实与想象的纯粹精神的幻觉,但是,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还是喜欢虚拟的幻觉,不真不假的、不好不坏的幻觉,一种不分现实与参照系的幻觉,一种人工重建世界的幻觉,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将以幻觉破灭为代价而享有一种完全的免疫性。

但是,为什么想逃避命运、逃避消失的规律?出于自卫的本能?动机浅薄。出于藐视自然规律和为了骗人把戏的荣誉?为了改变或征服世界的幻觉?出于消灭任何起源并以无止境的自动繁殖取而代之的幻影?

在实现世界、迫使世界变得具体客观的时候,这种强迫摆脱世界的行动会从何处来?通过甚至篡改物质基因码使世界改变方向的想法从何而来?这种举动的荒谬已经在人类的染色体组方面显露出来。一旦被识破,被数值化,变成透明和可操作的,还有什么更好的前途可为人类创造呢?一旦人们掌握了这个世界,通常会给予它什么样的终点?从物质上和纯精神上讲,对于世界而言,除了世界自己之外没有其它的前途。

在我们创造现实世界的愿望中,正如对于我们的科学和意识

而言世界是透明的,正如世界不再逃避我们那样,我们也不回避这种透明现象,尽管这已变成恶的透明。从这里,不管怎样,命运仍在起作用,透过我们原想用来对照它的这种透明的缝隙漫射着。于是晶片再一次报复我们。

有一阵子我们曾与命运和死亡保持一定的距离。今天,是命运通过科学的屏幕又向我们这边退回来。最后,绕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弯子,也许是科学加速了期限的到来。但是,就像一出悲剧,在大家都以为它消失在实在的可笑幻觉中时,又突然重新出现那样,人们只有到最后一刻才会看到所发生的一切。

所有这些令人悲伤的后果,就是人们不再知道要把现实世界变成什么东西。人们再也看不到这个已变得恼人的残留物的必要性。重要的哲学问题是:技术失业的现实的问题。而且也是与社会失业问题同样的问题:信息时代要把劳动力变为什么?要把这个成几何级数增加的废物变成什么?要把它丢回历史的垃圾箱?把它放入轨道、送入太空?人们不会更容易地摆脱实在的尸体。迫不得已时,只好把它变为一种特别的吸引人的东西、一种追溯以往的演出、一个自然保护区:“直播现实!访问这个奇特的世界!因这个现实的世界而哆嗦吧!”

也许就像有过去了的地质代一样,不久将有现实的化石遗迹?这是一种对像神般被敬仰的具有神话价值的现实物品的暗中崇拜?与工业品相比,古老的物品已经显得像现实物品,但这只是一个时代的预兆,在这个时代中,最不起眼的东西都将与埃及圣物同样珍贵。

从现在起,我们只为将来某一天发现我们——我们和我们的“实在”的那些人工作,他们把我们当作一个神秘或怪诞时期的遗

迹,当作辟尔唐(Piltown)的颅骨:一个尼安德特人的颅骨和一个南方古猿下颌骨的混合体——这就是一个纯粹精神时代的考古学家们不久将要认出的东西。到那时,在他们看来,我们的问题就和现在我们看待新石器时期部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一样已变得不可理解。惟一的问题将是对已成为数字时代挖掘场的考古藏馆的内容分类和时间推定的问题。由于有这几个遗迹最终的放射现象,人们还不知道用哪种(同位素)碳 14 能够恢复所有这些概念的生成,且不谈它们的意义。因为此时,另一个年代将诞生——虚拟现实元年。所有在此之前的东西都将成为化石。思维本身已经僵化,像考古学的痕迹一样。思维作为特别有趣的东西也是要检查的,在某个思想操作者<sup>①</sup>的权杖下:“要实时地思索! 体验一下历史上因思维而引起的哆嗦吧!”

实际上,我们距离把先前历史的符号交给能够理解的人的戈斯的上帝已不远。因为我们正在编造一个将失去以上记忆的时代的前史,以至于所有这些古迹都可能被怀疑为(如 18 世纪岩石上的壁画那样)是 21 世纪的骗子事后编造出来的,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总之是无用的人类学的史前史——由人工智能成功替代自然智能的史前史。

---

<sup>①</sup> 英文, think-operator. ——译者

# 实

在、现实世界只会持续一阵子,即人类使其经过代码和计算的抽象物质的过滤器的时间。尽管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是现实的,但它不是注定要长久一直这样,它将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穿过现实的轨道并很快消失在另一世界中。

用纯物理术语,人们可以说,实在的效果只存在于相对快速和延续的系统中。在一些较缓慢的社会中,如原始社会,由于没有足够的极限质量,实在不存在,也不“结晶”。由于没有足够的加速度,所以没有直线,也就没有原因和结果。在那些过于快速的社会中,像我们的社会,实在的结果变得模糊不清:加速度使结果和原因相互拥挤,直线在杂乱中消失。而实在,在其相对延续中,再也没有时间发生。因此,实在仅存在于时间和加速度之间的某一个空当中,某一种窗户中,或正在传播的处于“释放”阶段的那些系统的某一段工作中,正如我们的现代社会之前那样,而它们今天却又不复是那样了——按照这些正在传播的同样系统的变形影像,实在又一次消失在幻觉之中,但这次是在虚拟的幻觉中。 72

但是,即使实在只是一个处于危险之中的杰作,并受到确保优势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威胁,世界的实在仍是一种令人心安的假说,所以,它今天还是对我们的价值体系起决定性影响。否认实在,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仍是令人怀疑的。模拟的本原仍是恶的本原的等

同物。真正的丑事对风俗的伤害要轻于对实在本原的伤害,而我们距中世纪的诉讼案件并不远,在这些案件中巫师最严重的错误是屈从于恶,但更多的是屈从于对恶的幻觉及其幻影。

然而,不仅微观物理学和虚拟技术已达到否认实在的极限,而且,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日常的行为中达到了这个极限。似乎这个概念蒙上了一层幽灵般的薄雾,似乎大家都预感到一种恐慌,以至因不断追求越来越现实的世界,人们正在使它失去活力——现实在增长,实在在增长,有一天,一切都会是现实的,而当现实成为普遍之时,它就死亡了。

在马克思兄弟公司的一部影片中,哈尔波(Harpo)背靠一堵墙站立着。“你在那里干什么?”“我在支撑墙壁。”“你要我!给我滚!”哈尔波向旁边移了一步,墙就垮了。我们不是都背靠着墙壁吗?这墙不就是实在的墙吗?也许只要一个人离开,这墙就会倒塌,掩埋无数擅自占据这个改变用途的营房的人。不管怎样,这种状况就是一种被破坏的实在的状况,人们也不再去清点掩埋在瓦砾之下的人数。因此,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肯定实在存在或不存在——这个滑稽可笑的建议清楚地表明这个实在对于我们而言是什么:一种同语反复的幻觉(“实在存在着,我遇到过”)。只有一种实在向其顶点激剧演变,在顶点,实在自己退化,并不留痕迹地内破裂,甚至没有死亡的迹象。因为实在的躯体一直没有找到过。在虚拟物的裹尸布中,实在的尸首是永远找不到的。

过去,有两个词语在历史的活跃变化中是连起来用的:现在的形式,像大理石雕像一样,出现于虚像。今天,它们在尸体的惊人变化中混乱不清。因为尸体继续在运动,实在的尸体不停地变大。此外,虚像只是实在的死尸的扩大——一个完成的世界的增生,在

这世界上,只要使自己没完没了地超现实化就行。

我们处于这个演变的加速阶段,所有“现实”的事物都急于生活和死亡。我们也许处在无止境的时期、现实滞后的时期、现实的各种片段暂留在包围它们的大量虚拟中的时期,就像博尔赫斯(Borges)的作品中地图上那些领土的碎块一样。

实际上,我们在坚持越来越完善地解构一个不再能分泌出其末日的世界。一切都可能无限延续。那些远离我们的、某种程度上是在实在以外的、无休止投机的、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加速度进行的过程,我们不再有办法阻止。但同时,这些过程也在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冷漠中进行。“无休止”等于“无饥饿”:这像是一个厌食故事,它不再补充现实的情节变化,而是在倒计时中衰竭。这是一个无欲望、无情感、无压力、无真正事件的故事,其中的问题不再是改变生活这个最大的空想的问题,而是存活这个最小的空想的问题。

我们既生活在原始场景的萦绕中,又生活在最后阶段的悬念中。而且这最后阶段是以原始场景的所有魔鬼复活为特点表现出来的。对这些魔鬼,任何进步或历史的革命都没有消除它们的活力,完全像人们以为被掩埋的病菌和病毒在疾病的最后阶段又一个一个地复活一样。

还有,爱滋病就是规定死亡期限的例证。但它只是其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将来,我们都必定预先知道自己的死亡期限和方式。因而我们都将处于倒计时、有计划地耗尽时间的状况。这种在结束的时候死亡的处方,使其变成一种定时炸弹和恐怖事件,因为它甚至不赞成未定的前景。因而,少讲些计划的执行、取消对末日的计划就显出极其重要的紧迫性。但是,我们的方法追求的正是相反的事:完成末日计划,战胜各种可能性。

人类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可能性。有过高的潜在智力,智力器官过分发达。如果自然淘汰规律是真的,我们的大脑就会皱缩,因为其能力已超过任何正常的用途,并以消失来恐吓人类。这就是华莱士以上帝的干预来解决达尔文和他之间的争论。只有上帝要对人的这种超自然的特长负责。但是,如果上帝对这种生物的创造力负责的话,那么,它就是恶的精灵的同谋。恶的精灵的特性是过分地推动世界。在人类灾难性的成功中,难道没有上帝意志错乱的迹象吗?

在我们绝大多数活动(除“商业”和政治以外,“前三名独赢”<sup>①</sup>、健身跑、电视)中,这种人脑与人类的特定任务不相称是明显的。如果说80%的人类基因是无用的,那么,人脑的有效载荷是什么?有必要发动这样一种皮层和脑脊髓的机器装置以走到这一步吗?谁会问为什么这个或那个人拥有一个巨大数目神经元的宝库?很明显,如果把它放入人类目的性的各种变化中来看,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他还可能庆幸自己属于无用生命(如80%的基因——它们对什么来说是无用的?)的这种神秘范围,这些无用生命也许确保了人类一种储备和保障功能,与用螺钉固定在他们的电子计算机前的这些超级电脑相反,这些已是使用大大不足的电脑,还仅限于代替他们开动机器。

使用人工智能和新技术,这样的事情重新发生。从现在起,计算机芯片已超出任何可能的应用范围,它们吸引人们狂热地应用计算机系统。人的大脑和工艺技术被混淆,这两者都在使“时间资本”、“生命资本”最大化化的意愿中竞争,所有的利润额、所有

---

① 一种赛马赌博方式。前三名马都赌中的为赢家。——译者

的免税区都在这里化为乌有。不再有无用之物的储备,它们受到密集开发的威胁。无意义受到过多含义的威胁。平庸的思想受到其荣耀的片刻的威胁。大多数不固定的语言符号的发音在危险地减少。死亡自身遭受死亡的威胁——既然,辩证法的平衡被打破,这整个系统就成了恐怖主义者的系统。必须颠倒荷尔德林的话(“在危险增大的地方,救援的因素也在增加”——“Da, wo die Gefahr Wächst, Wächst das Rettende auch”),说成:“救援因素增加的地方,危险也在增大”(“Da, wo das Rettende Wächst, Wächst die Gefahr auch”),这就显示出解体和死亡的更严重的威胁的特征。这种威胁来自于我们过剩的安全、预防、免疫及过剩的阳性反应。

博堡(Beaubourg)的时钟是对这种虚拟耗尽的一个很好说明。在这个时钟里,千年终点的倒计时以无数秒的形式用数字表示。就像航天发射或定时炸弹那样(也许博堡就是其中之一?),时间不再是从起点开始数,而是从末尾的总数减去。这个末尾也不再是一段历史、一个发展进程的结束,而是一个零数、一个时间资本耗尽的标记。

自从人类作为遗传财富和染色体组计算的组成部分时起,就不再有人类的终极目的。自从人类处于倒计时的阶段时起,确切地说就不再有历史和时间。当有人读着那些你们与末日之间尚存的秒数时,就说明一切都已结束。也许,是2000年的影子飘荡在这种递减的账册上,在留给我们的这段时间的美妙或可怕享受上。



## 物质的幻觉

一种幻觉只要不被公认为是一种错误,其价值就完全等同于一种实在的价值。而一旦幻觉被这样公认,它就不再是一种幻觉。这就是幻觉的概念,也只有它,是一种幻觉。

**就** 主观幻觉而言,这相当于主体的幻觉,这种幻觉把实在搞错,把非现实当作现实,或更坏:把现实当作现实(这种幻觉是无希望的)。与这种主观的和纯粹精神上的幻觉相反的是:根本性的幻觉,对世界的客观幻觉。这些词语中有个矛盾:一个幻觉怎么可能是客观的?但恰恰是:人们考虑到事实而这样长期宣扬的这种客观性在另一种主张中使用是吸引人的,正如过去在其它时候相信一种恶的客观实在那样吸引人。这当然是宗教邪说,但也是极其有趣的假说。不管怎么说,既然我们的科学客观性眼下渐渐地具有一种虚幻的特性,那么,幻觉在它这方面具有一种客观的轮廓也不是不可以。

客观的幻觉,是这样一种自然界的现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能在实时共存,男女、星辰、这个玻璃杯、这张桌子、我自己和所有我周围的东西都不能。由于光的相对速度和散射,所有东西都只能以录像的形式在一种难以表达的时间的紊乱中存在,它们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隔着一段距离。所以,一些东西从不真正出现在另一些东西面前,一个东西对于另一个而言也不是“现实”的。

这就是这种无法弥补的距离,和不可能同时发生的现象。当我看到这颗星时,它也许已经消失了——这是一种比较起来能够扩展至无论什么物体或生命的关系——这是幻觉的、可以说是具体的定义、不可逾越的根据。

这个距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它,我们会什么也感觉不到,这可能是一种完全的混杂,也许这是世界的最初状态——惟一 81 能够称为在实时存在过的状态,因为全部的物质都在这里、在仅一个点上、在仅一个时刻与它自身同时存在,出现在它自身面前。一旦这种最初的(完全是假设的)状态停止,世界的幻觉就开始了。因此,一些成分将永远不再出现在另一些成分面前。一切都将从事实本身开始,在一个相对但又是最终不在场的基础上存在。因此,也就是在一种无可挽回的幻觉基础上存在。

这个距离、这种不在场今天受到了威胁。这在宇宙方面(让黑夜因同时感觉所有星星的光亮而消失),或在记忆和时间领域中(让整个过去永久地存在,让人们对各种事件不再无知)是不可能的。而这在今天信息技术世界中是可能的。技术——信息技术的威胁是消除黑夜的、以不间断的完全照明消除黑夜和白昼这种宝贵差异的威胁。过去,在全球范围内,由于距离,传输的信息变得模糊不清。今天,我们受到一种致命的目光病的威胁,由于对地球所有点上的全部信息不断反馈而受到令人眼花的大量信息的威胁。

幸好,我们自己不是生活在实时!那么,在“实”时,会是什么样?我们时时刻刻都会准确地使我们等同于我们自己。这是与持续白昼的折磨相同的一种痛苦——一种在场的癫痲、同一性 82 的癫痲。这是我向思考、精神错乱。对于自己不再有分离,对于

他人不再有距离。然而，相异性是那种有益的变形，没有它，所有的人都会同时是自我。是对相异性的必不可少的幻觉使得自我不屈服于其绝对的实在。话语也一样，使得一切都不时时刻刻有意思，使得我们逃避意义的不间断的照射。对话语的这种特有的幻觉、这种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功能在虚拟的或数字的语言中不复存在。在此话语中，相等是完全的，相互的影响与在问一答的闭合电路中一样被正确调整。而且，能量也与锅子里水的热源能量一样是直接可判读的。如同综合影像是一幅影像一样，这些话语也是一种话语。

幸好，话语中的实有之物在时间推算法中、主体中的实有之物在鉴别中、及交换中的实有之物在相互作用与沟通中都是不能减少的。

即使是科学研究的物体在其实在中也是难以觉察的。像星辰一样，它作为屏幕上的痕迹只出现几光年。像星辰一样，它也可能在我们记载它的时候已经消失。人们不能同时确定一个粒子的速度和位置的事实，属于对物体及其不断活动的幻觉。即使加速器中的粒子也不是在实时相撞，一个粒子与另一个粒子，确切地说，也不是同期的。

除了我们实在本原的模式之外，现代物理还交给我们其它模式。实在本原建立在划分各种事物的基础上，建立在同一空间中它们的关联——这些事物出现在另一些事物之中的基础上。相反，物理的本原建立在不可分离的基础上，建立在一些东西不在另一些之中的基础上（它们在清一色的空间中互相不起作用）。粒子以几光年的速度是不可分离的。

希望一切都在暗中不可分，但又希望什么也不真正地沟通，即

不通过同样的被称为现实的世界,而仅仅希望产生于时间和空间、生命和物体的特殊作用相互交换,尽管严格地说,一些物体对于另一些而言不是“现实”的(它们“自身的实在”永远是不可理解的),这就是对世界的客观幻觉。这种特殊的作用涉及到所有的东西,地球的和恒星的,不寻常的或平凡的、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感觉告诉我们,它们似乎最终远离其根源并永远不会重返那儿。

既然主体和客体不再有区别,客观幻觉,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客观现实,也是所有以这种区别为根据不可能有的认识。这是实验科学的现状——各种现象不可分离,主体和客体不可分离。不是与被称为不合理的思维中它们不可思议的混乱不可分离,而是与最复杂的调查不可分离,经过调查,物体及其如此消失的这个根本的谜就被公认了。

对客体的想象能够在人类的感受中保持下去,而主体和客体的差别则突然出现在微观现象和极端现象中。前一种现象恢复了一个和另一个的基本不可分离性,换句话说,从我们的感觉器官来看,是对世界的根本性幻觉。在观察中,有人曾特别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改变。但人们没有给自己提出相反的改变问题及其魔镜效果。然而,值得关心的状况是:客体躲避起来,变得难以觉察、反常、含糊不清,并由于这种含糊不清,败坏了主体自身及其分析记录。人们过去一直关心主体发现客体时所处的条件,而一点没有探究客体发现主体时所处的条件。我们庆幸发现客体,并把客体想象为乖乖地等待被发现。然而,最狡猾的也许不是人们想象的,而是在这整个历史中发现我们的是否是它这个客体?发明我们的是否是它?于是,这不仅会导致一种可由方程控制的测不准原理,而且,会导致一种更激进、更多攻击性的可逆性原理。(同样,鉴于

所有由此引起的后果,是否可以说,病毒发现我们至少没有像我们发现它们那样多?而那些印第安人,他们最终没有发现我们吗?这是镜中民族没完没了的报复。)

这些现象在微观世界是不受限制的。在政治上、经济上、“人文”科学中,主体和客体的不可分离性突然又在三个世纪以来科学的虚伪的客观性扎根的所有地方显露出来。

85 在物理方面,不可能同时计算一个粒子的速度和位置。而同时估量信息中的实在和事件的意义、同时估量对这样复杂过程中原因和结果的非难,恐怖分子和人质、病毒和细胞的关系的可能性也是一样不存在的。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处于实验室的不固定粒子阶段:人们不再能同时估量其结果和方法。人们不再能同时估计一个人生命的价格和其统计价值。测不准已渗透到生命的所有领域——人们不晓得为什么它会是科学的特权。而这并不是由于参数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人们总是能够战胜的。这是一种根本的测不准,因为它不仅与现象的复杂性有关,而且与现象的极端特性有关。在限度以外(ex-terminis)物理的定律本身被逆转。因此,假如有一个游戏规则的话,我们不再能掌握它。无论如何,它已不再是主体和实情的游戏规则。

既然我们不能同时看到事件的发生及其独特之处、事物的表象和其涵义,那么两者择其一:或者我们掌握其涵义而不注意表象,或者忘记其涵义而顾全表象。由于大多数时间我们忽视了涵义,可以确信,秘密,即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约束我们的幻觉,永远不会被揭穿。这并不神秘,但对于我们而言,这属于世界的一种积极策略——不在场和放弃的策略,它使得各种事物通过其表象的作用,越来越脱离自身的涵义,也许甚至相互脱离,世界的奇异性

86

和空间的逐渐消失更加明显。

而当物理学家们正在寻求能够统一所有能源的方程时,星系继续以惊人的速度相互脱离。当符号学寻求语言场的统一理论时,各种语言和符号继续像星系那样根据不知哪一种语言学的“创世大爆炸”而相互远离,但又总是在暗中不可分离。

对世界的幻觉之谜的起因是,从有诗意的幻想和对表象的幻想来看,世界是一下子整个出现的,对分析思维而言,世界有一个开端和过程。而所有一下子出现的、没有历史连续性的东西都是不可理解的。所有我们想借以弄清它的东西,在原动力的作用下,在这次突然涌进表象的时候却什么也不能改变,而透明和信息的愿望则是在枉费心机地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世界有过程,我们可能希望对它进行最终的解释。反过来,如果它是一下子诞生的,它不可能被指定一个末日——这种借助想象丰富的幻觉之力的荒谬行动使我们避免它的末日。尤其是,幻觉是显露的技巧,是突然从虚无中出现的技巧,它使我们避免本体。特别是,它又是消失的技巧,使我们避免死亡。其魔鬼般的不确定性使世界避免其末日。相反,所有已确定的东西都是注 87  
定要被消灭的。

围绕这种本体论的障碍有两种思想。一种是传统的和“理性”的,惟一的假设是对有生命的形式的发展和进步的假设。另一种是未必有的(不希望论证),生命群是一下子就产生的——这是有生命的东西的创世大爆炸——从一开始它就整个在那里(即使复杂形式的历史尚未结束)。完全像列维—斯特劳斯著作中的语言:言语群、词音总量突然完整地出现。用信息语言来说,人们不用再补充什么。甚至已太多了——过多的词音,永远不会减少。像生

命群这样的词,一旦出现,就是不可毁灭的。与总量自身同样不可毁灭的是世界的物质实体,和离我们更近的社会学的群众,它(他)们的出现直至可能崩溃也是很突然、根本无法预料的,这种出现也是不可逆的。

天体群、生命群、言语群、社会群:所有这些或许都已准备结束,但不是逐渐地,而是以一次突然的崩溃结束,像它们出现时那样。各种文化也是一下子被创造的——它们的突然出现,用进化论的话说,是不可解释的。它们起初有自己的全部势力,但,它们消失得很快,有时甚至是突然的、无明显原因的(只有我们的原因趋于永存)。

88 至于精神世界,它也遵守这种灾难性规则:自开始起,它就整个都在那里,但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处理问题。这就像一套游戏规则:尽管它是现在这个样子,但它是完善的,任何进步或改变它的想法都是荒谬的。

人们不可能进一步想象:幻觉逐渐出现,世界日益变成幻觉(反过来,人们可以想象,世界越来越被当作现实,并在他们眼中变成现实)。所以,应该对一种完全的、不可预见的和决定性的呈现作同样的假设:幻觉率不会增高或降低,因为它像表象一样与世界是同外延的。幻觉,就是“世界印象”(effet-monde)自身。

这种突然性、这种从空间的出现,这种事物相对于自身的非先前性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继续影响世界的结局。引起轰动的,是与所有先前因果关系决裂的东西。话语的大事是使每日以完善的形式,脱离所有先前的涵义,突然神奇地重新出现。相片也同样是使物体与其先前存在相分离并杜绝其随后时刻消失的可能性的艺术。总而言之,我们更喜欢“无中生有”的说法,这保持了其专横、

缺乏起因和历史的魅力。没有什么能比突然出现或一下子消失的东西、比实的叠化后面的空的叠化更令人高兴了。就是这神奇的部分、以摆脱原因或以扭曲结果与原因来创造一种绝对增值的该死部分变成了幻觉。

这种虚无的诡计,使得事物与它们的实在本身背道而驰,可能被不加区别地想象为是富有诗意的或罪恶的。所有不可理解的 89 东西基本上都是罪恶的,而所有支持这种令人迷惑的诡计的思想都是此罪的延续。如果世界没有参照物、没有最低理智,为什么你们却希望思想有一个参照物呢?



## 完善的神秘遗迹

“理论的希望是，在给形式主义定一个足够高的对称等级，并同时保持其协调，才可能以单义的方式确定世界的完美方程。一旦这个任务完成，就该立即把它毁掉。

对称裂痕的必然壮举——从完善至不完善的过渡——是通过炼金术的程序以物理方式完成的。

因此，人们先是专心琢磨实在的拙劣表象，为了使它变得符合传统美的标准，然后就一个一个地打破纯粹美的匀称以使模型与其可感觉到的表象相像。”

——米歇尔·卡塞：《论空间与创造》

# 在

原初的极端温度(创世大爆炸的推测温度)下，粒子和反粒子以同等的数量产生。这就是所有基本粒子和它们的复制品在很短时间内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形成。

接着，是宇宙的膨胀和冷却——宇宙的物质化过程速度放慢。反粒子因为简单粒子而消失，没有了反物质——从这里产生了“现实”的世界、世界“有形”的实在的结果。但是起初，这种物质化同时包含物质和反物质。这只是为了实在的最小能量而中止最大的密度和能量的反物质的暂时消失。宇宙的冷却伴随着一种狭义物质性，其中盛行着几个真正的物理定律(包括由于有了光的出射点

而具备的观察世界的可能性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的一种“客观性”)。

在这种物质“客观性”这边,有最初的空间,它被定义为无现实粒子的空间。不是虚无,而是有无数的虚拟粒子,这些粒子给予空间一种特有的能量,一种潜在的能量,它没有任何价值,但能变成所有存在的东西。这是物质在因果循环中加速前的一种摇摆不定的能量。

这就是虚无、空间,物质幻觉的原始场面,和像这种状态永存似的虚无的延续。这可以让人勾画出与现实相反的幻觉的模样。幻觉是一个世界的特性,它通过物质的二律背反结构,保留着消除能量和使能量非物质返回的可能性。幻觉是那种通过强制回复<sup>93</sup> (物质—反物质的精神发泄),保留化为乌有的及超越“物质”客观的可能性的意识的特点(物质和反物质在绝对中是不可分辨的,它们以同样的光亮发光,它们只有通过各自化为乌有的可能性才有区别并彼此相互联系)。只有受狭义物质性制约的能量,这能量注定要退降、要有熵。

原始空间是无定形的、无菌的、均质的、对称的。它是完美的。任何实在都不能在这里出现。这是绝对的幻觉。这种对称必须打破,归顺定律的物质性才能建立起来,这是一种不完善,现实物体在这里现露(但是,这种不完善会从哪里来?什么东西引起对称的破碎?)。这种不完善,我们人类就是其痕迹,因为完善属于无情者的范畴。然而,我们也是空间、虚无、不存在的这种原始场面、宇宙的这种完全撕不碎的和神秘的状态——一种永远不会被实在和实在的霸权弥补的状况的继承者。我们同时是对称和对称的碎片的继承者,我们的不完善与对空间的激进幻觉一样是激进的。

完美的罪行在另一面显出轮廓:毁灭所有的幻觉,充满绝对现

94 实。所有最初状态的痕迹都被消除。由于与技术奇遇,我们着手最初空间溃散时已开始的事情的完成:以一个完成的实在——完整的熵的等同物的名义消灭空间、消灭这种完美的幻觉。这个完成的实在的期限是无法估计的。但它能够根据增长的信息过程不可预料地加速。因为,与信息理论的负熵幻觉相反,信息自身属于熵的退降,属于这种狭义物质性的定数,这种更大能见范围的、透明的、使我们越来越远离最初条件并使我们接近最终的解决方法的过分凑巧的定数。

除非……除非人们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论,在深入研究技术要素的同时,看出秘密的像星形放射的外形? 除非不可毁灭的幻觉经过这个过程等待我们? 难道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超级工艺技术试图把所有物质转变成虚拟状态、信息状态和辐射状态吗? 世界只是在中间阶段才可能利用实在的、物质性的力量,有可能制定几个定律、几个在微观科学方面已成问题的物理常数。也许在我们实在的作用中,我们只相信与来源于宇宙及其膨胀的神奇的反万有引力作用相反的万有引力的作用? 为什么这种基本的反万有引力不会永远起作用? 难道我们不应该按照一种新的物理学,赋予把空引向周围而不是把实引向中心以特权?

# 我

们生活在最缺乏现实的幻觉中,然而,实际正相反:实在已到达其顶点。由于技术的成就,我们已达到实在和客观的这样一种程度:人们甚至可能在议论实在过多,这种过多比实在缺乏更让我们感到忧虑和困惑,而对于实在缺乏,我们过去至少还能以空想和想象的事物来补偿。可对于实在过多,就不再有补偿和抉择。不再有否认和超越的可能,因为我们已经在其范围以外了。不再有出自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失调的负能量——仅有一种超反应出自于理想和现实的过冷现象、出自于实在的完全的实证性。

但是,正当我们到达实在以外的时候,在虚拟完成方面,我们仍有未达目的的令人不快的印象。整个现代化都曾以这个现实世界的来临、人类和现实能量的释放为目标,这些能量趋向于在所有幻觉之外的世界的客观变革,所有这些对幻觉的批评分析充实了 96 哲学理论和实践。今天,世界已变成超越我们期望的现实,曾发生过现实和合理的数据被它们的完成本身推翻的事。

这样一种主张在世界未完成、贫困、苦难的所有痕迹面前,也许似乎荒谬。这些痕迹就像人们可能认为世界刚刚开始向一个更现实更合理的状态发展的那样。但是,应该预料:世界的这种系统实施已进行得很快,该方法实现了空想的全部潜能,并且以其激进的行动替代激进的思想。没有什么有助于以维护社会准则甚至批

评术托词掩盖。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在理智上是不符合时代的。所需要的,是考虑无条件实现世界这件事,它就是世界的绝对拟象。我们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完善实在的思想。

一个已完成的世界的这种奇特的布局必须有一种不同于批评思想方式的思想方式、一种超越目的的思想、一种极端现象的思想。

至此,我们想象过一种未完成的、由负面精心加工的实在,我们想象过实在中缺少的东西。今天的问题是要想象一种什么也不缺的实在,想象一些可能什么也不缺因而不冉渴望提高辩证法的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辩证法确实已经完成,但人们会讽刺地说:根本不是按照批评思想向往的对负面的假定,而是根据全面的  
97 实证性,无可挽回地完成的。这是由于负面消耗或仅仅是由于负面以否定自己的方式只产生一种重复的实证性的事情。所以,负面在实体中消失了,而如果说辩证法确实出现过,那是按照因异教徒的观念净化而摒弃它的滑稽模仿的方式出现的。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考虑这种纯实证性,考虑“被超越的现实”(犹如人们谈论“超越昏迷”一样),而不再考虑平静超越现实,或其在想象中的代替角色。

不能肯定我们具有必要的观念来考虑这件已完成的事情,这种等同于取消所有否定的,即等同于一种完完全全的否认的世界的虚拟成就。对于不承认的状态,批评思想、否定的思想有何能耐?没有。为了考虑极端现象,批评思想必须自己变成极端现象,必须抛弃所有批评的意图、所有对辩证法的幻觉、所有理性的期望,它必须俨如世界进入荒谬的、讽刺的和极点的阶段。必须比现实更加超现实,比虚拟的现实更虚拟。思想的幽灵必须比其它的走得更快。因为我们不再能用负数乘以负数,而必须用正数乘以

正数。必须比正数更正一些才能同时分析世界的全面实证性和这种对纯实证性的幻觉。

98

没有什么具有同样的意义,既然与之对照的不是其未完成的形式,而是其完成的,甚至是过分的形式。我们不再与异化的幽灵而是与超实在的幽灵作斗争。我们不再与我们的影子而是与透明作斗争。而每次工艺技术进步、每次信息和通讯的进步都使我们接受这种不可避免的透明。所有的符号都因目的的这种旋进和事物及其发展中期限的突然到来而被颠倒了。过去使我们接近所向往的这种终极目的的同样的动作、同样的思想、同样的希望,今后又使我们远离它,因为它落在我们后面。一旦历史的发展越过这条不可避免的界限,任何意义的改变都是同样的:同样的事件依据它们发生在一段正常的历史中还是一段被搞坏的历史中而改变意义。历史的发展遵循历史的曲率和实在的轨迹。是上升的运动给予它们实在的力量。一切都成下降的曲线,或者甚至因为惯性使运动持续,在不同的折射空间中,如在重力交流发电机中一样被记录。在这个新空间,如同艾丽斯(Alice)的空间一样,词句和效果被颠倒,所有的运动都被阻碍。

以负面的力量调整我们世界的天平已经失常。事件、报告、主体或客体,只存在于价值的磁场中,该磁场只是通过压力而存在于这样的两极之间:好或坏、真或假、阳性或阴性。然而,就是这些价值今天被去极化了,它们开始在实在的未分化场中变化,而客体也是,开始在价值的未分化场中变化。在异常的和固定的价值之间,只有一种转换或替换的循环形式。所有进行规则对照的东西都由于与其对照物无区别而失去意义,这种无区别归因于实在的潜在上升,这种实在在同样的无条件升级中吸收所有差别和混淆

99

对立的术语。

所有的东西都在系统的无区别加速中失去了它们的距离、实体和抗力，疯狂的价值就开始产生它们的对立面，或互相觊觎。这样，恶的透明就只是由最坏通过最好而加以显露。让恶产生于善，没有什么更令人高兴的了。但是，在恶产生于善这件事中难道没有同样的讽刺意味吗？实际上，应该以另一种方式构想事物：善，就是当善产生善，或当恶产生恶时，一切都是正常的。恶，就是当善产生恶，或当恶产生善时，那就一切都乱套了。就好像心脏细胞产生肝脏细胞。所有因果关系的扭曲都属恶的范畴。

因此，消灭负面就是最终的解决方法。但决心尚未下定。在实证性和纯思辨方面，正面的、最高系统的前途仍是令人迷惑的。通过秘密协调的形式，可以找到一种恶的天平、空间和不在场的三段论——无意义的辩证法。

在《流亡者的对话》中，布莱希特(Brecht)描写了两个过境流亡者在火车站餐厅面对着一杯啤酒的对话。齐费(Ziffer)说：“这杯啤酒算不得啤酒。不过，它被这支雪茄也算不得一支雪茄这件事所平衡。如果刚才那啤酒不是一杯啤酒，而这雪茄却是一支雪茄，那么一切都会不正常。”这样，好几种混乱协调平衡的规律就建立了。这是对双重否定的讽刺说法。在“畜牲和恶人”这个词组中，做恶人这件事协调地平衡做畜牲这件事——不再有耻辱，逻辑未受损害。这是负面精巧的天平，以恶平衡恶。而在以善平衡善中，谁会没有自己的等同物：这就是对理想世界、对理想的善的空想——确切地说是对琐事的空想。这样，通过似乎比善的颠倒连接更能反映世界的恶的必然连接，世界合乎自然规律地发展着。

布莱希特在这次对话中说：“当在未指定的地点有实在之物，就是混乱。当在指定的地点什么也没有，却是秩序。”这样，辩证法就顺理成章。不是走向理想的解决方法，而是走向不存在的规律。而世界上显而易见的事，就像一个总数为零的方程。这是危险的、但很有节制的辩证法，是人们坚信能够以之为依据的惟一的辩证法。幸运的是，最终在指定的地点，什么也没有，而不是有某物。

如果说这种无价值的辩证法更加有把握，那是因为它完全符合象征性的规则。从实际的等价来说，什么也没有被交换——真正被交换的只有不在场和负面。恶必须是已知的和被表达的，有生命的东西才能被一种非常的相互关系所凝聚。这就是被诅咒部分的结构，虚无、恶、不可还原、不在场都是其象征性的操作者。 101

这样，当在指定的地点（六八年五月街上），突然发生某事，就是混乱。但是，如果在应该发生某事的地方（海湾战争期间的屏幕上），什么也没有发生，难道就没有一种同等的混乱吗？确切地说，没有影像就没有战争？然而，对影像不追究就悄悄地与对战争不追究对应，因此，那里也是一切都正常，就像在啤酒和雪茄的故事中一样。

最好去那个不应去、但有东西可看的地方（电视机前以外的地方），还是去应该去、但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屏幕前）？

我们的批判精神倾向于使某事突然发生在虚无的位置上，使主体突然发生在客体的位置上。不过，宁愿真正的对立什么也不是，也不希望是某件事。真正的对立是不在某人应该在的那个地方：这是不追究的策略、危险的策略、幻觉的策略、迷惑的策略。反之，某物正好在其应在的地方、某人正好是其应处的角色的想法——对规律的客观见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在现实世 102



界中,不存在这种规律的任何可能性。

无论怎样,不存在还是原来样子的可能性。对于想法而言,是其自身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如果该想法实现,那是在被否认时实现的。所有实现的东西都与其本身的概念相反。因此,在“对话”中,也就有人说,如果那啤酒不是一杯啤酒,如果那雪茄不是一支雪茄,如果那个人不再是一个人,那么相反,那护照仍然是本护照。那人是无身份的,但证明其身份的护照是与它自己一致的。然而它也是流亡的标记,所以,惟一证明其身份的东西同时也表明这个人已变成和他自己不相干的人。在我们所有梦想、所有欲望的世界中,没有其它的前途,只有这种思想、概念或梦想的否认。护照在那里,但是在护照指定的地点却什么也没有。这就是规律。

现时的世界超越了对在幻灭和解体的持续运动中被反映的物质的批评。就是这个运动本身使世界走向有序、走向一种荒谬的因循守旧,过分的守旧造成一种比逆向的过度无序更大的破坏。

达到这种程度,现实(如果能这样说的话)只能适应于一种客观讽刺和幻想科学的描述。

幻想科学是我们世界的想象科学,是过度的、过分的、滑稽模仿的、过多效应的、尤其是过多空间和无价值的想象科学。

相信自己的存在的人是一种自命不凡、一种可笑的胃肠胀气。  
103 幻想科学的讽刺针对那些以对自己存在的强烈的幻觉术维持生命的人的这种自负。因为他们的存在只是同于比(Ubu)的肚子相似的一种可膨胀的结构,它在空间膨胀,最终像帕洛坦(Les Palotins)们一样爆炸。

在所有的最终过程中,在所有的退化、崩溃、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可复归性的过程中都有讽刺。这种讽刺耍弄的不是否定,而是

“空”的实证性,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庸俗乏味的事,直至这个过程自己逆转过来,并重新见到“空”的光辉。

## 技术的讽刺

**在** 工艺技术成就的顶峰,仍有这样一种难以抑制的现象:某个东西躲避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它(现实?),而是因为我们不再能见到它:也就是,我们不再比世界强。不再是我们想象客体,而是客体想象我们。过去,我们在失去的客体的影响下生活,今后是客体失去我们。

我们对作为人类和其能力外延的技术的终极目的充满幻想,对技术充满主观幻想。但是,今天这个实用的定律被其外延自身、被这种超越物理的和抽象的定律的无约束的虚拟挫败。这就是在其自身以外占优势,使其决定改变的系统的必然结果。在达到一个极点阶段的同时,各事物都到达了一个滑稽可笑的模仿阶段。

106 因此,我们所有的工艺技术都只能是我们认为控制世界的工具,它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我们是这台设备的操作者。这就是与对大众传媒范围的幻觉相似的客观幻觉。之所以对大众传媒会产生天真的幻觉,是因为政治权力通过传媒来操纵或愚弄群众。相反的假设就更加难以捉摸。是群众通过传媒最终改变行使权力(或某个被当作权力的东西)的行为。就是在它认为操纵群众的地方,群众规定了他们中立化和不稳定的秘密策略。即使这两个假设同时有充分的根据,无论怎样,这都是传媒理性的结束、政治理性的结束。所有将在传媒范围内做的和说的,今后,用嘲讽语气讲,都是难以确定的。这样的假设对于科学的目的而言是有价值

的。不正是科学的目的通过我们为得到它而使用的最精明的做法来愚弄我们并嘲笑我们要分析它的客观意图吗？科学家们不久也会承认这个问题。

人们能够在客观的、批评的、以及在科学的讽刺和技术的讽刺阶段以外提出假设吗？这会使我们摆脱海德格尔对技术的看法，这种看法被当作抽象的、怀旧的和用异化及醒悟等词进行不适当批评的最后阶段。这有利于对近似于科热夫(Kojève)所谈论的激进的时髦主义、后历史的时髦主义的整个过程的客观巨大的讽刺。

似乎假如对世界的幻觉因此而失去的话，嘲讽就站到事物那一方去了。似乎技术已承担了它使我们失去的所有幻觉。似乎对失去幻觉的补偿是对这个世界客观讽刺的出现。这种嘲讽像幻灭的普通形式，也像策略的普通形式，世界利用策略躲避在对技术的激进幻觉之后，而秘密(虚无延续的秘密)则利用它躲避在普通平庸的信息之后。海德格尔说：“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技术的模糊不清的本质，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秘密的星座及其星辰的运动。” 107

日本人对每个工业物体都感到一种神性。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神圣的存在已简化为一束小小的嘲讽微光、一丝间隙和间隔。但这仍是一种宗教形式，在它后面，技术的有害特性显出轮廓，这种特性自身保证世界的秘密得以守住。在各种表象之下撒旦醒着，谈论我们所有的工业生产时人们可能会说卡内蒂(Canetti)谈论牲口时说的话：在每头牲口的后面都有一个被遮住的人，他在嘲弄我们。

嘲讽是现代世界仅有的精神形式，这个世界把其它的精神形式都消灭了。只有它是秘密的获知者，而我们不再有此优先权，因为它不再是主体的功能，它是一个客体功能，是我们周围客体和人

工世界的一个功能,而在这个世界上,主体的不在场和透明被反  
108 射。连接着主体批评功能的是客体的嘲讽功能。它们一经过大众  
传媒或影像、符号和商品的光谱,客体就根据自己的存在本身运用  
一种人工的嘲讽功能。不再需要批评意识来把其复制品的反射镜  
递给世界:我们这个现代世界在丧失影子的同时吞了它的复制品,  
而对已存在的这个复制品的嘲讽,每时每刻都会在我们的手势、物  
品、模型的每个部分中显露出来。不再需要像超现实主义者们过  
去做的那样,在想象丰富的非现实中把物体与它们不合逻辑的功  
能作对照:各种事物都自行承担嘲讽般地阐明自己的任务,它们很  
容易丧失自己的涵义。所有这些都属于它们明显的、过分明显的  
连接链的一部分,这种连接链自己创造出一种滑稽模仿效果。

我们这个世界的氛围不再是神圣的。这不再是表象神圣的领  
域,而是绝对商品的领域。其实质是广告性的。在我们符号世界  
的中心,有一个广告恶神,一个“恶作剧精灵”<sup>①</sup>,它合并了商品及  
其被摄制时的滑稽动作。一个有才华的电影编剧(财富自身?)把  
世界引入了一个幻景,我们都是被其迷惑的受害者。

任何空想都被形势的逆转消除。在此形势下,主体不再是复  
现表象的主人(“我将成为你们的镜子<sup>②</sup>!”),而是对世界客观嘲讽  
的操作者。今后是客体使主体折射,并强制性地给它规定其存在  
和随机形状、其停止、分割、立体声技术和人为的瞬时性。是客  
体的能力通过我们强加于它的技能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在那里似  
乎有一种报复:客体变成一个奇特的吸引者。由于被技术剥夺了

---

① 英文, trickster. ——译者

② 英文, “I’ll be your mirror.” ——译者

所有的幻觉,被剥夺了所有涵义和价值的内涵,脱离主体的轨道, 109  
在这种情况下,它变成一个纯客体、幻觉和无内涵的超导体。

总之,我们面对两种互斥的假设:一种是以技术和虚拟消除所有对世界的幻觉,另一种是所有科学和所有知识都有一种嘲讽人的定数,以这种方式,世界和对世界的幻觉可能永久延续下去。由于一种对技术的“超验”的讽刺的假设尚无法检验,因此,必须坚持这两种互斥的并同时为“真”的观点。没有什么能够使人对此起决定作用。“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事”,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 机械的时髦主义

Nothing is perfect, because it is opposed to Nothing.

无是完美的,因为它无有对立。

关于沃霍尔(Warhol),没有什么要说的。此事也正是这样,沃霍尔已经在他的采访和日记中详尽地说了,没有修辞、没有讽刺、没有评论——只有他能够使其无价值的影像、行为和动作在其无价值的演说中折射。就是这使得不论人们怎样弄明白沃霍尔目标、沃霍尔效应,在他身上仍有某种始终是谜一般的东西,这东西使他脱离艺术和艺术史的常规。

谜,是一个物体的谜,它出现在一种完全透明之中,因而不会让自己被批评的或美学的演说采用。是一个表面的和人造物体的谜,它成功地保存了自己的人为性、摆脱了所有原来的意义而具有毫无意义的光谱强度,这是膜拜物的谜。

膜拜物,大家都知道,没有价值。或更确切地说,它有一种绝对价值,它靠人们醉心于价值而存在。所以,每个沃霍尔的影像本身并无价值,但又具有一种绝对价值,一个其所有超验性的愿望都被打消的人物的价值,只会被影像的内在所代替。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人为的。沃霍尔是把对无质量的影像、对无愿望的到场的盲目崇拜引入现代拜物教、超美学拜物教的第一人。

沃霍尔从随便哪个影像开始,为消除由此产生的想像,就把它

变成一个纯视觉的产品,那些重新加工视频影像、科学影像、合成影像的人完全做了相反的事。他们使用未加工的材料和机器来修补艺术。沃霍尔自己是一台机器。真正的机械的化身就是他。别的人开发技术目的是给人以假象。而沃霍尔则交给我们对技术——像激进的幻觉一样的技术的纯幻觉,这种技术今天比绘画技术要高级。

沃霍尔的那些影像平庸,不是由于它们反映一个平庸世界,而是由于它们是没有主体要求解释这个世界的结果。它们是影像提高至纯粹用没有一点变样的形象表现的结果,不再有超验性,但是有符号的潜在上升,这个符号已失去全部原来的意义,在虚空中闪耀着它全部的人造光辉。

在神秘的幻象中,人们对最小细节的感悟来自解释它的神奇 113 的直觉,来自对它的超验性的猜测。相反,对于我们而言,世界令人惊愕的准确性来自对一种它失去的要素的猜测、对一种它不再有的现实的猜测。这种准确性来自对拟像的细微感知,更确切地说是大众传媒和工业的拟像的细微感知。这就是沃霍尔及其影像的、单纯、空洞的影像形式的一连串的实体,其迷恋的毫无价值的图像符号。世界的每个部分、每个影像仍然传授宗教奥义但又没有任何原因,这样的看法,是我们的新神秘主义,又是完全的反神秘主义。

这种拜物教的蜕变使沃霍尔离开杜尚及所有他的前人。因为杜尚、达达(Dada)、超现实主义者们和所有那些曾竭力分解复现表象、使艺术作品光彩夺目的人都仍处于先锋之列,都以某种方式从属于批判的空想。不管怎样,对现代的人们而言,艺术已不再是一种幻觉,它变成了一种理念,它不再是崇拜偶像的、而变成批评



的、空想的艺术,尤其是当它揭去艺术品的神秘面纱时,或是当它被杜尚用来以其栅状瓶架一下就造作地美化了日常实在的整个场面之时。

对爆玉米花或报刊上的连环画怀有充满激情的幻想的整个流行艺术派的这些做法也还是真的。在这里,平庸变成拯救美的标准,变成激发艺术家创造主观性的方法。消灭客体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艺术的理想空间和主体的理想位置。沃霍尔,他不属于任何  
114 一个前卫派,也不属于任何空想。而如果说他给空想厉害看的话,那是因为他不是把空想寄于别处,而是自己直接落脚其中心,即不属于任何地方的中心。他自身就是这个不存在的地方:就这样,他穿越前卫的空间,一下就完成了审美的周期。就这样,他终于使我们摆脱了艺术和其批评的空想。

现代艺术在毁灭艺术品方面做得很过分,但在消灭艺术家和创作行动方面做得最过分的是沃霍尔。那就是他的时髦主义,但也是卸下人们所有做作的艺术重负的一种时髦主义。这恰恰是因为它是机械的,在皮卡比阿(Picabia)和杜尚作品中,机器是作为超现实主义的纯机械性存在的,而不是作为机械性即现代世界自然而然产生的实在而存在。沃霍尔自己也完完全全地与机械同化,这使其影像产生感染的力量。其他艺术家,即使他们与平庸交往甚密,也没有这种影像连锁反应的力量。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变成真正的赶时髦者——这只是一些艺术家。他们的工作停留在人工技巧的半途中。在自己也失去复现表象的秘密同时,他们没有得出能够把一种自暴自弃确实牵连进机械的时髦主义的结论。

沃霍尔主张的是人的最低要求,是目的和手段的最低策略。应该读一读那本日记,沃霍尔的整部日记,把它作为描述这种透明

的、细腻的、无表情的、也许属于我们力量意志当代版本的这种无价值意愿的最美的故事来读。

在人们曾想当作顽念或趋时随和的想法背后，“什么也不缺，一切都在这儿。缺乏情感的目光。啰唆的感激。因烦恼而萎靡，徒然的苍白，过分的风雅，基本上被动的惊奇，神秘而迷人的学问……嚼着口香糖的孩子的天真，绝望的大叫，自我赞赏的不修边幅，臻于完善的相异性，轻率，有观淫癖的和隐约有些阴森可怖的气氛，富于魔力的、平淡的和悄悄的出现，皮和骨……”（《从 A 至 B 115 的哲学》）。

从次要方面看，也许正因为此，人们能够把沃霍尔的一幅像无止境地复制，但不能在细节上研究它。据我所知，沃霍尔的作品中尚无放大的细节。这是因为每一件作品都已经像全息照相一样发挥作用，在那里，没有细节和整体的差异，在那里，目光有范围地漫射在一个无实体的物体中直至与其虚拟的出现交汇在一起。

沃霍尔自己从来只是一种全息照相。出名的人们来到这个工作室围着他转，试图像通过一个过滤器或照相机镜头一样穿过他，实际上他已经变成这样一个镜头，他们却从中一无所获。瓦莱丽·索拉纳(Valerie Solanas)甚至试图开枪打碎这个“镜头”，并穿过全息照相以证实血还能从中流出来。沃霍尔讲得对：“由于你比我浅薄，所以你正在死亡。”而沃霍尔确实曾差点因此死亡。

沃霍尔的一切都是仿制的：那里的客体是仿制的，因为它不再 116 与主体相关，而是只与想望客体相关。影像在这里是仿制的，因为它不再与一种美学的要求相关，而是只与想望影像相关（沃霍尔的那些影像彼此希望得到，一些影像形成另一些影像）。在这个意义上，沃霍尔是第一个达到激进的盲目崇拜阶段，异化阶段的最后阶

段——一种达到其完善点的相异性的奇特阶段的艺术家。

就是这个,给他带来这种只适合于偶像的诱惑的非常特殊的形式、这种依附于空间独特性的盲目崇拜的气氛。他所谈论的那出了名的一刻钟的荣耀,从来只是通向这种极端无意义的行为,即在这种无意义周围制造真空的能力。因此,所有愿望都不可抵制地被引向这种无意义。这种无意义,并不是那么容易。在无愿望的虚空中,座位可很昂贵。

依据思维的无限能力,那些膜拜物之间以梦想的速度彼此沟通。当符号之间有一种延迟的关系时,膜拜物仿效一种直接连锁反应,因为它们属于一种冷漠的、内心的实体。在时兴的物体中人们可以看到,这些物体的传播是非现实的、是瞬间的,因为它们没有含义。思想观点也可能具有这种传播方式:只需把它们偶像化。

在沃霍尔的著作中,这个拜物教可能采用冷漠的不在乎的形式,对于这些形式我们不要受骗。在这个机械的时髦主义背后,实际上是客体、影像、符号、拟像的潜在上升,同时也是价值的潜在上升,其最好例子就是艺术市场本身。我们远不及价格一异化,那仍是对事物的一种现实估计。我们是对价值入迷,这个价值使市场观念突然出现,同时也因此消灭了艺术品。沃霍尔自然是以影像消灭现实、不断增加影像以至结束所有美学价值的同谋者。

沃霍尔在影像的中心又插入了虚无,在此意义上,人们不会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幸好对他来说这根本不是艺术家。其著作的成败就是对艺术和审美观念本身进行的挑战。

艺术的盛行是对幻觉常规管理的盛行,是限制幻觉的谵妄作用、把幻觉作为最终现象来避免的一种惯例的盛行。审美观恢复了主体对世界秩序的控制,恢复了对世界的总体幻觉的理想化的

形式,否则,人们就会被这种幻觉消灭。

这种幻觉的冷酷无情的事实,已被试图在此维持牺牲品的平衡的其它文化接受了。我们,现代文化,只相信实在(这当然是最后一个幻觉),我们已决定以拟像的这种有学问的温顺的形式减轻幻觉的破坏。这种形式就是美学的形式。

这美学的形式有一段完整的历史。也正因为它有一段历史,它也只有一段时间,也许是现在人们正注视这段历史的消失、拟像的这种有限和传统形式的消失,这有利于绝对拟像,即幻觉的原始场面。在这场面中,人们会把先于我们文化的所有文化不合人情的幻景重新组合。 118

沃霍尔是这绝对拟像的知名人物。

沃霍尔是一个改行者。

在这个搞诡计、自行诡计的阶段,不再有批评的空间、主体和客体各自出现的空间,而有一个奇特的空间、主体和客体各自消失的空间。有点像在现时的科学中那样,主体的位置和客体的位置同时消失,主体的唯一反应是对计算机屏幕上自己的痕迹的反应。这新的科学空间自身就是一个奇特的空间。在重新划出沃霍尔影像后面的主体沃霍尔的粒子轨道的屏幕后面不再有现实的世界。也许这不再属于艺术,甚至确切地说不再属于科学——一种似是而非的科学是什么?但这个奇特的阶段正是我们所处的阶段,而且它是不可逆转的。

因此,必须结束有关沃霍尔的批评或非批评的价值论战、有关他与大众传媒体系或资本体系的同谋关系的无休止论战。当然,在沃霍尔的世界中没有检举揭发,因为,严格地说,甚至没有陈述。这就是他的力量。任何批评的含义只会削弱自相矛盾的观点。任

119 何消极性只会使影像作为极端现象而改变,即对关于世界的影像彻底地冷漠。这就是影像的秘密、其表面的激进性和其实际清白的秘密,这种使任何描述在空间折射的能力。就是在保护这种对有关世界的影像的冷漠和在谈到影像时我们自己的(沃霍尔的)冷漠时,人们也保护了它们的刻毒和强度。

这就是无客体的、缺乏主体想像的影像。就像这把出了名的无刀身也无刀柄的刀。在真刀中,刀柄与刀身相对立,而理想的刀,与无刀身对立的是无刀柄。这就是刀的完美,这也是沃霍尔的世界,在那里,什么也不与什么对立。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任何人都不与任何人对立就是相异性的完美。因为在事物之间起连接作用的、在人与人之间起连接作用的是无意义。

沃霍尔是不可知论者,就像人们私下都是不可知论者一样。不可知论者不认为上帝不存在,他说:上帝(可能)存在,但我不相信它。沃霍尔说:艺术(可能)存在,但我不相信它。而正是因为我不相信它,所以我是最好的。这既不是骄傲也不是广告的恬不知耻。这是不可知论者的逻辑。性崇拜,从性的观点上看也是冷漠的:它不相信性,只相信性的概念,当然,这个概念是无性的。这样,我们就不再信仰艺术,而仅仅信仰艺术的概念。当然,这个概念本身没有美的东西。

沃霍尔可能这样说:如果我能肯定所有我做的只是虚张声势,我就会做一些奇特的事。如果我知道所有我做的事情都不是出自于我,我就会做一些令人赞叹的事。这,就是附庸风雅,同时也是比所有相信的人做得更好的那个不相信的人的挑战。

沃霍尔从不疲劳。不可知论者不会白费力气为上帝的荣耀而努力,或检验其存在。沃霍尔不会白费力气去检验艺术的存在。

因为,实际上,人们不需要这样做。与需要痛苦的夸张或愿望的夸张相比,人们并不更多需要艺术的夸张。这就是斯多葛主义的特点。

沃霍尔作品中好的东西都是因为它们是斯多葛主义的、不可知论的、又是清教徒的和信奉异端的。他具备所有的优点,宽宏地信任周围的一切。世界在那里,它是极好的。人们在那里,他们是好的。他们不需要相信他们所做的事,他们是完美的。最好的是他,而大家是有才华的。人们从来都没有这样以多数派的讽刺来消灭创造者的特权。这里没有藐视、没有蛊惑人心的宣传;它这里有一种自然大方的纯洁,一种废除特权的优美形式,有纯洁派<sup>①</sup>的和完人理论的某种东西。

沃霍尔的这种豪爽如此地不同于一般属于对艺术和艺术家感情的社会等级感情。它不是来自于民众的本原,而是完全相反:来自幻觉的本原(世界是魔鬼的作品,以及完美已经在现世实现的概念是纯洁派的两个基本概念。这也是教士眼中的两个基本的异端,对于所有政治的和道德的正统观念而言,它们今天也还是如此)。幻觉实际上是最平均主义的、最民主的本原,假设:在可以说是幻觉的世界面前每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在作为真理和现实的世界,以及在产生所有不平等的世界面前,我们就一点也不是这样。

所以,沃霍尔能够担任无懈可击的、对于所有人都是同等的、用形象表现的电影编导。所有的影像都是好的,因为它们同样给人以假象。所有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他们所摄的底片都是必然成功的。这就是用形象表现的一般的民主。沃霍尔自己只做这件

① 中世纪法国等地一种异端教派。——译者

事：用形象表现。玛丽莲·梦露是一个配角：她只是因为进入了纯群众角色才成为明星的。瓦莱丽·索拉纳，当她朝沃霍尔开枪时，只是一个朝男配角开枪的女配角。他的助手是配角，他们在他的位置上为他工作。整个世界不仅是戏剧的和大众传媒的，而且是政治的和道德的，注定要用形象表现。这是我们现代世界的纯粹精神状态，它酷似绝对拟像状态。其差别在于：沃霍尔没有与我们自然主义偏见有关的消沉看法，而是具有这种作为第二天性的用形象表现的能力。机器应该是不幸的，因为它完全变成了奴隶。沃霍尔却不：他发明了“机器的幸福”，使世界比过去更要虚假一些的幸福。因为这正是我们所有技术的前途：使世界变得更虚假一些。沃霍尔懂得这个，他懂得造成现代世界全部幻觉的是机器。正是在作出这种机械地用形象表现的令人高兴的决定的时候，他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变容，而自以为如此的艺术却只显得像普通的拟像。

至于荣耀，沃霍尔的立场是很容易理解的。荣耀建筑在烦恼之上。这种烦恼就像那些有关它们的无价值的影像的氛围一样。在那本日记中，与小心翼翼维护其荣耀相伴的是对自己生命出奇的不在乎。荣耀是聚光灯偶然的一照。聚光灯照亮了他自己生活中非所愿的角色，这是作为特殊社会新闻而设想的、由灯光照射而变得特殊的人的光晕。一切都是照明产生的效果。神的自然光是稀有的，但我们世界上流行的人造光是如此充足，大家肯定都会有。一台机器自己能变得出名，而沃霍尔向来只是追求这种机械的名声、无结果且不留痕迹的名声。今天有人要求所有事件都通过全民公决并受到日光的赞扬，这个名声就属于这种要求。有人说他在做自己的广告。可是并非如此：世界通过技术、通过影像迫

使人们的想象力消失,迫使人们的情感外倾,打碎人们递给它的镜子,并虚伪地称是为了人们而骗取它的。沃霍尔只是世界为自己做的这个巨大广告的传媒。

123

所以,沃霍尔不是艺术史的一部分。显而易见,他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不代表世界,但他是世界的一个片段、一个单纯的片段。所以,用艺术的眼光看,他可能是令人失望的。作为我们世界的折射来看,他出自一个完全的事实。就像世界自身那样:从内涵方面看,世界是很令人失望的。从表象和细节方面看,它来自一个完全的事实。这就是沃霍尔机器,这台以其具体明显的方式过滤世界的特殊机器。

没有人想要描写它。这可能导致一种与沃霍尔的文字上的同谋、一种机械的同谋。然而,不是大家都有机会成为一台机器的。



## Objects in this mirror(镜中之物)

“ ‘ll be your mirror!”<sup>①</sup>——这是主体的口号。“We shall be your favorite disappearing act!”——这是客体的标语(大意为:我们将上演你们最喜爱的由有至无的戏法)。但这种消失必须是他者出现的场所。因为,这对于它来说是唯一的存在方式。你们以生产方式产生的永远只是你们自己的影像。只有以消失方式突然发生的才真正是他者。

人和物体现在的模样是他(它)们的消失把他们变成自己这个模样。就是在此意义上,他(它)们欺骗我们,他(它)们给人以假象。但也是在此意义上,他(它)们始终不变,我们应该在他(它)们微小的细节方面,在他(它)们准确的表现方面,在对(他(它)们的表象和关联的官能幻觉方面忠实于他(它)们。因为幻觉不与实在对应,它是一种更加难以捉摸的实在,并首先以其消失迹象来掩盖实在。

126 每个被拍摄的物体都只是整个其余部分消失而留下的痕迹。从这件与世界异常脱离的物体高度看世界,人们的视野不会被遮挡。

这就是在每个细节中出现的、被每个细节强化的世界的不在场——正如被脸部每个特征强化的主体的不在场一样。这种细节

<sup>①</sup> 英文,意为:“我将成为你们的镜子!”——译者

的启迪,人们也能通过心理锻炼或灵敏的感觉取得。但这里,技术轻而易举地使它产生。这也许是个陷阱。

相片不是实时的影像。当世界或物体在影像中消失之前,它保留了负片的那个时刻、负片的悬念、使影像得以存在的这一小小时差——这就是在现实已经消失的合成影像中它们可能会做的事。相片保存了消失的时刻及似先前生活一样的现实的魅力。

相片无声无息。这是其最可贵的优点之一,这与必须强迫沉默但又做不到的电影、电视、广告相反。影像的沉默已经(或应该!)非常清楚,不用评论了。而物体的沉默也是,它使物体脱离了现实世界雷鸣般的背景声响。不论其周围的暴力、速度、噪音如何,相片又让物体静止而无声。在喧闹之中,它重新创造了荒漠、现象静止的等同物。它是默默穿过各个城市、悄悄周游世界的唯一方式。

相片有一种强迫性的、自我陶醉的、着迷的特点。这是一种孤独的<sup>127</sup>活动。拍摄的影像与在那个特定时刻的事物的状态一样是不可弥补的。任何整修、任何修改,像任何摄制一样,都有一个讨厌的美学特点。在空间和时间中所拍摄的孤独的主体与孤独的客体和其性格上的沉默是相应的。拍摄得好的东西是找到了其性格上的同一性的,即不再需要想望他者的。

唯一深切想望的不是我缺少的东西,甚至也不是想念我的人(这已是更微妙了),而是不想念我的人,是完全能够脱离我而存在的东西。有不想念我的某个人,这就是激进的相异性。想望总是想望这种陌生的完善,同时也许希望破坏它、搞乱它。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阴茎勃起只是为了那个东西,人们既想分享又想破坏其完善及不受处罚。

相片的客体魅力从哪儿来：是因为做整个工作的是物体。摄影师们永远不会接受这个观点，他们会坚持认为所有的独创性都在于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就是这样，他们摄出一些非常好的相片，使他们主体的看法和摄影动作反射的奇迹混合在一起。

这与诱惑力更大的文字毫无共同之处，——相反，相片令人目瞪口呆的能力确实高于文字的这个能力。很少有一篇文章能以和影子、光、题材、拍摄的细节同样瞬时地、明确地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出现在贡布罗维奇(Gombrowicz)或纳博科夫(Nabokov)的作品里，当他们的文字重现一个不存在的世界的原始混乱的痕迹、强烈的物质客体、无品质的事物和无用的世界的色情力量时。

拍摄个人和面孔的困难由此而来。这是因为把拍摄焦距对准某个心理焦距仍有待对准的人是不可能的。主体，与客体相反，永远不是同谋者——他使镜头抖动。不论哪一个人都是这样一种摄制的场所、一种同镜头一样是如此复杂的(分解)构造的场所同样不由自主地被特征的相像和筛选所吸引。问题的发生不是由于那些未经过镜子阶段及逃避任何相像的物体。

据说：总有一个拍摄的瞬间可抓住，这时，最平凡的人也会露出其神秘的同一性。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其神秘的相异性，而且，不能在表象后面寻找同一性，而应该在同一性后面寻找假面目，寻找经常与我们往来并使我们离开我们的同一性的面孔——戴面具的神，实际上，它总会有一天与我们每个人纠缠一会儿。

对于物体、野人、走兽、原始人而言，相异性是肯定的，独特性是肯定的。最无意义的物体是“他者”。对于主体而言，这种肯定大大减少。因为主体——这是其智慧的报答还是其愚蠢的迹象？——以往是闻所未闻的努力为代价，成功地只在其同一性

的范围中生存。如果人们能够期望避免这个过程,那就是使人变得令自己更加迷惑一点,相互之间变得更加陌生一点。这样,在拍摄中,不是要把他们当成物体,而是要使他们变成物体。因此,使他们变成他者,也就是把他们当成他们现在的样子。

如果说有一个幻觉的秘密,那就是把世界当成世界,而不是当成其模型。就是把幻觉的形式的能力还给世界,这与重新以内在的方式变成“许多事物中的一件事物”是一码事。

庄子和惠子在濠河堤上散步。庄子说:“你看这些鱼游得多高兴啊!这是鱼儿的乐事。”

“你不是鱼,”惠子说,“你怎么知道这是鱼儿的乐事呢?”

“你不是我,”庄子立即反驳道,“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这是鱼儿的乐事呢?”

“我不是你,”惠子说,“当然我不知道你知道或不知道什么。但由于你肯定不是一条鱼,很明显你不知道什么是鱼儿的乐事。”

“让我们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庄子说,“你问我:‘你怎么知道这是鱼儿的乐事呢?’你知道我知道这事,因为你问我,我怎么知道这事的。我知道这事是因为我在濠河岸边。”

## 巴比尔综合症

# 要

使世界复归无情的幻觉、无可挽回地恢复其不确定性，唯一的办法是：误传消息，取消预定计划，无懈可击地失败。

建造巴比尔塔时，我们曾非常接近这桩完美的罪行。幸好上帝来干预，在人间散布各种语言、散布混乱。因为只是从意义和沟通的观点看各种语言的散布是一个灾难，而从语言本身、语言的丰富和独特性的观点看，这是件幸运的事——正与上帝惩罚人类的神秘意愿相反，但现在谁知道？也许当初这是上帝的一个诡计。

各种语言，只是因为它们相互之间无法比较、不可消除，才会无一例外地如此美丽。就是由于这种差别，它们施展着自己特有的诱惑力，就是由于这种相异性，它们完全成为彼此的同谋者。真正的不幸，发生在我们被迫进行语言的通用程序设计时。这是大众对交流的假想，在此假想中，所有语言都会在意义和情理的保护下重新和好。这是对消息的假想，对取消原文誊抄的一种普通形式的假想。我们正在用虚拟的语言发明反巴比尔语、万能语言和真正的巴比伦。在那里，所有的语言都混在一起，相互糟蹋。这正是在为沟通作淫媒，这沟通是与相异性的神奇幻觉相对立的。

人们能够和解各种语言就好了！这种假设本身是荒谬的。如果这些语言是不同的、仅仅不同，人们就可能做到。但是这些语言

不是相异的,它们彼此是他者。它们不是复数的,它们是单数的。像所有单数的东西一样,它们是不能和解的。应该更喜欢单数而不是复数。应该把语言的必然分散扩展至所有物体。

受这个沟通的病毒感染,话语自己在一种病毒病变的影响下倒下了。的确,它一直遭受着浮夸的华丽辞藻、粗野语言、废话连篇和同语反复的损害,就像身体可能遭受机械攻击和器质病变侵袭一样——符号也可能是有病的,但它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形式,危象和临床分析总能恢复其正常形式的状态。但是,有了虚拟语言,这不再是形式的传统的病变,这是惯用语的、一种简化的操作指挥语言:控制论的病变。于是,语言中被窃走的相异性就进行报复,这些腐败的内生病毒就定居下来,语言学的论据对此无能为力。<sup>133</sup>语言,必然要有数字配合它,要无休止地重复它自己的惯用语,因为捉弄人的天性用程序运行有误,自身的信息错误来进行报复。(取消语言程序编制将是语言自身的任务!取消系统的调整将是系统自身的任务!)

为什么不把这种取消程序编制推广到个人和社会范畴——把巴比尔综合症扩展至巴比伦城的六合彩?

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一切都以共同制定巧合开始、从随机地重新分配地位、财富和社会赌博——六合彩开始,每个人都由此而变成单数的、无法相比的,失去了合理的决断。但是,这也行得通。大家最终都喜欢这样甚于喜欢无论如何都必定是任意的传统的社会赌博。不过,巧合的客观任意、公开的不确定性比掩饰的对自由意志的幻觉要好。大家最终都喜欢按六合彩之意成为不管是谁,喜欢有一个偶性的命运而不是个人的存在。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已变成了不管是谁。但我们以不光彩的方式在混杂的统计中、在

共同的单调无味中变成今天这样,而不是以光彩的、真正自由的方式,按照某一项来自别处的政令变成的。

134 在沟通方面,个体们都由于混杂和持续的相互影响,遭受着同样的命运——同样丧失命运。沟通替代全部的保护屏挡住相异性的辐射。为了保存一些人对于另一些人而言的奇特性、这种个人的“任何一种特殊性”(G. 阿冈布当[G. Agambden])的命运,这种使各种命运同等的“社会”的交换程序,只有引入巧合或游戏规则中的任意性。与世界的自动输入相反的是:自动取消世界的程序。

与作为真实(包括实在的真实)而出现的所有幻觉不同,对游戏的幻觉作为幻觉而存在。游戏不要求人们相信它。既然表象是装成这样出现的(如在艺术中),因此,也不存在相信表象的问题。但正因为他们不相信它,游戏者与游戏规则的关系就尤其必要,一种象征性的协约的规则,它永远不是法规。法规是必要的,规则是命运决定的。对于规则而言,没有什么要理解的。对手们自己也不需要相互理解。他们彼此之间都不是现实的,他们是同一个幻觉的同谋者。这个幻觉只能共有,在这方面,它高于声称要完全占优势的真实和法规。

因此,出现了作为唯一真正民主本原的幻觉的怪事。在法律面前,没有一人是平等的,而在规则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为规则是专断的。因此,唯一的民主就是游戏规则。所以贫穷阶级狂热地沉湎于此。如果说赌博的收获是不平等的——这是“运气”,但在良心面前您无需对这种不平等负责——机遇的分配,这  
135 是平等的,因为这是机遇的分配。它既不是公平的也不是不公平的。这样,巴比伦城的各阶层人民最终都喜欢上了这种碰运气的命运分配,因为它让他们在完全清白的状态下自由地行动。不确

定性是我们的基本条件,赌博的奇迹就是把这种不能预料改变成游戏规则,并因此摆脱了自然条件。

有了这种赌博和六合彩的理念、特殊性和专断的理念,理性主义的神的困扰就结束了,这个神把世界上所有细节都纳入它的视觉中,并控制其发展。想到最小的意图、蝴蝶翅膀最小的拍动都应计算在天地万物的总程序中,会带给每个人一个最大的责任,这是一种令人疲乏不堪的境况。有了六合彩和随机的喧闹,我们摆脱了这种困扰。当知道无数过程发生时,不仅没有我们在场,而且没有上帝在场,没有任何人在场时,是多么令人宽慰呵!古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他们把对世界的责任、世界上的意外和世界无法预料的频繁变化的责任都托付给了诸神,这就让他们有随意行动的自由。诸神代表游戏、混沌、对世界的幻觉,但不代表真实。也许有了游戏和混沌的理论,我们即将摆脱这个历史的责任、这个被科学和宗教利用的对救世和真实的恐怖主义的责任,即将重新获得与古代人同样的自由。



## 激进的思想

“说小说是一部艺术作品,多数是由于它与生活之间无法估量的差别,而较少是因为它与生活有着必然的相似。”

史蒂文森



样,说思想有价值,多数是由于它与真实之间无法估量的分歧,而较少是因为它与真实必然的聚合。

为了生活,必须相信自己的存在,这是不确实的。况且,我们的知觉从来不是我们存在的实时回响,而是延时的回声、主体和其同一性散射的屏幕(只有在睡眠、失去知觉和死亡时,我们才实时存在,我们与自己是一致的)。这种意识自发产生于一种对实在的挑战,以及对世界而不是对其实实在的客观幻觉的成见。这种挑战对于我们的幸存和人类的幸存而言,比相信实在和存在更加重要。相信实在和存在是供另一个世界使用的精神安慰。我们的世界,是现在这样的,但并不因此而更加现实。“人类最有力的本能,就是与真实也就是与现实发生冲突。”

对实在信任属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是理解力的弱点,常识的弱点,同时也是伦理学狂热的信徒和理性传教者的最后防御手段。幸好,没有人按照这种原则生活,甚至那些传授的人也不是这样,这是有其原因的。没有人完全相信现实及其现实生活中的事实。这也许太可悲了。

但是,最终,那些有经验的传教者说道,你们还是不要当着那些生活已经很困难的人、那些确实应该得到现实和他们存在的事实的人的面,使人对实在失望。对于第三世界也是同样的异议:你们仍然不要当着那些饿得要命的人的面,使人对富足失望。或者:你们不要当着那些甚至不曾有权要求进行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民的的面,使人对阶级斗争失望。或者:你们不要当着任何一个甚至没有听说过妇女权力的女子的面,使人对女权论的和平均主义的要求失望,等等。如果你们不喜欢实在,你们不要使别人厌恶它!这是一个民主道德的问题:不应使比杨古(Billancourt)失望。139  
永远不要使任何人失望。

在这些仁慈的意愿后面有一种深深的蔑视。首先是在建立实在这件事中犹如一种人寿保险或永久特许权、独如一种人权或一种取得日常消费资料的福利。特别是当你认为人们只将自己的希望放在生活中看得见的证据上的现象,当你把圣绪尔比斯修道会的这种唯实论归因于他们时,你把他们当成了幼稚的人和低能者。应该为他们辩白,这种蔑视,实在的宣传者们首先用在自己身上,把他们自己的生活简化为事情、证据、原因和结果的一种堆积。受支配的抱怨总是从自己开始。

说:这是现实的,世界是现实的,现实是存在的(我遇见了它)——没有人发笑。说:这是一幅拟象,你们只是一幅拟象,这场战争是一幅拟象——大家都哈哈大笑。这是一种强笑、高傲的笑或捧腹大笑,就像面对一个孩子的玩笑或一个海淫的提议一样。所有和拟象有关的东西都是禁忌的或海淫的,就像和性或死有关的东西一样。然而,更确切地说,海淫的正是实在和事实。会使人发笑的是实话。人们可能向往这样一种文化素养:当有人说:“这

是真的,这是现实的”时,大家都自发地笑起来。

所有这些都确定了思想的现实难以融合的关系。思想的某种形式是与现实相互关联的。它出自这样的假设:存在一种对思想的参照和一种对实在可能的概念化。这是令人鼓舞的极性,是辩证法和哲学特别适合的解决方法的极性。思想的另一形式对于现实而言是怪诞的,不符合辩证法的,甚至不符合批评思想。它甚至不是对实在概念的否认。它是幻觉、幻觉能力,也就是与实在玩的一种游戏,就像引诱是与欲望玩的游戏,就像隐喻是与真实玩的游戏一样。这种激进的思想不是产生于哲学的疑惑,不是产生于空想的迁移,也不是产生于理想的超越。它是对这个称作“现实”的世界的具体的内在的幻觉。有时,它又似乎来自别处。它似乎是在另一个世界中对这个世界的推断。

无论怎样都存在着思想和现实的不相容性。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类别的必要或自然过渡的阶段。没有交替,没有取舍:只有相异性和距离在压力下维持它们的状态。就是这种现象使思想确保了其因此引起轰动的独特性,完全像世界因此引起轰动的独特性一样。

也许它过去不总是这样。在批评思想刚出现的年代,在知识和现代性的保护下,人们可能向往思想和实在的一种巧妙结合。但是,这种用来反对某种迷信的、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幻觉的批评思想大体上已结束。即使它在 20 世纪的所有权术中幸免于讨厌的世俗化,但今天这种概念和实在之间理想的、可以说是必要的关系不管怎样都会被破坏。为了将来脱离现实的虚拟的自主和现实的同时自主,它在技术和心理巨大的模拟的压力下垮掉了。我们发现这种现实以一种谵妄的、即无止境自我参照的观点为自己而

发挥着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被从自己的本原驱逐出去的、被划为异物的现实已自己变成一种极端现象。也就是说,人们不再能把它设想为是现实的,而设想为是眼球突出的,像出自于另一个世界——就像幻觉。让我们想想发现另外一个现实世界会有的令人目瞪口呆的感受。我们这个世界的客观性我们已经发现了,就像发现美洲大陆一样,几乎在同一时期。然而,人们已经发现的东西,就再也不能发明了。就这样,我们发现了实在,它还有待发明(就这样,我们发明了实在,它有待发现)。

为什么不会有和想象的世界同样多的现实世界?为什么只有一个现实世界,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例外?的确,在所有其它可能存在的世界中,现实的世界是难以想象的,否则,就会像危险的迷信一样。我们应该摆脱它,就像过去的批评思想(以现实的名义)摆脱宗教迷信一样。思想家还要努力!

无论如何,这两类思想是不可调和的。它们各自正常地进展并不混淆,至多,它们会像地质构造板那样一块滑到另一块之上。时常,它们的相互碰撞或潜没产生一些断层缝隙,实在就淹没在其中。厄运总是在这两条力线的交叉处。同样,激进的思想在意义和无意义、实情与非实情、世界的延续和虚无的延续的粗暴交叉之处。 142

现实当场肯定有实在之物而不是有虚无这件事,并希望自己建立在一个客观、可辨认的世界担保的基础上。与现实的说法相反,激进的思想在对世界的幻觉上下赌注,它希望成为这样的幻觉:修复非真实的事实、无意义的世界,作出有虚无而不是有实在之物的相反假设,追捕那个在意义延续的表面下奔跑的虚无。

激进的预言总是对非实在的事实预言、对事实状态的幻觉预

言。它只是和对这种幻觉的预感一起开始,但永远不与事物的客观状态混同。任何这种类型的混淆都与把信差和信件混淆成同类。这会导致消灭送坏消息(例如,有关不确定的现实的消息、对某些事件不追究的消息、说我们的社会准则无意义的消息)的信差。

思想与现实概念的任何混淆——这种已使现实完全出现的思想的所谓对现实的“忠实”——都是幻觉的。况且,它属于语言上的一种完全误解。语言是其发展本身的幻觉,因为它是在所表达的内容中这种空间延续、虚无延续的载体,因为就其物质性本身而言它是所表达的意义解构。由于摄影包括它所表现的内容的删除、毁灭,这就给它提供了密度,这样就形成了输入的密度,不论它是虚构还是论说,这就是空间、水印的虚无,这是对意义的幻觉,这是话语的嘲讽的一面,它与对事实本身嘲讽的一面有关联,这些事实向来只是它们现在的样子。确确实实:它们绝不会超过现在的样子,而且它们绝不会只是现在的样子。嘲讽事实可怜的实在,正是因为它们只是它们现在的样子,但也因为实际上它们必然超出现在的样子。因为事实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不是完全明显地变得令人迷惑。实在自身过于明显,而不可能是真的。

正是这种嘲讽的易容构成了话语的叙事。除了拘泥于字面地、愚蠢地接受那些概念——与信件混同的信差、与其意义混同的从而提前牺牲掉的话语——之外,思想应该用于恢复对世界和话语的基本幻觉。

思想的愿望是两面性的和矛盾的。它不要求分析世界以便从中提炼出一个不大可能的真实。它不要求适应事件以使其某个逻辑结构抽象化。它要求落实一种形式、一种幻觉和幻灭的矩阵。

这个矩阵由被迷惑的实在自动维持,并因而被严格证实(只须时常移动一下镜头)。因为实在只要求服从假设,它证实所有的假设,这就是其诡计和报复。

理论上最好是安排这样的建议:它们能够被实在揭穿,实在的用处只是与其形成强烈对比并因此而暴露自己。因为实在是一个幻觉,而任何思想都应首先力求揭露它。为此,思想自身应该蒙面前进并使自己成为诱饵,毫不考虑自己的真实。它应以没有成为分析的工具、没有成为批评的工具而骄傲。因为世界应该被自己剖析。世界自己应该表现得不像真实而像幻觉。世界的现实感丧失将是世界自己的作品。 144

必须用罗网捕捉实在,必须跑得比它更快。想象也是,应该走得比它的影子更快。但是,如果它走得太快,它甚至会失去自己的影子,不再有想象的影子……这些单词走得比意义快,但是,如果它们走得太快,就是疯狂:意义的省略可能使人对符号的兴趣丧失。用这部分影子和劳动、这部分知识经济和耐心换什么——把它出卖给魔鬼换回什么?这很难说清。实际上,我们是来得太迟的实在的孤儿,这个像真实一样的实在自身也只是一个过迟的证明。

最奥妙处,就是一个想法作为想法消失后变成许多事物中的一件事物。就是在这里,它找到了完美的自己。由于变得与周围的世界不可分离,它不再有理由出现,也不再像这样被禁止。经过无声息的传播,想法逐渐消逝。想法从不是注定要显露的,而在它流露于世界时,在它透露世界时注定要消逝在世界上。一本书的写作只有当其对象消失时才停止。其要旨不应该留下痕迹。这是完美的罪行的同义语。不论其对象如何,写作应该让幻觉流露 145

并制造一个难以理解的谜——对于概念的务实政策者们而言是不能接受的谜。写作的目的是使其对象变样、诱惑它、使它在自己的眼里消失。写作旨在寻求一个完全的解答,索绪尔认为,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解答,对上帝的名声到处传开的解答。

与人们所说的相反(现实是耐得住的东西,是所有假设都遇到的东西),实在不是很可靠,看样子有点打算慌乱地撤退。实在的整个表面崩塌了,就像布扎蒂<sup>①</sup>的巴利韦尔纳(Baliverna)的崩溃,最小的断裂也引起连锁反应。人们到处可见变了样的遗迹,就像在博尔赫斯的地图和领地(*la Carte et le Territoire de Borgès*)中。

实在不仅不再向揭露它的人表示反抗,而且还躲避站在它一边的人。也许这是向它的热忱的维护者进行报复的一种方式:要他们考虑自己的愿望。总之,这也许还算是一座狮身人面像而不是一只狗。

更难以捉摸的是,它以荒谬地认为他们有道理来报复否认它的人。当最厚颜无耻、最具煽动性的假设被证实时,这只是一出恶作剧。当无所顾忌的实在可悲地证实你们的话时,对此,你们是无能为力的。

这样,你们就提出拟象的想法,而并不真的相信它,甚至希望现实驳倒它(波普[Popper]所说的科学性的证据)。

146 唉!只有实在的狂热崇拜者作出反应,而实在,就它这方面来说,似乎并不想揭穿你们的谎言。但是相反:所有的拟象都放任自己。窃取了這個想法之后,它从此以模拟的所有华丽辞藻打扮自己。今天的拟象确保了现实的延续,而它往后遮盖的并非真实,

<sup>①</sup> 意大利人名, Buzzatti. ——译者

而是没有真实这件事,即虚无的延续。

任何否认现实的思想的奇谈怪论都是这样:当它认为自己用诡计获得它自己的概念时。那些丧失了自己意义的事件从我们这儿窃取意义。它们适应最荒诞的假设,就像自然界的各种动物和病毒适应最恶劣的环境一样。它们有一种非凡的拟态能力:不再是理论适应事件,而是相反。以这种方式,它们欺骗我们,因为一个被证实的理论不再是一个理论。看到想法与实在一致是可怕的。是概念的末日。现实的主显节是其概念的黄昏。

我们失去了关于世界的理念的领先地位,也失去了使得一个理念仍然是一个理念的这种距离。思想应该是特殊的、有预见的和远离社会的——未来事件投下的影子。而我们今天落在了形势后面。形势有时可能给人以倒退的印象,实际上它早已超过了我们。事物佯装的混乱已经比我们的速度快。实在的作用在加速度——速度的曲象前消失。各种事件,尽管是现在的样子,但决不落在自己的后面,总是超过自己的感觉。由此造成了表述的迟缓,这种表述只是难以预料结局的已往的画像。 147

那怎么办呢?在一个接受最谰妄的假设的世界上思想的异质会变成什么?何时才能一切都符合嘲讽的、批评的、两者择一的、令人烦恼的模型——甚至超过期望的模型?

好吧,这是天堂:人们在“最后的审判”的那边,在不死的状态中——宇宙万物都是幸存下来的。因为在那里,嘲讽、挑战、侵害、魔法都结束了,与地狱门口的期望同样铁面无私。其实,正是在那里,地狱,无条件实现所有想法的地狱,现实的地狱开始了。人们懂得(阿多诺[Adorno]),概念像只船,宁愿自行沉没也不愿到达那里。



从我们这里偷去的另一个东西：冷漠。与属于世界特点的各种差异的游戏相反，这是属于理智优点的冷漠的力量。但是，就像我们的怪诞思想被怪诞的世界偷走一样，我们世界的这个特点被变得冷漠的世界偷走了。当事物、事件彼此反射，并反射给它们无区别的概念时，于是，同等的世界就遇到并消除冷漠的思想——这就是烦恼。不再有争吵也不再有利害关系。这是死水的分割。

它是多么美啊，这种冷漠，在一个不冷漠的世界上，在一个不同的、痉挛的和矛盾的、有赌注和欲望的世界上！有时，冷漠自己  
148 变成一个赌注和一种欲望。它能够抢先对世界冷漠并以此引起轰动。今天，很难做到比事情自身对它们的实在更冷漠，比影像对它们的含义更冷漠。我们可利用的世界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世界。然而，在一个没有欲望的世界上不带有激动情绪，或在一个不被重视的世界上有什么用？

这里谈的不是禁止激进思想的问题。任何被禁止的思想都被推定为是有罪的，而任何没有单独被禁止的思想都应该消失。相反，必须与任何被控不负责任、虚无主义、绝望的思想作斗争。激进的思想决不是使人消沉。这完全是误解。意识形态和伦理主义的批评，被意识和内容所困扰，被空谈的政治终极目的所困扰，从不考虑写作、写作行为、诗的力量、讽刺的力量、影射的力量、话语及意识的游戏。它不知道意识的转化就在这儿，在形式本身，在明确具体的表达中。

意识，它总是不幸的。分析，按照其定义来看是不幸的，因为它源自批评的幻灭。但是语言，它是幸运的，即使是在表示一个无幻觉、无期望的世界时。甚至在那里会有一种激进思想的定义：一种适当的形式和一种不抱希望的智慧。

批评,生来就是不幸的,总是选择各种想法作为战场。它不知道是否讲话都要产生意识,语言和写作,它们总是给人以假象——它们是对意识的充满活力的幻觉,是以语言的幸运转化为意识的不幸。这确实是作者能够完成的政治的或政治以外的唯一活动。 149

想法,大家都有,并多于所需要的。重要的是分析的、富有诗意的特殊性。只有这个能够说明写作的理由,而不是对想法的批评的微不足道的客观性。若不是语言的能量和幸运,就永远不会有解决矛盾想法的方法。“我不画忧愁和孤独,波普尔说,我只力求画这墙上的光。”

不管怎样,以快乐的语言作令人不快的分析,比以令人不快的语言对因烦恼而灰心失望的、因庸俗乏味而令人气馁的语言作乐观主义的分析要有价值,似乎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这种唯心主义的和意志主义的思想产生外表上的烦恼是其绝望的信号——跟世界比较、跟其自己的讲话比较。真正抑郁的思想就在那里,就在那些只谈超越和改变世界的人身上,而他们却不能改变他们自己的语言。

从客观实在及对其辨认的意义上说,激进的思想与世界的任何变化无关。它不辨认。它改变一词的字母位置构成另一词。它散布概念和想法,并通过其可逆的思想链,在阐述意识的同时,阐述对意识的基本幻觉。话语把对话语的幻觉说成是最后的计谋,并通过它,把对世界的幻觉讲成无限的陷阱、精神的诱惑、对我们 150 所有的心理机能的窃取。在成为意识媒介的同时,话语既是幻觉的超导体,也是无意识话语的超导体。话语只是交往的非志愿的同谋——透过其形式本身,它仰仗对声音和节奏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想象、使意识在语言活动中散布。这种热衷于骗人把戏、热衷

于幻觉,就是热衷于拆除这个过分美丽的意识的星座。也是热衷于暴露世界的蒙骗,这是其神秘功能;暴露世界的愚弄,这是其秘密。在暴露它自己的蒙骗——冒充者而非意识的打卡机的同时,这种热衷在话语自由和幽默的使用中、在写作的幽默游戏中占上风。在不重视这种骗人把戏的地方,不仅仅是失去魅力,而且意识本身也不可能转化。

要用密码表示,不要辨认。要研究幻觉。要给人以假象以引起轰动。要使明摆着的东西变得难以捉摸,使非常明白易懂的东西变得难以理解,使结局本身变得不清不楚。要强调世界的虚假透明度以在此散布恐怖主义的混乱,散布激进幻觉的,即对现实的激进幻灭的病菌或病毒。这是有病毒的、有害的思想、曲解含义的思想、对实在的混乱产生淫荡感觉的思想。

要像 30 年代必须推动烧酒的秘密交易一样,推动所有不能接受的和顽固观念的秘密交易。因为我们已经处于“禁酒令”时期。  
151 思想已变成一种极其罕见的、禁锢的和非常昂贵的东西,根据秘传的规则,它应在秘密的地点被发展。

一切都应秘密地进行。思想的正式市场会被认为是普遍堕落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特权的禁锢思想的帮凶。任何对批评的、知识渊博的和正统思想的、即使自己不知道但都是“政治正确”<sup>①</sup>的知识分子的干涉,都会被认为是无能的和可耻的。

要擦去自身所有智力阴谋的痕迹。窃取有关实在的案卷以删除所作的结论。其实,是实在自己通过我们不多的实在挑起对它自己的否定和毁灭。由此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整个案情——世

---

① 英文, politically correct. ——译者

界、思想、话语——来自别处并可能神奇地消失。因为世界没有力争存在更久也没有力争持续存在。相反，它在寻找逃避实在的最机智的方法。通过思想它在寻找能够把它引向毁灭的东西。

绝对的规则是要退还别人给你们的東西。绝对不能少，并总是要多一些。思想的绝对规则是使世界变成当初给我们时的那样——变得难以理解——如有可能，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一点。



# 罪行的另一面

153



依靠虚拟,我们不仅进入了取消现实和参照系的时代,而且跨入了消灭他者的时代。

这是种族净化的同义语,它不仅会涉及一些特殊的民族,而且会穷追猛打所有相异性的形式。

死亡的形式——人们以顽强的治疗避免死亡。

脸形和体形,人们通过外科美容术追求着。

世界的形式,人们通过虚拟实在使人忘却了。

每个人的形式,某一天将通过克隆个体细胞而取消之。

还有他者的形式,因不间断的沟通而正在淡化。

如果说信息是完美的罪行对抗实在的场所,那么沟通就是此罪行对抗相异性的场所。

不再有他者:沟通。

不再有敌人:谈判。

不再有掠夺者:友好相处。

不再有消极性:绝对的积极性。

不再有死亡:伤风败俗的克隆。

不再有相异性:同一性和差别。

不再有诱惑:性冷淡。

不再有幻觉:过度实在,虚拟现实<sup>①</sup>。

① 英文, Virtual Reality. ——译者



不再有秘密：透明。

不再有定命。

完美的罪行。

# 维

尔日利奥·马丁尼(Virgilio Martini)的《无女人的世界》<sup>①</sup>描写了一种神秘疾病(最后称作 fallopite)引起的灾难,这种疾病造成了从青春期至绝经期的所有育龄妇女大量死亡。假如在五十年前,该病的症状必然使人想到爱滋病。一个惊人的巧合是,此病发源于海地,然后蔓延至全世界。而且,另一个难以置信的巧合是,科学对此无能为力(正如对付爱滋病那样),人们最终在一场旨在消灭女性的同性恋阴谋中发现了其病因!此流行病照常蔓延,所有青春期姑娘和年轻妇女都在消失,人种不久就受到灭绝的威胁。富有波折的下文是个悬念。但,必然的想法是消灭女子特性的想法——消灭任何相异性的可怕寓意,女性是其隐喻,也许更甚于隐喻。

使我们受害的,根本不是譬喻,而是相异性的一种破坏性病 158  
毒。比对付爱滋病做得更多的是,人们能够预言,任何科学都不会让我们用来预防这种由于有抗体和免疫措施而力求完全使他者消失的病毒病变。虽然目前该病毒不涉及人类有关生命的复制,但它为了无种个体的克隆和无性复制而涉及一个更加基本的功能,象征性复制他者的功能。因为,不丧失他者就是不丧失性,而不丧失性就是不丧失由符号组成的所属的任何物种。

<sup>①</sup> 意大利文, *Il Mondo senza Donne*, 1935. ——译者

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时(1953年——由于出版商的拒绝,它在这之前的二十年中一直未出版)被禁止并在发行中作为淫书被收回,事实上,没有什么比没有女人的世界更少海淫的了。但是,在对委身于相同物的整个世界的想法面前,这只是在女子特性被毁灭、一种更加可怕的毁灭的幌子下为了隐藏恐慌想法而作的一种遁词。

这是异化确实确实的意图。不再有人面对它。过去,人们可能在那儿看到了主体的理想意图——对自身完全占有和安排。今天,人们发觉,异化使我们防御某种更坏的东西、他者的最终丧失、相同物对他者的剥夺。

159 德文中有两个似乎同义词,但其区别却意味深长。“VER-FREMDUNG”意思是与自己不相干的他者的生成,字面意义上的异化。而“ENTFREMDUNG”,意思是剥夺他者,丧失任何相异性。然而,被剥夺他者比被剥夺自己要更严重得多。丧失他者要劣于异化:这是一种由于取消辩证的对立而引起的誓不两立的异化。这是无可挽回的非稳定作用,无客体的主体的和无他者的相同物的非稳定作用——同一物的最终停滞和转移。对于个体而言,就像对于我们自动编制程序和自动参照系统而言一样,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前途:不再有对手,不再有敌对环境——不再有任何环境,不再有外在。就好像把一个物种从自然界中捕食性动物口中拯救出来那样。假如被剥夺了这种厄运,它就只能自己毁坏自己(可以说是因为“缺少天敌”)。死亡是自然界的大猎食者,人们不惜任何代价试图使之永生、试图救活——我们运用所有换来生命的技术正在做的事——的物种都是注定要消失的。把某人毁了的最佳策略是消灭所有威胁他的东西,并使他丧失其所有防卫能

力,这就是我们正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最佳策略。在不考虑人种和语言的差异,消灭(疾病、死亡、消极、暴力、奇特行为等)其各种外表下的他者的同时,在消灭所有特殊性以使完全的积极性传播开来的同时,我们正在消灭自己。

我们根除各种形式的恶,同消极和死亡作了斗争。在消除负面作用时,我们激发了积极性,而今天,正是它变成了凶手。在释放出正面的连锁反应的同时,我们也以一种反常又非常协调的效果放出了病毒的病变。因为病毒,一点也不是消极的,而是相反,由一种超积极性产生的,它是超积极性杀人的化身。这件事,像恶的化身一样被我们忽视了。这恶的化身如同影子般尾随着理智而发展。 160

这个无客体的主体、无他者的主体的示例,在所有失去影子的、变成对自己而言透明的东西中、甚至在已失去活力的实体中:在无卡路里的糖中、在无钠的盐中、在无盐的生活中、在无原因的结果中、在无敌人的战争中、在无对象的激情中、在无记忆的年代中、在无奴隶的主人身上、在无我们这些主人的奴隶身上可找出。

一个无奴隶的主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他最终会对自己进行恐吓。那么,一个无主人的奴隶呢?他最终会剥削自己。今天这两者都聚集在自愿被奴役的现代形式中:受控制于数据系统、计算系统——整体的效率,全面的性能。我们变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人,至少是虚拟的,但这个统治的对象,这个统治的终极目的消失了。

## 相异性外科

这种对他者的清除已被相异性的人工合成、即激进的整容术所超过，脸部和身体的整容术只是激进的整容术的症状。因为此罪行只有在毁灭他者的痕迹消失时才是完美的。

带着现代性，人们进入了生产他者的时代。重要的不再是消灭它、吞食它、诱惑它、与它竞争、喜欢它或憎恨它——而首先是要生产它。它不再是情感的对象，而是生产的对象。

也许他者由于其顽固的特殊性而变成危险的或不可容忍的，那么是否必须去除其诱惑力呢？也许相异性和二元关系就简单地随着个体价值的潜在增长而逐渐地消失？不过，在没有感受到作为定命的相异性的情况下，万一失去相异性，务必生产作为差别的他者。对于身体、性、社会关系而言，这件事也很有益处。就是为了避开作为定命的世界、作为定命的身体、作为定命的性（和另一个性），发明了生产作为差别的他者。所以有了性差别。想使男性和女性难以解决的相异性变得简单，以让每个人都有其特性和差异是一种荒唐的想法。而这就是我们想使欲望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性文化的荒唐想法。这涉及到具有解剖学、心理学特性、具有特有欲望的各种性别，及随之而来的难以解决的、意想不到的所有情况，包括性观念学和对同时建立在以法律和情理基础上的差别的空想。

这种差别的创造与妇女新形象的创造相吻合，由此产生性格局的改变。这是在 19 世纪和现代性的转折点上，由男性歇斯底里产生的对代表被窃走的女子特性的妇女的想象。(Christina von Braun-Nicht-Ich et Die schamlose Schönheit des Vergangenen<sup>①</sup>—1985, 1989.) 在此歇斯底里外形中，可以说这是在女人和作为与其相似的理想形象的模特儿中投射的男人的女子特性。问题不再是似乎以谦恭和高雅的诱惑仪表去征服女人、诱惑她、或被她诱惑，而是作为实现的空想去制作她——理想的女人或迷人的女人、歇斯底里的和超自然的隐喻。是浪漫的情欲作用把这个理想搬上了 163 舞台：作为相同物的投影复活的女人，几乎是乱伦所生的面貌酷似的人——一种贗象，它今后注定要情爱混乱，也就是注定会有生命和性理想的相似的悲怆。性差别和处于同样进行中的性差别的概念只是乱伦形式的一个遁辞。男人和女人在此只是彼此的幻影。他们只是为了更好地变成彼此的、往往是冷漠的镜子才被分开并有差别。整个爱情机器改变了意义，因为以前源于奇特行为和相异性的爱情的吸引力今后会由于相同和相似而消失。

然而，马丁尼的《无女人的世界》就不是如此譬喻的。他构思的女子特性，使女人变成多余的，使女人变成补充的化身。依照其构思，女人如果不在肉体上，至少在用于替换她的女子特性的影响下，实际已经消失。

而且，这对于男人而言也是有价值的，因为他迁移至女子角色和表象的舞台镜子中的，就是被窃走的他自己的女子特性。如果说，现实中的女人似乎在这种歇斯底里的构思中消失的话，就必须

① 德文，意为《克里斯蒂娜·冯·布朗——非我和过去人的无羞耻的美》——译者

看到男人的欲望也是如此,在这里变得完全成问题,因为他只能在自己的形象中投射,因而变成纯理论的。

所有关于男子性特权的恶意评论都只是些蠢话。在我们时代的性幻觉中,有一种固有的公正,它使得两性在这种逼真的差别中同样多地失去它们的特殊性和它们在无区别时无情地达到顶点的差别。

164 同一物的推论过程、两性的双胎化过程(如果说双胞胎妊娠是一个如此现实的主题,是因为它显示这种里比多的克隆方式)是甚至把性别特征变成无用功能的一种逐步同化的结果。提前进行未来的、徒劳无益的有性克隆,因为性别特征对于它们的生殖不再是必要的。

代替性问题的“性别”<sup>①</sup>一系列问题的降临,说明性功能的这种逐渐淡化。这是变性人的时代,与差别有关的冲突、甚至差别的生物学和解剖学的特征都会在两性的现实相异性消失之后长久存在下去。

当两性一个透过另一个彼此贪婪地看着时,男性贪婪地看着女性,女性贪婪地看着男性。这不再是诱惑的目光,这是很普遍的性斜视,它显示对道德和文化价值的斜视,真贪婪地看着假,美贪婪地看着丑,善贪婪地看着恶,反之亦然。它们相互联接,试图改变它们不同的特征。实际上,它们同谋是想越过差别。按照机械替代的新惯例,它们起连通器的作用。对性差别的空想在性极替换和相互作用的交流中完成。性变成一种可转换的功能而不是二元关系。变成一种交流电而不是相异性。就是在诱惑中、幻觉中、

165

① 英文,gender.——译者

最大密度的骗人把戏中,每种性别对于他者,即具有激进相异性的载体而言,都有无法抵御的诱惑力。相反,用自然主义的术语说,(我们的差别与“释放”是建立在自然主义的术语上的,)两性的差别比人们认为的要小。更确切地说,它们趋向于被混淆或被交换。被“释放”的恰恰不是它们的特殊性,而是它们相对的混乱,而且,一旦欲望的狂欢和心醉神迷过后,就出现它们各自的冷漠。将来,人们在何处谈论情感?恰当地说是谈论性怜悯。人们甚至不再听到这样谈论欲望。它在概念的苍穹中一度快速衰落,成了人们以说教式的、精神分析的 and 广告性的语言谈论的天体主题。

释放总是自然主义的:它把欲望归化为功能、力量、里比多。而这种对肉体享受和差别的归化也非常“自然”地导致性幻觉的丧失。这是从骗人的把戏、幻觉、诱惑中去除的性,还给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人体和谐的构造的性(能够说出那儿是否就是性的“实在”的很复杂的性)。这就是脱离其人造条件并恢复其生就的本质、恢复其作为性的“合法”身份,同时也恢复对其理所当然的承认的女人。然而,诱惑、情感不需要他者的承认。特殊性也是,与同一性或差别无关——它把自己扮演成特殊的、非法的,就这样,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承认和区分是同时发生的,而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的德行。

无论怎样,在这个有关差别的故事里,总是有一个术语更加 166  
不同于另一个。女人实际上更加不同于男人。不仅更加不同于他,而且不只是不同。男人只是有差别的,而女人是不一样的:古怪的、心不在焉的、捉摸不透的、对立的。正是为了消除这种激进的相异性,生物的、还有心理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等等差别就应运而生了。尽管从力量关系方面讲,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一种确定了的对立状态中商榷。但确切地说，这种对立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用一种对称和差别的形式代替一种二元的和不对称的形式。可以说，这种“自然”的妥协形式是再脆弱没有了。不能相信自然。

迷人的女人，她，作为自然的成员决不是这样的。而作为骗人的把戏，她是这样的，就像诱惑者、或像男性歇斯底里投影的膺像一样。这是心不在焉的、想象的或狠毒的、但总是被偶像化的女人，这种制造出的女人，这种机械的夏娃，这种精神上的客体玩弄两性的差别。她玩弄欲望和欲望的主体。比女性更女性：客体女性。但重要的不是异化，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客体、是一个纯客体（它不把自己当作一个主体）、一个非现实的、化了妆的、用脑的、消耗脑脊髓灰质和里比多物质的人。通过她，否认性差别的是性，给自己设陷阱的是欲望本身，进行报复的是客体。客体女性，迷人的女人，玩弄这种男性本质的歇斯底里的女子特性。通过一种无条件的思辨，通过自己影像的可能升高，她玩弄这个思辨的影像。由于人们对其客体条件竞相许诺，对于自己而言，她变得迷人，而且同样，对于他人来说，她也变得迷人。通过人们为她制造的矫揉造作的典型的特点显露出来的是女性——并非为了酷似人们认为她就是那个“现实”的女人，而是为了使她远离其本性更多一些，并把这种骗人的把戏变成一种成功的定数。

但是，两性都有一种非对称的定数。男人不可能在强加于他的男子特性的理想类型上这样孤注一掷。他只能舍弃无用的牌，而不是竞出高价。假如迷人的女人越来越少，那是因为不再有男人成为其猎物。

无论怎样，这种角色各自的歇斯底里化，随着当代对自然的信

任消失,随着这种差别成问题的和模糊的特点因其“释放”而显露,在逐渐减少。歇斯底里是性欲特征的最后一种迷人的策略方式。假如今天它在挑唆整个世纪性神话的极端人物之后消失,这也不是一个巧合。迷人的策略都让位于最终的解决办法。

一种新的散射的幽灵出现了,而且,在这种“低清晰度的性游戏”(Low Definition Sexual Game)中,似乎我们在由入迷滑向那种转移,向无数输血和里比多输液的小设备的转移——其所有形式的无性征和性征转移的微型剧情。性转化成其分散的肢体、其部分物体、其可分割的元素。 168

在此冷漠的性转向中,惟一的选择会在女人这边。因为她想把自己造成与自己不一样,因为她不再愿意像这样被男性的歇斯底里制造,作为交换,该由她去制造他者,制造他者的新形象作为诱惑的对象——就像男性制造一种女人诱惑人的影像文化在某种范围内成功了一样。这是已变成想望主体的一个女人的问题,但,问题是她以此身份再也找不到她想要的他者(这是比客体此时已消失的世界中主体生成更为普遍的我们时代的问题)。因为秘密绝不存在于想望的等值交易中、在平等主义的差别影响下,秘密是创造他者的秘密,他者会玩弄和欺骗我的想望,使它推迟,使它悬置,并无休止地激起这个想望。既然女性不再愿意体现它,今天是否她还能够制造这同样诱惑人的相异性? 是否女性仍然歇斯底里地足以创造他者?

不幸的是我们好像在接近相反的极端,也就是差别的极端形式。也就是最终的解决方法:性骚扰。这是女性歇斯底里的最后发展——淫书淫画是男性歇斯底里最后的、漫画般的发展。实际 169  
上,这是同一个歇斯底里冷漠的两个方面。



那是因为两性不是可被用来对抗的。

这对于所有传统的反对派而言是有益处的。人们可以既说好话又说坏话。它们不在同一水平上,它们的对立是一个诱饵。恶,就是稀奇事,善与恶根本的不渗透性,使得它们对立的问题没有和解和超越,也无伦理学的解决方法。恶的不可避免的相异性穿越道德的黄道。同样的是,与消息相争的自由——我们大众传媒伦理学中重复出现的固定词句:那个冲突是假冲突,原因是不存在真正的对抗,这两种说法不在同一水平上。不存在信息的伦理学。

确定相异性的要点,不是两个语术不可视为相同,而是它们不可用来彼此对抗。相异性属于不可比的事物范围。根据一般等价的原则,它不是可交换的,它是不可转让的,但它却以同谋的和二元关系的方式在不论是诱惑还是斗争之中流通。<sup>171</sup>

它甚至不与同一性对立:它把同一性当儿戏,就像幻觉不与现实对立,但把它当儿戏,就像拟像不与实情对立,但把它当儿戏一样——因此在真与假之外,在差别之外——正如女性不与男性对立,但在性差别以外的某个地方与男性游戏一样。这两个术语互相不对称:他者总是把第一个当儿戏。第二个总是一种更加难以捉摸的实在,它以自己消失的标志掩盖第一个。所有的努力都将是使这种对立的本原、这种不可调和变成一种普通的差别、一种温和的对立游戏、一种同一性和代替被窃走的相异性的差别的交易。

任何希望成为特殊的、无与伦比的、不属于差别游戏的东西,都应被消灭。或者在物质上,或者通过差别游戏中的归并而被消灭。在此游戏中,所有特殊性都在世界范围中消逝。原始文化就是如此:它们的传说在结构分析的形势下已变成可比较的。在全世界文化的庇护下,它们的符号变成了可交换的,以换取它们享有

差别的权力,尽管被种族主义所否定,或被差别的文化主义所贬低,但对于它们而言,这是最后的解决办法。在协调和集体性的形势下,最坏的情况存在于所有对立形式的这种和解之中。什么也不应和解。必须使各形式的相异性和各术语的差别性保持开放,必须使顽固者的举止保持活力。

# 在

脸部特征、性、疾病和死亡方面，同一性经常是变化的——那就是作为定数的身体。要使作为自己投影的身体适应变化，要使个体的愿望、表象、影像适应变化：就需全面整容术，这种定数应不惜代价排除。如果身体不再是相异性的场所，而是成为相同的场所，那么，就必须立刻对它重建好感，恢复它，使之完善，把它变成一个理想的物体。为使投影成为同一，每个人对待它，都像男人对待女人那样：把它变成我所崇拜的对象、几乎乱伦的摆布对象，把它当作偶像供奉。正是身体和其原型的相像成为色情变态和“白色”诱惑的根源——从它施展的是与相异性的魔法相反的同性的魔术这个意义上说。

现在就是“健美”<sup>①</sup>的时候，人们把神经和肌肉连裤装穿上自己的身体。身体不再是肌肉发达的，而它是锻炼过肌肉的。对于大脑、社会关系或交流而言也是一样：“健美”、“集思广益”、“文字处理”<sup>②</sup>。麦当娜是其理想的典型、我们锻炼过肌肉的无玷始胎、使我们摆脱身体弱点的肌肉发达的天使（可怜玛丽莲的亡灵吧！）。

肌肉的紧身衣相当于性格的装甲。从前女人们只是用她们的影像和装饰把自己包裹起来——弗洛伊德谈论过这些用肉体和幸福

① 英文, body building. 译者

② 英文, body-building, brainstorming, word-processing. 译者

福作为自我参照、靠内心反映生活的人。这种自恋的理想完成后，肌肉锻炼就使它破灭，为的是“自我”——这个冷漠的、艰难的、置于“应激”状态中的、人为的自我参照物——的体操模范。这就构成了一个复制品、一个与人同一的、肉体的和心理的外壳。这样，以“人体模拟”<sup>①</sup>的方式，人们能够隔一段距离，在任何时候使你们的身体活跃起来，同样，出现在几个人体里的幻觉会变成一个可利用的实在。这是人的一种外延，它不像佩索阿(Pessoa)的多个不同人格的笔名那样，是隐喻的和充满诗意的，而完全是技术性的。

当代个体没有克隆术是决不行的，而克隆术则是一种古老乱伦厄运的再现和同一性的恶性循环的再现。这种恶性循环至少在传说中，还是一副命运悲惨的模样，但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个体自动消失的指令。人们甚至不能再确切地谈论个体。个性过去属于主体和客体的动力的黄金时代。既然它现在真正变成不可分的并实现了其完美的形式，即谵妄的和自我参照的形式，人们就不再能够谈论个体，而只能谈论“相同物”和“相同物”的实体。这就是绝对的、不及物的差别所表明的，这个差别标志着这种自我参照：“我的”、“你的”、“他的”差别的结束。这是差别的单纯适应——至少以前适应，这还被认为是不一样的他者。这是同一性的转移：所有的粒子都以个人经历的形式散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鸡尾酒，都有其将有的生活经历，所有经历既有差别又有微不足道的特点都是等同的。每个人都被这样一种干扰系统所保护：他的声音、他的讲话、他的面容，除有个人解码器的人之外，其他人不久都将难以辨认，包括性关系的情节：只有掌握解码器钥匙的人才能看清屏幕

---

① 英文, body-simulation. ——译者

中的人体。我们不久都将成为解码机器。由于所有自发的关系，所有欲望的正常变化都技术性地停止了，应该代替这种欲望技术性停止的是技术的仪式。

“麦当娜式的脱离”<sup>①</sup>：麦当娜在一个无反应的世界——性冷淡的世界中“绝望”地斗争。由此产生性欲极强、迫不及待的性，正是因为其样子不再是做给人看的，所以就变得更疯狂。因此，她被迫连续或同时扮演所有的角色，使所有关于性的说法（而不是堕落）具体化，因为，确切地说，对于她而言，不再有性的相异性、某个不再有在两性差别以外使性发挥作用的东西，它，不仅过分戏谑地，而且一直从内心模仿她。实际上，她在与自己的性作斗争，与自己的身体作斗争。由于没有使她摆脱自己的某个他者，她被迫不断地促使自己在性方面为自己制作一大套道具——实际上是她力图挣脱的暴虐的道具。身体被性骚扰，性被符号骚扰。 176

据说：她什么也不缺（通常，谈论女人时人们可能这样说）。但是，什么也不缺的方式有不同。她和她的欲望以周期或闭路的形式反复出现，她靠这样一个女人的方式使臆象和技术聚集在其周围，由于这些臆象和技术的恩赐，她什么也不缺，而她恰恰缺少这种会替她脱衣并使她摆脱这整套道具的虚无（他者的形式？）。麦当娜绝望地寻求一个能给人以假象的身体，其外表可充装饰品的裸露的身体，她可能想赤身裸体，但她从来做不到。她经常穿戴可笑，如果这不是皮的或金属的，那就是出于想裸身的海淫意愿，是为了炫耀而有意矫揉造作。有时，抑制作用是完全的，对观众而言，是激进的性欲冷淡症。因此，她最终令人难以置信地体现了我

① 英文，Madonna Disconnection. ——译者



们时代疯狂的性欲冷淡症。

她能扮演所有的角色。之所以她能这样做,是因为她具有一种牢固的同一性、一种神奇的成为同一的能力,还是因为她一点也不具有?肯定是因为她不具有——但最重要的是,像她做的那样,会利用同一性的这种难以想象的不在。

177 人们(就像谈论大量流出的汗液一样)熟悉这些由于不能沟通而成为大量相异性的受害者的人。他们同时扮演所有的角色、他们的和他者的,他们既给予又归还,他们提出问题又作出回答,他们如此赞同他者的出现,以至于不再知道他们自己出现的范围。他者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的物体。能够变成不管是谁是失去他者的第二个好处。这些的发生都是通过角色游戏、虚拟和信息游戏,通过马克·纪尧姆(Marc Guillaume)谈论的这种新的幻觉,在等待虚拟实在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人们将滔滔不绝地谈论像数字组合一样的相异性。

人体和欲望的人工复制品的制造活动在色情书画中即在今后无欲望的多余的人体的顶点和今后冷淡无用的性功能的顶点结束。但是,谁会像“文字处理”<sup>①</sup>中的文章、“艺术处理”<sup>②</sup>中的艺术、“战争处理”<sup>③</sup>中的战争等等那样在“性处理”<sup>④</sup>中更好地展示自己。正是在这种透明中、在这个脱离肉体的人体标志的藏骸所中,移动着海淫的影像(而且,海淫的是透明本身,并不是身体的淫荡猥亵行为):一切都在这里以一种客体的讽刺展现出来。违犯、禁谕、幻

① 英文, word-processing. ——译者

② 英文, art-processing. ——译者

③ 英文, war-processing. ——译者

④ 英文, sex-processing. ——译者

觉、指责,一切都像“传讯”男性生殖器一样出现。这是对性的最低限度的幻觉:由于色情书画已变成冷漠的、讽刺的和广告性的,所以,自然没有在无知地崇拜偶像方面成功,但却胜过了大众传媒的蛮横。

这就是性的单纯形式,它不再会因为性差别的奥秘和与此有关的相异性的图像而变得混乱。在此,男性和女性的特征不再像这样(像在色情艺术中)起作用,而是作为消除所有不明含义的单纯的性特征发生作用:性差别在这里作为外科标志突然以其客体的、体型的、技术的形式变为实在。因此,色情书画就是一个社会模型,在那里,性差别和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同时消失,所有的绘画随着它们陷入难以区分的且类别混淆的境地都带有色情性质。之所以过去西西奥利纳(Cicciolina)能够在意大利议会当选为议员,是因为已变成政治以外的和性转移的政治与性在同样的嘲讽冷漠中重聚。这种过去难以想象的成绩是极度歪曲人们文化的标志。滥用的情况就是措辞之间、两性之间、种类之间彼此完全替代的情况。

实际上,不再有可定向的色情描绘,因为色情书画的要素已进入事物中、影像中、视觉中和虚拟的所有技术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摆脱这种共同的幻影。我们也许仅仅为自己演出海淫的喜剧、性欲的喜剧,就像其它社会为自己上演意识形态的喜剧一样,例如像意大利社会(但它不是惟一的)为自己上演的权力的喜剧那样。因此,在广告中,演出的是裸露的女性身体的喜剧——由此而产生了对于女权论的尖锐批评的误解;如果这无休止的脱衣舞和这种性要挟是真的,社会令人不可忍受。不是道义上不可忍受,而是因为我们会沉湎于纯粹的海淫,即无掩饰的真实,事物要表明其实

情的疯狂要求(这是“现实秀”<sup>①</sup>令人恶心的秘密)。幸好我们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文化中任何事物的超实在、使海淫突出的高清晰度都太过明显以致不可能是真实的。有时,它们也由于被滥用而保护了人们。至于艺术,它太表面了,不可能真的无价值,那表面之下应该有奥秘。如此大量的性和符号应该有一种含义,但是人们不考虑它。也许这种无意义和无价值从别的观点看,从另一世界看,就像变形影像中的物体具有某种含义?在非实在的色情书画中、在无价值的影像中、在模拟的所有图像中,有一种未表达的线条寓意、一种负面形成的谜——谁知道?如果一切都变得过分明显,不可能是真的,那么,对于幻觉而言还剩下一个机会。什么东西隐藏在这个愚蠢的世界后面?另一种形式的智慧,还是最后的脑叶切开术?

无论怎样,影像专制是一种嘲讽专制。请看杰夫·孔斯(Jeff Koons)和西西奥利纳,他们的色情的、讽谕的、幼稚的、乱伦的机器——在威尼斯,他们一起来到他们交媾的图像前模仿他们现实的交媾。自我淫荡的羞愧,刺激性欲的、肉欲的或撩人的新神秘主义,这就是吉尔伯特和乔治的荧光的或似几何图形的勃起性。

假如海淫使纯洁的自然世界震惊,它就可能是超凡的或离奇的。但是,在一个预先色情化的世界中,色情书画能够做什么呢? 180 在模拟和事先化装的世界中,艺术能做什么呢? 是否给表象带来一种附加的嘲讽价值? 是否递了最后一个似是而非的眼色,以其最准确的形式对自己一笑置之的性的眼色,因而也是最可怕的眼色,以其最不自然的形式对自己的消失一笑置之?

① 英文, reality show. ——译者

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任何方法解决整个文化共同的综合症、这种诱惑、这种对相异性、所有怪事、所有消极性否认的诱惑、这个控告恶逾期丧失权力的问题和围绕同一物及其倍减的图像：乱伦、孤独性、双胞胎妊娠和克隆的这个调和问题。人们可能只记得诱惑存在于对稀奇事情的保护和不调和之中。不能与自己的身体、自身、他者和自然和解，不能使男性与女性、善与恶和解。奇怪的吸引力的奥秘就在于此。

## 牺牲的新秩序



由于人体和欲望的技术构造的整个活动都在色情书画中完成,所以,冷漠社会的整个活动都在牺牲和仇恨中完成。

由于我们专心于已变成关心、想望和容忍对象的自己的影像、自己的同一性、自己的外貌,成为自身关注、欲望和苦痛的对象,我们对其余一切都已变得冷漠。而且,悄悄地对这种冷漠感到失望,惟恐失去任何形式的情感、新颖或定命。不管什么样的情感,对于通常的冷漠都是一种侮辱。以其热情暴露人们的冷漠、懦弱或不热情,以其在场或容忍的力量暴露人们不多的实在,这样的人应该被消灭。这就是复活的他者,终于再生的敌人,要缩小它或消灭它。

冷漠,这种消极情感,和他者的这种歇斯底里及思辨的复活,其难以估计的作用都是这样。

以种族主义为例,按正确的推理方式,它本来应该随着启蒙运动和民主运动而倒退。然而,越是各种文化相互交叉,种族主义的理论 and 遗传依据越是崩溃,种族主义就越是变得牢固。原因是,这里涉及的是,以侵蚀文化的独特性和进入差别的拜物教系统为基础的一个心理目标、一种人为的构造。只要存在相异性、奇特的东西、二元对立的(甚或是过火的)关系(人们可在早至 18 世纪的、甚至殖民主义时期的人类学的记叙中看到),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种

族主义。一旦失去这种“自然”的关系,人们就进入一种被仇恨所理想化的、人造的他者感到恐怖的关系。而正是因为涉及到理想的他者,所以这种关系成几何级数增长:没有什么使人能够阻止它,因为我们文化的所有发展都是朝向狂热的差别构造、通过他者对同一物连续不断的推论。这是由于虚假的利他主义而产生的孤独的文化。

所有形式的性别、种族、人种或文化歧视都源于同样的极度不满、共同的悲哀,对已消逝的相异性的悲哀,其背景是普遍的冷漠——我们全世界令人赞叹的“团结友爱”的必然产物。

同样的冷漠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态度。种族主义竭力寻找以要反对的恶的形式出现的他者。人道主义者同样也拼命寻找以要援救的受难者形式出现的他者。理想化为最好的或最坏的而发挥作用。替罪羊不再是人们凶猛追击的羊,而是人们为之悲伤的羊。但它仍然是替罪羊,并永远是那个老样子。

### 《对萨拉热窝没有怜悯<sup>①</sup>》

在从斯特拉斯堡到萨拉热窝的<sup>②</sup>“话语通道”节目中,使人产生强烈印象的,是不幸、苦恼和完全幻灭所授与的绝对优势和特殊地位——就是这个幻灭,使萨拉热窝人能够以轻蔑的态度或至少以一种与对面这些人的内疚和虚伪的悔恨形成对比的无拘束的嘲笑神情来对待“欧洲人”,不是他们需要同情,而是他们怜悯我们可怜的命运。“我唾弃欧洲”,其中一人这样说。实际上,当并非给予

① 此文刊登在1994年1月6日的《解放报》上。——译者

② 欧洲文化电视频道。——译者

敌人而是给予所有使他们的良心在利害一致在阳光下晒黑的人以应有的鄙视的时候,没有人比此时更自由、更自主。

因此,他们看到了一些好朋友游行。有人甚至从纽约来让人在萨拉热窝演出《等待戈多》。为什么不在索马里或阿富汗演《布瓦尔和贝居榭》<sup>①</sup>? 但是,最坏的不在额外的文化精神中。它在优越感中和判断错误中。强大的是他们,弱小的是我们,我们将去那里寻找用什么来改革我们的缺点和我们失去的现实。

我们的实在,在那里确实是问题。我们只有一个实在,所以必须拯救它。“必须做某件事,我们不能什么也不做。”但是做某件事的惟一理由是我们不能不做它,做某件事从来不是行动的或自由的本质,而恰恰是一种对它自己无能的宽恕方式和对它自己的境遇的同情方式。

萨拉热窝的人们,他们没有必要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在他们所处的地方,他们迫不得已而做他们所做的事,做需要的事。没有对完成的幻觉,没有对他们自己的同情。这就是现实的,这就在现实中。它绝不是他们的不幸的“客观”实在,即“不应存在”的和我们所同情的实在,而是像它现在这样存在的实在——一种行动和一种定命的实在。

所以,他们是活生生的,而我们却已死亡。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在我们自己的眼中把实在从战争中拯救出来、把这个同情人的实在强加给那些吃这个苦、但在战争和困境中又不真正相信它的人。按他们自己的话,波斯尼亚人不是真正地相信他们周围的困境。他们最终遇到了这种荒谬的、非现实的、难以理解的处境。这

---

① 福楼拜作品, *Bouvard et Pécuchet*。——译者

是一个地狱,但这几乎是一个超现实的、由于大众媒介和人道主义的骚扰而变得更加超现实的地狱,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骚扰使全世界的态度变得更加不可理解。他们因而生活在一种战争的幻觉中——不过,很幸运,否则他们就永远不能容忍这种态度。 185

然而,我们比他们更知道什么是实在,因为我们指定他们去使实在具体化。或者只是因为这个实在是我们和整个“西方”最缺乏的。在实在受到损伤的地方,必须为自己再造一个实在。所有这些我们为给他们发送食粮和“文化”而开辟的“通道”其实都是危急通道,借此,我们引进他们的有生力量和他们战胜不幸的毅力。这是又一次不平等的交换。是他们在对现实和我们政治原则的激进幻灭时,得到另一种勇气、从无意义的事物中逃生的勇气——我们一边使他们承认他们的痛苦的“实在”,一边以提高实在的文化氛围,使其戏剧化,以便它能充当利害一致的西方价值戏剧的参照物。

所有这些都是对今后总的形势的说明,在此形势中,不害人的、无能的知识分子与悲惨的人交换他们的不幸,在一种居心叵测的协议中,每个人都容忍他者——完全像政治阶级和平民社会今天交换它们各自的不幸一样,一个将其腐败和丑闻作为资料提供,另一个将其人为的骚动和消极抵抗作为题材宣传。因此,人们能够在电视中看到布尔迪厄(Bourdieu)和修道院院长皮埃尔交换悲怆的话语和匮乏的社会学元语言时,甘愿献身。我们整个社会都因此受全体教会的感人法的影响进入了字面意义的怜悯之路,这 186

有点像在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对历史的恐慌和道德标准衰落而万分懊悔的时刻,必须在吁求人类的不幸这个更小的共同点时继续维持价值的摇篮和参照系的摇篮——以人造的猎物继续维持狩猎



区。这是一个受害的社会。我猜想这个社会只是以此表达自己的失望和对自已的不现实暴力行为的悔恨。

“知识新秩序”到处都沿着“世界新秩序”开辟的道路走。其他人的不幸、苦难、痛苦处处都变成原材料和原始场景。这就是作为惟一哀伤思想与人权相配的受害率。这是那些没有直接利用它，而是委托他人以他们特有的名义利用它的人——人们不缺乏顺便抽取他们的金融的或象征性的剩余价值的调解者。亏损和不幸像国际债务一样在投机市场上被转让和转卖——这里，是政治知识市场，相当于身后留下不祥名声的军工联合企业。然而，任何同情都是不幸的必然结果。引证不幸，即使是为了与之斗争，也是向它提供一个不确定的客体复制的基地。在任何情况下，为了反对无论什么，都必须从恶出发，而决不是从不幸出发。

而这点是确实的，那里，萨拉热窝，是恶的透明的剧场。有使剩余部分都腐烂的抑制情欲的下疳，有欧洲瘫痪已经是其症状的病毒。人们通过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保全了欧洲的动产，但是，有人在萨拉热窝把它们烧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件好事。吹牛的欧洲、难得的欧洲，在最虚伪的骚动中暂时凑合修理的欧洲之船自行凿沉在萨拉热窝。在这个意义上，塞尔维亚人几乎全是揭露真相的工具，是这个有名无实的欧洲、在他们演讲中有必胜信念而事实上是没落的技术民主政策的欧洲的不合标准的分析仪。

但实际上，事情的真相不在这儿。真相是塞尔维亚人作为种族净化的媒介，是正在形成的欧洲的尖端。因为它正在形成，形成一个现实的欧洲、白色的、洁白的、合成一体的、在道德上和经济上或在人种方面净化的欧洲。它正在萨拉热窝胜利地形成，在这个意义上，这里所发生的根本不是一起路线事故，而是“世界新秩序”

的子秩序“欧洲新秩序”的必然的和上升的阶段,它处处以白色的完整主义、保护主义、歧视和控制的特点表现出来。听说:如果有人萨拉热窝自由放任,我们随后将不能避免。而我们已经在这里。所有欧洲国家都正在进行人种净化。真正的欧洲就是这样,它在议会的保护下悄悄地形成,而其矛头是塞尔维亚。以任何一种消极、任何一种无能力反应为理由都是无用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正在执行的计划,波斯尼亚只是其新边界。为什么您认为勒·庞(Le Pen)已从政治舞台上完全消失?因为他的思想要点已经处处以法国例外的形式,以神圣联合的形式,以欧洲—民族主义的反应形式,以保护主义的形式渗入政治阶级。不再需要勒·庞,因为他赢了,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病毒方面,在精神面貌方面。既然被涉及的是同一回事,为什么你们希望这在萨拉热窝停止?在这里任何一种团结一致都不会改变什么。这将在毁灭中止的那天、“白色”欧洲的界线被划出的那天奇迹般地停止。就好像汇聚所有民族、汇合所有政治的欧洲和已变成欧洲刽子手的塞尔维亚人签订了一份杀人协议——如同西方与萨达姆·侯赛因过去曾签订一个针对伊朗的协议那样。只是当杀人者做得过分时,就必须把他也消灭。对伊拉克和索马里的军事行动,从“世界新秩序”的观点来看,不能算是失败,波斯尼亚的军事行动,从“欧洲新秩序”的观点来看,似乎正在成功。

这个,波斯尼亚人是知道的。他们知道,他们受到国际民主秩序,而不是某个残余分子或被称作法西斯主义的极可怕的赘疣的指责。他们知道,他们是注定要被消灭,或被流放,或像世界上所有混杂的顽固分子一样被排斥的——无可挽回,因为,请好心肠的人和感到内疚的西方人别见怪,进步不可避免的途径就在这儿。

现代欧洲,正如它在到处做的那样,将为根除穆斯林和阿拉伯人而付出代价,即使不算以奴隶身份来此侨居的人。而对内疚者攻击的主要反对意见,如同它在像斯特拉斯堡那样的机遇剧<sup>①</sup>中表现出的样子,是以使欧洲政策所谓的无能形象和用其自己的无能诋毁的西方道德心的形象永久存在的方式,通过向其确保宗教疑惑的好处,掩盖整个真实的行动。

在欧洲文化电视频道屏幕上,萨拉热窝的人们的确看上去是无幻觉、无期望的,但他们似乎也没有潜在的非常痛苦的样子,而恰恰相反。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有自己的客观的不幸,但是,真正的苦难,伪君子 and 志愿受苦者的苦难另当别论。然而,正如曾传说的那样:“在彼世,志愿受苦者不会受到重视”。

这是作为相异性最容易和最普通形式的受害社会,这是作为不幸、作为受害者、作为不在场证明的“他者”的复活——和我们自身的复活,就像从这面死者传略的镜子中得出可悲的、相同的、不幸的意识一样。我们研究不幸的各种迹象以便通过恶检验上帝,就像我们研究其他人的苦难以便消极地检验我们的生活一样。新的同一性是受害者的同一性。一切都围绕被掠夺、被侵占的和残缺的主体而安排的,受害者的策略就是承认自己现状的策略。所有的差别都在受害者反责(赎罪)的方式上显示出来。其他人只是为了认识才被召集。这是像人权医院、像修复整形外科一样的社会问题。这是有效的策略,利用其债务、商谈其不足的策略——对消极状态的讹诈。这是要与软弱和解体策略对比的有缺陷的策

---

<sup>①</sup> 机遇剧:源出美国的一种戏剧,要求观众积极参与,演员随着偶然的发生事件自由发挥。——译者

略。这是孟什维克的、受害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策略——激情和推销性社会的特征。不要改变我的差别！

这是作为共同参照的权利、作为担保所有的差别的决策机构的权利。这是一种霸权，它很少与公众事物和集体组织有关，但却经常与这种对丧失天资不加区别地惩罚的协议有关——同样的是，对无权要求但已得到的最珍贵的东西：对生命的丧失进行惩罚的生存权利。同样，取代窒息的享有纯净空气的权利，取代其宗教活动的享有自由的权利，取代以享有愿望的权利形式出现的愿望的权利，等等。权利是激发萎靡的社会团体力量的东西。这是在担保下的低价值生存，已保险且无风险的、形式上的低价值社会。

在人类痛苦升上大众传媒和广告的心理空间的天空的时候，也闯入了政治和社会学的参与演说中。那是因为政治和社会学在对付它们自己的不幸，它们一起在怜悯的基础上与社会的不幸确定了一个协约。社会学家们说话可怜兮兮，而那些可怜的人则开始以社会学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人们处于一种称赞其 191 亏损、其不幸、其个人的无意义的情境——知识分子的和大众传媒的言论，它受着残忍的和情感上的非难，指责人们具有自己痛苦的权利、对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认可，和自己本能防卫的丧失。受害者们自己并不因此而抱怨，因为他们从承认自己的不幸中得到好处。在福柯看来，过去，整个文化都被牵扯进承认性的问题中。今天，它又转入到承认不幸的问题上。

赎罪、抵罪、辩白、预防、鼓励和平反昭雪——人们不知怎样说出这种普通慈悲的所有细微差别，这种慈悲来自于一种完全的冷漠，同时也是讹诈的、政治上恢复所有这些消极情感的冷酷策略。在其所有效果中，这是“政治上正确的东西”，是要从言语预防开始

的辩白和心理预防的事情。黑人、残疾人、盲人和娼妓变成了“有色人”<sup>①</sup>、“行动不便者”<sup>②</sup>、视力有缺陷的人和“性工作者”<sup>③</sup>：他们必须像脏钱一样被洗过。任何消极的计划都应当被比他想隐藏的东西更加诲淫的特技摄影所贬低。

委婉的话语，反对性骚扰的斗争，这整个用于保护的和保护主义的骗人把戏与使用避孕套都属同一码事。当然是心理上使用避孕套，也就是预防性地应用这些思想和概念。人们不久将只在套  
192 上胶乳套后才思维。而 Virtual Reality 的数字组合已经像避孕套一样被套上。

今天，由于有了避孕套，有人就引诱异性。“他力图引诱，她抗拒，他拿出避孕套，她就倒在他怀中。”之前，她可能被阴茎勃起所引诱，后来，她被这种保护所吸引。再往下，只要是血清反应阳性的就足以引诱异性（“此产品有害健康”实际上代替广告标语）。大家已能在墙上和公共汽车上看到：“我是血清反应阳性者，你和我一块儿去餐厅好吗？（说：好！）”“我是先天愚型，你来和我一起玩好吗？”Sero is beautiful<sup>④</sup>。最坏的东西变成了广告论据。道德新秩序、建立在差别的这种奇特的合法性基础上的新的和睦也许就是负面的和生活中缺失的那种和睦。

爱滋病的困扰可能来自于病人特殊的命运使他们具有的东西，也是其他人今天正痛苦地缺少的东西：一种叫人难以相信的、不易获得的身份，一种作祭品的身份。这是此病的特权，在其它文

① 英文，colour people. ——译者

② 英文，disabled. ——译者

③ 英文，sexworker. ——译者

④ 英文，意为血清阳性是美丽的。——译者

化中,一群人都在其周围转,而我们今天几乎处处都以根治疾病的措施取消了这个特权。但是另一方面,预防疾病的整个策略仅仅把生物躯体的病痛转移到了社会团体中。所有预防爱滋病的运动都假装利害一致和担心——您的爱滋病引起我的注意——实施着一种与生物学的传染同样有害的哀婉动人的传染。信息广告的病毒性与病毒的病毒性是一样海淫和危险的。如果说爱滋病毁了生物学的免疫性,那么,摄制和集体中毒、在责任和鼓动方面的要挟<sup>193</sup>都有助于传播信息的流行病,另一个作用是,有助于促使社会团体的免疫功能减退。还有利于另一种心理上的爱滋病,如“爱滋马拉松”、“电视马拉松”和其它的“死亡马拉松”<sup>194</sup>——集体内疚的赎罪和感人的赎救、神圣结合的色情描写的色彩搭配。

爱滋病终于像这种蛊惑人心的刻毒的副作用一样出现了。“你要我主动预防,我为你用避孕套”:这种下流并带着要挟的讽刺也是贝那通(Benetton)特色的、从前巴黎国家银行银行家的讽刺话,它实际上通过刺激最卑鄙的情感:对自己怜悯和厌恶,掩盖一种操纵和解散社会团体的方法。政治家和广告师们懂得:民主政府的原动力——也许甚至是政治的要素——是把一般的蠢话视作一件完成的事情:“你们的蠢事、你们的怨恨已引起我们的注意!”在这之后清楚地显现出一句更加阴险的话:“你们的权利、你们的不幸、你们的自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们训练民主的人们忍受所有的侮辱、丑闻、欺骗、毒害、不幸,并训练他们自己去开脱这些事情。在带着优越感表示的关心背后,总是清楚地显现出吸血鬼的贪婪嘴脸。

① 原文:Sidathon, Téléthon, Thanaton.——译者

在以差别的名义作出的各种谦卑背后,总是显露出轻蔑的态度。“没有什么能阻止别人设想:有朝一日,一个女人或同性恋者会变成共和国总统”,一位官方支持的候选人宣布道。就好像总统府的圣母升天节终于把一个女人或同性恋者变成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人!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这里应该安排一个失明的先天愚型的和患癌症的白化病患者。已经有了,美国小姐就是既聋又哑的!

就是这样,在绝对尊重生命的借口下(还有什么在政治上更加正确的?),人们已经听到人道主义信仰的表白:世界上没有任何思想值得人们为它去杀人(大概也不值得为它而死亡)。任何人都不值得为什么事而被杀。无意义的最后笔录:思想无意义,人无意义。这句话本想说明对生命的最大尊重,却表示出对思想和生命的蔑视和冷漠。比毁灭生命更坏的是:拒绝拿生命去冒险——没有什么值得牺牲。这就是人们所能做的最有害的冒犯、最恶劣的侮辱。这是虚无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

前,我们有相信的东西、信仰的对象。这些已经消失。但我们也有一些不相信的东西——与冷漠同样重要的功能。这是一些过渡阶段的、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讽刺意味的东西,是我们冷漠的对象,但仍然是物体。意识形态较好地扮演着这个角色。而意识形态也已经消失。而我们只是依靠集体轻信反射活动而继续活着,这个反射活动不仅吸取信息时代传播的全部东西,而且相信信息的原则和超验性。同时对于这种反射的协调保持怀疑和无动于衷。农奴从不相信自己是有神权的农奴,我们也不比他们更相信有神权的信息,但我们所作所为就好像事情就是如此这般。在这里面,一个对所有社会关系极其怀疑、悄悄疏远并加以否认的原则在壮大。

由于有了这些消极因素:金融崩溃、错误、丑闻、冲突等的系统的吸收作用,因超过临界质量而使万有引力可能崩溃的惯性的极限确实有被越过的危险,一切都在这里像蒸发一样消失了。所有的糟粕和混乱都在这里被消化和再回收。这种令人失望的不甚稳定性引起一系列过分的、刻毒的、失去稳定性的精神发泄,是此崩溃的征兆。

由此而产生当代我们所有的激情,无对象的激情、消极的激情,这些都产生于冷漠,都建筑在实物不在场时的另一种虚拟上,因而注定凝聚在某种东西之上。



我们处于次要社会状态：自己不在场、消失了。认为自己无意义。自己心不在焉、不负责任、萎靡无力。人们给我们留下视觉神经，却使其它所有的神经萎靡无力。从这方面看，信息与解剖相像：它使感觉线路脱离，而又断开活动功能，只剩下对技术性冷漠的影像有反应的、冷漠的心理屏幕。

正如萨拉热窝的那些行人，他们像对待死猫一样偷偷看一眼在轰炸中被炸死的一个妇女的尸体。没有悲哀没有怜悯。这恰恰是整个欧洲从波斯尼亚的尸体旁走过的方式，没有真正的感情，要么就像我们自己在办丧事。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奔跑，围在自己的气泡中，进入卫星  
197 轨道。说实话，任何人都不再有定命，因为只在自己和其他人的交叉处有定命。然而轨迹却不相交（不能把有时由几个原子或几个起因于加速度的涡旋的情感相撞引起的某种偏斜称作定命）。他们只有同一个终点。这样，他们就像在立交桥或高速公路上，包括信息高速公路上一样，只看到那些向相同方向去的人。他们看后者还没有瞬间全部转向同一方向的鱼相互看见的多。出事故的危险要少，但相遇的机会是零。他者只具有一种边缘价值。

这是社会的更年期大综合症。是对社会的变态反应、社会性的动乱、社会排卵的中止。其它停顿：关系混乱。梦停顿：梦的排卵中止。狂热、焦虑、眩晕、无人继承。神经紧张。一切都由神经紧张这种最不伤人的形式开始。问题：什么使你们神经紧张？要是在从前，问题就会是：什么使你们激动，什么使你们厌恶？但是以后，人们不再激动，人们不再厌恶，人们神经紧张。神经紧张是强烈情感的表皮下垂、是对不受欢迎的人、对讨厌的经常性短暂反应。什么使你们神经紧张？按照前面的说法，是一切。神经紧张

是一种无确定对象的变态反应形式、一种大量散发的和漫射的恼怒、一种眼红别人的情感。无意识的烦恼、其他人的怪癖、你们个人的怪癖，孩子们和各种物品使你们恼火，还有他们的碌碌无为、他们的诡计、他们的暗中反抗。所有烦扰你们的东西，所有涉及对生存无谓的困扰，以使你们恼火作为正式功能的东西，今天是神经超反作用的同义词，这个词过去指那些被人切断神经的、无感觉地躺着、不能行动的人——但，这两个意义是接近的，因为这种超反作用实际上与完全的疏远、与不愉快的冷漠、与使之失活是一致的。 198

过敏症与这些属同类：排斥的不可捉摸的形式、鲁苏的精神发泄、抑制本能的敌对行为，就像身体怪自己产生内心的烦恼不好一样。这是与人为过度投资的世界可疑的相异性密切相关的：急躁或受挫的激情。任何像我们这样的、靠表面推力发挥作用的制度都产生这种表面斥力，它是其有形体的表现。任何靠拒绝、排斥发挥作用的社会都引起这种炎症。这种保护者的红斑——抵制一个人们害怕的世界诱惑的障碍物，也是抵制令你们反感的世界混杂的障碍物。

歇斯底里患者炫耀自己，暴露自己对不在那里的失望，与之相反，过敏症显示出对在那里及身体过多出现的羞愧。我们不能忘记，过敏症是对这种或那种物质过分敏感。这是过分积极的反应。因此，一个过敏的世界是对无论什么都过分敏感的世界——确切地说是对其他人吗？——但它在消极转变中被颠倒。厌食时也是这种样子：否认对人体过度滥用，暗喻制度的畸形发展。

所有这些冷漠的、或产生于冷漠的激情，所有这些消极情感在憎恨中达到顶点。有一句奇怪的话：“我憎恨”。没有对象。就像“我示威”一样——但是对谁？为了什么？“我承担”——但是他承 199

担什么？没有什么特殊的。确切地说，他也许承担虚无。他示威是为了或反对虚无——怎么知道的？这是所有这些不及物动词的遭遇。墙上涂鸦：“我活着”，“我在这里或那里生活。”话中带有某种狂喜，同时也意味着：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同样，“我憎恨”也同时意味着：我的憎恨是无对象的，它无任何意义。也许这种憎恨实际上是在任何可确定的物体消失后继续存在，并以这个物体的消失来维持自己的某个东西。今天要怪罪谁呢？对象恰恰是它，没有恨的他者。“有”恨：就像一种势能、一种反的和反应的能量，尽管如此，仍是能量。况且今天只有这些情感：憎恨、厌恶、过敏症、强烈反感、拒绝和疏远——大家不再知道想要的东西，但是大家知道不想要的东西。在其拒绝的规范语句中，有一种不可转让的、不能收回的情感。然而，这情感似乎有召唤不在场的他者，要它作为这种憎恨的对象出现。

憎恨想使令人心碎的厄运产生，而这样的厄运在我们的世界几乎不再有，因为所有的争端都在这里立即被控制。与敌对和冲突引起的憎恨截然不同的是由积累的冷漠引起的憎恨，它能够突然在通往极端的过程中具体化。这不再是阶级仇恨，这种仇恨过去一直荒谬地属于资产阶级的情感。这种仇恨有一个目标，它促  
200 进一个历史性的行动。这个行动只通过一些“表现”显露出来。但是，与对政治和历史不满产生的刻毒相反，它不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暴力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对历史终止，而是对一个既无终止又无结局的历史的特有情感，因为要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没有解决。在历史终止之后，在事物被转换的极限之内，可能有一种不确定的情感的位置，在那里，所剩下的能量本身在一种消极情感中像时间一样被倒向。

消极情感不能被普及。人们不能设想出一种仇恨联合会。人们几乎希望这样的剧情得到发展。但最坏的事情并不总是有把握的。反正有某物今后要完全逃脱社会调节。我们不再处于混乱状态,而是处于反常状态。反常是不仅逃脱法律,而且逃脱规则的东西。这是犯规的东西,不再有能玩游戏的东西。过去,是煽动不法之徒采取暴力,今天,是鼓动犯规者显示刻毒。但是,在反常状态中,真正被煽动的东西,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当一个制度达到包罗万象的程度(大众传媒、网络、金融市场、人权),它就必然变成古怪的、并分泌出各种各样的毒性:金融崩溃、爱滋病、计算机病毒、取消经济调节措施、误传消息。仇恨本身就属于这类病毒。

你们看保兰(Paulin),这个几年前杀害那些老年妇女的瓜特罗普岛人。这个残酷、冷漠、没有明显仇恨的人物。它没有身份, 201 性别不明确,是个混血儿。他进行凶杀不用暴力不流血。他叙述这些时出奇地冷漠。由于对自己冷漠,他消灭那些本身冷漠的人。但是人们能够想象到,在所有这些的背后,有一种激进的仇恨背景。也许保兰有仇恨,但他过于训练有素、过于有教养以至于不能把它公开表示出来。

在这双方认可的概念(世界新秩序、民主新秩序)中,突然出现一些过分的奇特行为,是因为这个概念是不能接受的。不惜任何代价谈判与和解的原则是一个最终解决的原则,它有时导致最终的“那个”解决。不需要精神分析就可知道人是一种不明确的、顽固的动物,想消除其弊端使之变成一个明事理的人,那简直是发疯。而正是在这件荒唐事上建立起了我们所有进步的思想。

同时,人们也留下一个未经处理的剩余物,由于它不可处理,它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仇恨。在这个意义上,仇恨、病毒的情感,也

是一种生活必需的情感。对完善的制度,仇恨是必不可少的最高程度的反应。

是同样的感情使得除西方人以外的所有民族发自内心地坚决否认我们所代表的、所体现的感情。好像那些民族也有仇恨。我们将能向他们慷慨地献出我们所能给予的所有万能的仁慈,他们<sup>202</sup>有一种不愿被理解的相异性,一种不愿被商议的不相容性。在我们包罗万象的文化和遗留下的特异性之间,一条鸿沟正在变硬和形成。他们的愤恨可能是不起作用的。但是,从虚拟消灭他们的背景来看,一种报复的情感渗入西方世界并使之崩溃,正如被排斥者们的幽灵开始经常出没我们传统的社会一样。

## 镜中人的报复

这

里,开始了相异性的大报复,其所有的形式都被巧妙地或粗暴地剥夺了特殊性,并以此向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生物秩序提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那时,镜子世界和人类世界彼此不是孤立的。而且,它们差别很大——存在的东西、外形、颜色都不一样。两个王国:镜子王国与人类和睦相处。有人走入、也有人走出镜子。

一天夜里,镜中人入侵了地球,他们的力气很大,但是,在几场浴血奋战之后,黄帝的魔法占了优势。他把侵略者击退了,把他们监禁在镜子中,并强加一个任务,要他们像在梦中那样,重复人的所有动作。他使他们丧失了力量和形象,并迫使他们成为简单的模仿映象。但是,总有一天,他们要摆脱这种魔法的嗜眠症……那些形象将开始醒来。它们将渐渐地与 204 我们不同,越来越少地模仿我们。它们将打碎玻璃和金属的屏障,而且这次它们不会被打败。”

博尔赫斯(Borges),《镜中野兽》

这就是对失败的、被判处相似于别人的、亦步亦趋的命运的相异性的讽喻。我们在镜中的影像并不是无可指责的。在任何映

象、任何相像、任何复现表象后面，都躲着一个被打败的敌人。这是被打败的、被判处只能成为相同物的他者。这以特殊的方式说明了复现表象问题和以客观殷勤的方式“本能”地映照我们的所有这些镜子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没有什么是真的，而且每个复现表象都是亦步亦趋的映象，一个过去自主的然而其独特性已被毁灭的人的鬼魂。但它总有一天要造反，而我们整个复现表象和价值系统都注定要在这次造反的威胁下灭亡。这个相同物和相像的奴隶状态将有一天被相异性的猛烈出现所打碎。我们渴望到镜子的另一边，但正是镜中人自己闯入我们的世界。而“这次，他们不会失败”。

这个胜利会引发什么事情？无人知道。会是同样自主的、完全陌生的、但又彼此极佳默契的两种人的新生活？不论怎样，不会是这种被征服的地位和这种消极的厄运。

205 这样，各处的物体、孩子、死人、影像、妇女、所有在一个相同的世界中代替消极映象的东西，都准备转入反攻。它们已经越来越不像我们……

I'll not be your mirror<sup>①</sup>!

206

总之，我们面临双重的意图：试图实现这个世界，实现一个完整的实在——和试图延续虚无（此书是其一部分）。两者都注定要失败。但是，实现的意图失败，肯定是消极的，而消灭的意图失败则一定是极重要的和积极的。因此，虽然思维

---

① 英文，意为“我将不当你们的镜子”。——译者

知道自己无论怎样都要失败,却仍然应该追求其犯罪的目标。追求积极目标的行动不允许自己失败。追求犯罪目标的行动理应失败。这就是邪恶的本原很平和的作法。

假如这个方法没能成为全部,则什么也不会留下。假如这种思维没能化为乌有,就会留下什么。



## 译 后 记

本书作者让·博德里亚尔(Jean Baudrillard)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1929年生于法国马恩省兰斯的教区总教堂所在镇。1956年开始攻读德国社会理论和文学。1966年在巴黎南戴尔大学获得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社会科学教师,并不断著书立说,为世界所瞩目,曾应邀赴加拿大、美国、巴西、西德、澳大利亚、阿根廷、西班牙、丹麦等国授课、演讲、举行专题讨论会。

自1968年他的论著《物体系统》(Le Système des Objets, 1968)问世以来,先后撰写了《博堡效应》(L'effet Beaubourg, 1977)、《拟象与虚拟》(Simulacre et Simulation, 1981)、《恶的透明》(La Transparence du Mal, 1990)、《末日的幻觉》(L'illusion de la Fin, 1992)等二十多部哲学著作。他的著作被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丹麦文、荷兰文、葡萄牙文、希腊文、匈牙利文等,影响广泛。

本书《完美的罪行》(Le Crime parfait, 1995)是其近作之一。作者通过剖析世界上的典型事例,从理论上揭示了人们把虚拟当作实在、把幻觉当作现实、把拟象当作实情、把现象当作本质……等认识误区,再现谋杀实在的罪行始末,旨在消除对世界的激进幻觉,引导探求世界的本质。

博德里亚尔的哲学理论,对现代社会的人类思维进行探索研究,论题涉及宗教、伦理、社会、心理、医学、生活等领域,在法国知

识界颇受推崇和欢迎。他经常应邀去巴黎的大学演讲,内容翔实生动,反响强烈,场场爆满。其哲学思想已形成一种新的思潮,对人们的思维方向和思维方式起着引导作用,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渗入人们的思维活动。有些国家已出版了专门研究博德里亚尔理论的书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关注、了解和研究当前影响广泛的西方哲学,可扩大人们的视野,开阔思路,与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

可是,翻译西方哲学论著,由于隔行如隔山的原故,历来被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译者视为畏途——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

笔者有幸得到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许钧教授的热情鼓励和支持,才下决心踏上这艰难的征途,并坚持走出了第一步。

哲学是涉及领域广泛的学问,素有“包罗万象”之说,是抽象的理论思维。为了真正理解作者的语言,笔者花了大量时间,参阅许多相关哲学论著,啃读艰涩难懂的哲学原理和名词解释,并反复阅读原著,努力理解作者阐述的思想。

然而,提笔翻译时却发现,若把西方哲学术语所用的法语词汇译成汉语的常用释义,往往不能达意。因此,研究这些单词在词典中的各项释义,并作出恰当的选择就成了一项耗时的任务。往往为斟酌一句话而思考数小时。

遇到词典中找不到的词,或释义不适合原著的词,只有到处请教老师,查阅词源,研究词汇学,分析作者意图,直至弄清确切涵义。这方面曾得到南京大学许钧老师、陆秉慧老师、刘成富老师的热情帮助。

原著中有些词句是英文、德文或拉丁文,为保留原著风格,让读者直接领会这些文字的含义,笔者在译稿中多数仍使用原文;考虑到一些读者的需要,也同时以注释的方式提供了这些文字的参考译文。对于多次出现的英文单词,笔者仅在初见处作了注释。翻译德文时,得到过河海大学王国权老师的热情帮助。

为使哲学论著的译文同样具有可读性和学术性,笔者特邀资深哲学专家王忠灏先生共同对译文进行了认真的通读、讨论、斟酌和修改。

译竣之后,特请南京大学法语专业许钧教授审校了译稿并提出宝贵意见。

倘若没有这些帮助,译文就不会有现在的质量。为此,谨向上述对译文作出贡献的各位老师表示深切谢意。

鉴于笔者水平有限,译文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恳切希望专家、读者不吝匡正。

译 者

1999年6月于河海大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美的罪行/(法)博德里亚尔著;王为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现代性研究译丛)

ISBN 7-100-03016-1

I. 完… II. ①博… ②王… III. 博德里亚尔-哲学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446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性研究译丛

完美的罪行

[法]让·博德里亚尔 著

王为民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016-1/B·454

---

2000年10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5 1/2

印数5 000册

定价:10.00元

封面设计：曹方  
洪磊

## 作者简介：

让·博德里亚尔 (Jean Baudrillard)，法国南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后现代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物品系统》(1968)、《消费社会》(1970)、《生产之镜》(1973)、《拟像与模拟》(1981)、《冷酷的回忆》(1987)等。

